

39
11

五之書叢識知界世

潤利與·火軍·爭戰

譯 漢 宗 邵

著 斯 特 而 賽 · 美



Hertz

18

五之書叢識知界世

潤利與火軍·爭戰

著 斯特爾賽
譯 漢宗邵

行發 店書活生 海上

月八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五之書叢識知界世

潤利與火軍·爭戰

每冊實價國幣肆角
外埠郵費加

原著者

G. Seiden

譯者

邵宗漢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月初版

短序

裁減軍備，本為國際聯盟所負重大使命之一，但在國際聯盟監督指導下的許多次軍縮會議，沒有一次不陷入僵局；即使通過了若干項決議案，各國政府也沒有認真執行的準備。隨着軍縮老人漢德森的逝世，隨着法西斯侵略主義的抬頭，軍縮會議便也陷入長期睡眠的狀態。

熱心和平運動的人士，發覺在日內瓦，倫敦，巴黎，柏林，華盛頓以及其它國際政治中心，有破壞軍縮會議與和平運動的祕密組織，這祕密組織就是代表着軍火商人之利益的軍火國際。由於和平運動者的奔走呼號，由於歐美若干開明報章雜誌的大胆的揭露，軍火國際這一個罪惡的集團，纔普遍地為世人所注意。

本書以美國名記者西爾特氏所著：“Iron, Blood & Profit”一書為根據，並參考最近雜誌上與報紙上的資料，對於軍火國際的歷史與組織，對於軍火商人如

何準備戰爭，挑撥戰爭，製造戰爭的各種陰謀，如何左右政治，賄買輿論，創設愛國團體，扶助獨裁政權的各種行爲，以及如何獲取利潤的各種手段，均加以扼要的敘述。

大家所最關切的，自然是如何消滅軍火國際之罪惡的問題，不過這不是單純的方法或制度所能解決。要消滅軍火國際，必先消滅造成戰爭的基本原因，質言之，資本主義被摧毀了以後，軍火國際便根本失去了它的憑藉。在目前，一切方法或制度只能局部地限制軍火商人的活動，把軍火國際的罪惡減到較低的程度。關於這一點，作者在本書的末章已加以討論，茲不贅述。

遺漏或錯誤的地方，自知不免，謹希讀者指正。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目次

第一章	從戰爭說起	一
第二章	戰前的軍火國際	二
第三章	大戰中的陰謀事件	二六
第四章	現在的軍火國際	五一
第五章	軍火國際的威勢	六一
第六章	軍火商人的戰爭	七一
第七章	軍火商人收賣輿論	八二
第八章	軍火巨頭小史	九三
第九章	戰爭的利潤	一一五
第十章	軍火商人，獨裁者與銀行家	一二六

第十一章	軍火商人與愛國團體	一四三
第十二章	重整軍備與擴充軍備	一五一
第十三章	軍火工業的暴騰	一六六
第十四章	怎樣消滅軍火商人	一八五

第一章 從戰爭說起

提起戰爭，大家便覺得恐怖，顫慄，憎惡，嫉恨。飛機，大炮，毒瓦斯，燒夷彈，坦克車，鐵甲車……包圍，突擊，衝鋒，肉搏……血，肉，死亡，離散，破壞，毀滅……提起戰爭，大家便聯想到這些可怕的兇器，殘酷的屠殺，悲慘的景象。延續四年的世界大戰，犧牲了一千萬條的青年性命，遭受了約合美金三百三十七億元的物質損失。自有戰爭的歷史以來，這一次實為規模最大，流血最多，犧牲最重的人與人之間的屠殺。在時間上，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過去將近二十年，但中年以上的人們，尤其是飽嘗慘痛滋味的歐洲人，至今在腦膜上還刻畫着新鮮而生動的印像，鬚鬚是昨天的事情一樣。簡單說一句，惕於已往的殘酷教訓，基於愛好和平的天性，各國的人民大眾，沒有不畏懼戰爭，咒詛戰爭，

反對戰爭。自然，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爲爭取生存自由，爲擺脫枷鎖束縛，不得不以武力來抗拒帝國主義的侵略，不得不以戰爭來撲滅帝國主義的毒蝕。

然而，眼前的世界却又充滿血腥氣與火藥味了。在東菲大陸上，『宣揚文明』的法西斯意大利軍隊，已以最新式的殺人利器，兼併碩果僅存的黑人王國阿比西尼亞，在亞洲大陸上，攫奪了東北四省的日本帝國主義，正加緊吞滅整個中國的步伐。太平洋上的惡聲，北滿邊境的警號，地中海上的風雲，中歐東歐的擾攘，這一切告訴我們：戰神的魔手又抓住了全世界，成千成萬的青年又已經給或將給他們的統治者驅到戰場中，火線下，比第一次世界大戰規模更大，流血更多，犧牲更重的屠殺，不久又將瘋狂地展開在我們的眼前。

上面已經說過，人民大眾是畏懼戰爭，咒詛戰爭，反對戰爭的，但在戰爭中，荷槍實彈，衝鋒陷陣，拚血肉，送性命的，却是年富力强的人民大眾。那

末，問題就提出來了；戰爭究竟是怎樣造成的呢？換一句話說：究竟是誰需要戰爭的呢？

我們知道，墨索里尼需要戰爭，他解釋法西斯主義道：『法西斯主義不相信永久和平的可能性與實用性。故法西斯主義反對和平主義，後者在犧牲的烟幕之下，實隱藏着否認努力而傾向怯弱的素質。惟有戰爭能使人類的精力達於最高度的緊張，能在不畏懼戰爭者的身上給以高貴的確證。所以，基於和平觀念的一切教條主義，必然地與法西斯主義不相融合。』他不僅在思想上需要戰爭，且在行動上表現出來，他把愛好戰爭的思想，灌進意大利青年的腦子裏，他宣傳戰爭，鼓吹戰爭，終於獲得了戰爭。

我們知道，希特勒也需要戰爭。他教導德國的青年，必須把戰爭的意志恢復轉來，他確認男子的責任是在戰場上。他使德國重整海陸空的軍備，他想兼併奧國，伸足東歐，他想重建第三德意志帝國的偉業。受國社主義薰染的德國青年，

如今正等待着『鮮血又將從我們的刺刀尖滴下』的一天。

我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人也需要戰爭。他們嚷着一九三六年的危機，嚷着非常時期，軍事預算膨脹到空前龐大的程度，他們瘋狂地準備戰爭，想把蘇聯的勢力逐出海參崴與貝加爾湖，把歐美各帝國主義的勢力逐出黃河流域，長江流域與珠江流域，實現征服中國大陸的政策，實現東亞門羅主義，進而實現征服全世界的企圖。

我們知道，歐美各帝國主義國家的鋼，鐵，煤與煤油商人等，也需要戰爭。美國的煤油商人曾於一九一六年，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七年，企圖使美國與墨西哥發生戰爭。他們不惜犧牲十萬左右的美國人的生命，希望每年獲取幾十萬元的利潤。

可是，我們應該進一步知道：最需要戰爭的，究竟是誰呢？這裏，應該提出國際軍火商人的一個名詞來。最需要戰爭的，便是這裏所提出的國際軍火商人。

據一位英國專家卡南奇上校 (Colonel Carnegie) 的估計，構成這個『死亡集團』的，不滿五十個軍火商人，其中最著名的，如德國的克虜伯 (Krupp)，英國的柴哈洛夫 (Zaharoff) 與法國的希尼陀 (Schneider) 等。但這個小小的集團却發揮着至高無上的威力，數目不滿五十個的『死亡商人』，不僅豢養他們的代言人與宣傳家，並且親自創立或參加各種愛國團體，如海軍聯合會國防聯合會等，以經濟援助那些團體，使它們鼓吹向外發展，鼓吹帝國主義與殖民地政策，更以經濟援助那些鼓吹擴充軍備以求國家安全的政治俱樂部。他們唯一的目的是推銷更多的軍火，獲取更多的利潤，所以，他們必須用種種方法，種種陰謀，散佈戰爭的恐慌，鼓動軍備的競爭，挑撥戰爭，製造戰爭，以滿足他們私人的慾望。他們曾武裝一九一四年的整個世界；在戰爭的期間，他們不僅武裝本國的軍隊，同盟國的軍隊，並且也武裝敵國的軍隊；據英國格雷首相 (Sir Edward Grey)，法國潘興大將 (General Pershing) 及其他政治軍事領袖們的判斷，第一次世界大戰

的所以不免於爆發，國際軍火商人至少應該擔負一大部份的責任；在目前，他們正準備着第二次的世界大屠殺；他們祕密地或公開地贊成戰爭，即使不贊成自己的國家對外發生戰爭，至少贊成別的兩個國家發生戰爭；他們破壞和平，摧殘文明，毀滅人類，換句話說，他們是人類文明與和平的最大的敵人。

可是，這些只求利潤不知友敵的軍火大亨們，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照樣是偉大的商人，照樣是偉大的愛國者，照樣做着生意，照樣受到好酬報。他們雖然大規模地出賣他們的國家，出賣他們的民衆，他們獲得的並非罪罰與恥辱，而是利潤與榮譽。譬如說，在戰爭的期間，凡以軍火，食糧，用品等供給敵人，不論他是平民或士兵，都犯通敵的罪狀，都要明正典刑，就地槍決。但在戰前與戰時以來復槍手溜彈等武器供給敵方軍隊的軍火商人，不僅在荷包裏裝滿了數百萬數千萬的利潤，政府爲酬報他們的愛國心起見，還授以勳章，封以爵位或其它高貴的稱號。下面便是最好的例證：

有一個名字叫吉戈 (Jaeger) 的德國兵，曾於一九一五年四月間離開自己的壕溝，把自己的防毒面罩送給法國的軍官。直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間，德國的法庭還把他判處死刑。但克虜伯公司的老闆們與董事長胡根堡 (Hugenberg)，曾以政府特許專利的手榴彈化合物售給英國，殺死了無數的德國士兵，他們却不僅受着德皇威廉二世的最榮譽的褒獎，當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們還從英國方面收到一萬二千三百萬鎊的鉅款。蒂森集團 (Thyssens) 的老闆們也曾於一九一六年，把大炮的配件售給協約國。如今佛烈茨·蒂森 (Fritz Thyssen) 已成德國的鋼，鐵，煤與軍火區域的獨裁者，已成希特勒的唯一靠山了。

還有，美國軍隊中的一個長官，發明了一種能隱能現的炮架，使美國在戰術上獲得很大優勢，這新發明馬上就給一家軍火公司取去，專利製造，馬上就轉賣給各國政府。如今各國的軍隊照樣可以用這個新發明的利器來殺戮美國的士兵，而這一家軍火公司的大老闆，還是美國的最高貴的愛國份子之一呢！在大戰爆發

之前，法國的軍火商人把手榴彈售給保加利亞，數月以後，保加利亞的軍隊使用法國的手榴彈拋炸協約國的軍隊。英國的維克公司 (Vickers) 也跟土耳其政府大做交易，在達達尼爾之役，土耳其差不多完全用了英國的軍火，去殺戮澳大利亞與新西蘭的軍隊。

國際聯盟的行政院與各種委員會，爲了軍火問題，先後舉行了一百二十一次的會議，通過了一百一十一次的議案，可是，直到一九三四年爲止，沒有一個議案能夠見諸實行。屢任國際聯盟主席的薛西爾爵士及其他政治家，始發覺在日內瓦有反抗和平與反抗管理軍火貿易的勢力存在着。在一九二七年的日內瓦海軍會議中，英美兩國的各趨極端，互相對立，便是由於軍火商人的從中搗亂，那次海軍會議的失敗，也是受了軍火商人的破壞活動之影響。國際聯盟的聲威雖因此大受打擊，各國的軍火商人却繼續不斷地在各處扶持戰爭。中國鬧了二十年的內戰，美國，英國，法國與日本的軍火商人，應該担负最大部份的責任。德國克虜伯公

司，英國維克公司，法國希尼陀公司與美國許多軍火公司的代表們，彼此武裝中國的軍閥們，使他們互相廝殺，香港，巴黎，倫敦，紐約與橫濱的金融資本家，往往是中國軍閥的後台老闆。日本則往往以軍火接濟中國軍閥，鼓動叛亂，釀成騷擾，復利用騷擾作為侵略的藉口。

對於戰爭與軍火商人的關係，國際聯盟軍火調查委員會，曾於一九二一年發表報告書，指出『許多戰爭，實為唯利是圖的軍火公司之競爭狂所促成。』該報告書更謂軍火公司透過國際惡棍的魔手，惹起軍備競爭，刺激戰爭恐怖，在國內與國際政治間，施展翻雲覆雨的伎倆，勸誘各國採取更為黷武的計劃。不料國際聯盟經過這一次的宣示以後，便無聲無臭，所有驚人的證據與文件，迄未公開發表。反之，日內瓦十餘年來的軍縮運動，却證明國際聯盟的本身，為血的商人之偉大國際陰謀所左右着。

當美國與蘇聯代表討論恢復邦交的時候，羅斯福總統對李維諾夫說道：『全

世界的人民，只有百分之八需要戰爭。」

李維諾夫回答道：「但這百分之八的人民，却是若干國家內握有實權的人民。」

而實際上最需要戰爭的，還是這少數中的少數，即破壞和平，摧殘文明，毀滅人類的國際軍火商人。

第二章 戰前的軍火國際

馬克思的第一國際，出世後不久就消滅，瞿萊士 (Jean Suarez) 與李勃克煦 (Karl Liebknecht) 的第二國際，因大戰的爆發便受了致命的一彈，列甯的第三國際，迄今還只統治了一個國家。我們的軍火國際，却已經有過一段更為燦爛更為光榮的歷史。這一批『死亡商人』從巴爾幹各國的混戰中發了一筆財，從中國的內戰中也發了一筆財，從上次的世界大戰中發了一筆更大的財。

本來國際間大大小小的軍火商人，不下數百個，但經過了五十年來的迅速發展與合併，這個數目便大大地打了一個折扣，到上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較有聲勢的軍火商人已經不滿五十個，而其中真正能夠影響於國際事件的，則為：

(一) 德國的克虜伯公司

- (二) 英國的維克公司與阿姆斯特朗公司 (Armstrong)
- (三) 法國的希尼陀公司
- (四) 奧國的斯柯達公司 (Skoda)
- (五) 意國的透尼公司 (Terni) 與 安薩爾多公司 (Ansaldo)
- (六) 美國的皮塞爾赫公司 (Bethlehem) 與 杜邦公司 (Du Pont)
- (七) 日本的三井公司

這些『血的商人』一方面宣揚國防安全與極端的國家主義，以經濟援助海軍聯合會與國防安全協會等，一方面為避免同業競爭，操縱國際賣買，並便於製造戰爭恐怖，鼓勵軍備競爭起見，把自身嚴密地組織起來，結合起來，成爲一個最偉大的，最賺錢的，最可怕的秘密國際——軍火國際。

在大戰以前與大戰期間的軍火國際，有着長足的進展，下面的軍火托拉斯，軍火大組合與軍火卡脫爾，如雨後春筍般應運而生：

- (一) 哈阜聯合製鋼公司 (Harvey United Steel Co npany)
- (二) 諾貝爾炸藥托拉斯 (Nobel Dynamite Trust)
- (三) 火藥卡脫爾 (The Gun-Powder Cartel)
- (四) 來復槍卡脫爾 (The Rifle Cartel)
- (五) 英國大組合 (The British Combine)，包括維克公司與阿姆斯特脫朗公司等
- (六) 德國大組合 (The German Combine)，以克虜伯公司為主體
- (七) 法國大組合 (The French Combine)，包括希尼陀公司等

哈阜聯合製鋼公司這一個集團，可以說是軍火國際的最好的榜樣。它的董事，有代表英國軍火公司，鋼鐵公司與金融利益的英國人，有代表意國鋼鐵公司利益的意國人，有代表法國軍火公司與鋼鐵公司利益的法國人，有代表美國鋼鐵公司利益的美國人，有代表德國軍火公司與鋼鐵公司利益的德國人。據我們所

知。在哈阜聯合製鋼公司的最後的股東冊中，法國人佔一六、〇一二股，德國人佔一〇、八一二股，意國人佔八、〇〇〇股，美國人佔六、三〇一股，至英國人所佔股份的數目，則無從查考。哈阜聯合製鋼公司的許多董事與股東，同時也是諾貝爾炸藥托拉斯的董事與股東。

德國的克虜伯公司與奧國的斯柯達公司，交換所有的專利特許證，實行聯合，自一九〇四年起，該兩公司即與俄法兩國的同業，尤其是法國的希尼陀公司合作，在俄國設立普梯洛夫 (Putiloff) 製造廠。迄今克虜伯公司，斯柯達公司，希尼陀公司以及英國的主要軍火公司依然表現出融洽的精神。

英國的維克公司，阿姆斯脫朗公司，馬克沁公司 (Maxim) 等，曾於一九〇一年組成一個關於鎳的分配的卡脫爾，到了一九〇三年，克虜伯公司與希尼陀公司同時加入，便成爲國際的集團，到了一九〇五年，意國的透尼公司與奧國的威茨柯威禪公司 (Wizkowitz) 相率加入，於是成爲更富於國際性的組織。

一九〇五年，北非洲的溫柴（Ouanza）地方發現了最豐富的赤鐵礦。赤鐵是製造大炮的重要原料，德國，法國與英國的愛國商人，爭欲攫取該礦，三國政府因此大起齟齬。可是，就在那個爭持不下的時候，法國的鐵甲大王希尼陀公司，組織了一個開採赤鐵礦的聯合公司，把股票售給代表各國軍火商人利益的國際銀行團。

炸藥托拉斯的巨頭諾貝爾（Alfred Nobel）曾經說過：『我是世界的公民，我工作的地方是我的國家，我什麼地方都工作。』這是說，什麼地方都是他的國家。

阿姆斯特朗公司的主席諾白爾爵士（Sir Andrew Noble），不僅是英國的男爵，並且獲得各國政府的榮譽勳章，如葡萄牙，西班牙，日本，意大利，土耳其，智利等國，均把他視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的愛國主義確是與眾不同的，是嚴格地建築於金錢的基礎之上的。譬如說，阿姆斯特朗公司將為世界上的任何

國家製造軍艦，大公無私。

我們舉出前面的幾個例子，從軍火國際的構成份子上來說明它的國際性。但這還不夠，我們應該再從軍火國際的營業方式上來說明它的國際性。

哈阜聯合製鋼公司以鐵甲供給全世界，英國的契爾桓斯火藥公司 (Chilworth Gun-powder Co.)，則以火藥供給全世界。該公司在一八九七年曾與各國同業簽訂了一個國際協定。一九一五年二月，美國議會欲使軍火製造成爲國營事業，攻擊軍火公司的黑幕，不遺餘力，在政府控訴杜旁公司一案中，伊利諾省的衆議員太文納 (Clyde H. Taverner)提出該項國際協定中的兩段：

第一段：『如美國公司接到別國政府的詢問時，不論直接或間接，均須由委任之主席通知歐洲公司，藉以確知歐洲公司目前所開或已規定的價目。如歐洲公司接到美國政府的詢問，或已決定向該國政府開列出貨價目時，不論直接或間接，歐洲公司應以同樣方法，確知美國公司所開或已規定的價目，不得開列較低

價目，或照較低價目出貨。」

第二段：「不論直接或間接，美國公司不得在歐洲領域內，或為歐洲領域內的消耗，而製造，出售或開價，同樣，歐洲公司也不得在美洲領域內，或為美洲領域內的消耗而製造，出售或開價。在合同所規定的領域內，除相互的諒解外，彼此不得設立製造廠，所有營業則照本合同內規定的辦法共同進行。」

這告訴我們，軍火商人如何以協定的方式，霸佔國際市場，使他們的顧主——政府，得不到一點便宜。得不到便宜還沒有什麼重大關係，最可惡的，要算軍火公司彼此交換製造方面的一切秘密。這也可以美國的杜旁公司為例。

美國政府所聘用的化學家與軍隊中的長官，繼續不斷地以種種試驗去改進火藥的品質，他們如果有了任何新的發現，則以全部的詳細情形通知杜旁公司。杜旁公司却與德國的一家火藥公司（The United Rheinisch Westphalian Gun Powde Mills）訂了合同，規定以製造火藥程序上的一切改進互相通知。合同的內容如

下：

『第十條：關於製造火藥程序上的任何改進，兩造的任何一方，今後均應隨時通知對方。』

『第十三條：甲方（杜旁公司）如獲得美國政府訂購褐色火藥或其它火藥的任何成單，應以詳細的情形如數量，價目與出貨時期等，通知乙方（德國公司）。』

還有，德法意比四國軍火商人所構成的來復槍大組合，當初所簽訂的契約也是值得注意的，其中最重要的條款如下：

『凡輸往俄國，日本，中國與阿比西尼亞的軍火，包括來復槍或馬槍的銷售，所訂立的成單，當共同履行其義務，所獲得的利潤，由本團體按照規定的比例分配之。』

『軍火的交貨價目與投標價目，自當由本團體決定之。』

軍火商人組織種種托拉斯，訂立種種契約，其目標無非爲在武裝世界各國的過程上，能夠以合作的分贓的方式，向各國政府推銷殺人的商品，避免非必要的衝突與競爭，穩穩地獲取利潤。可是，軍火商人還不能夠滿足他們的貪慾，因爲各國添購軍火，擴充軍備，固然使金錢源源不絕地流入他們的荷包，這樣的過程究竟還欠迅速，還欠暢快。唯一迅速而暢快的辦法，則爲利用各國間的恐怖心理與矛盾對立，鼓起真正的戰爭。待戰爭爆發以後，他們就可大量地以軍火供給交戰國的雙方，並且也毫無顧慮地以軍火接濟自己國家的敵人。在軍備競爭的歷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個雖非絕後却是空前的高潮，在柴哈洛夫推動之下的希土戰爭，則爲軍火商人需要戰爭領導戰爭的最有力的證據。不過，在一九一四年以前，軍火國際已經有過許多次光明燦爛的偉大成功，舉其要者，計有：

(一) 巴爾幹戰爭

(二) 日本的軍事化

(三) 第一次中日戰爭

(四) 日俄軍備競爭與日俄戰爭

(五) 俄國重整軍備

(六) 接濟好勇鬥狠的部落民族

(七) 南美軍備競爭與南美戰爭

巴爾幹半島上所發生的大大小小的許多次戰爭，軍火商人應該擔負一大部份的責任。一九一二年的巴爾幹戰爭，在許多方面可以證明是克虜伯公司與希尼陀公司間之競爭所促成的。在一九一三年，當塞爾維亞進攻阿爾巴尼亞，當塞爾維亞與保加利亞大起齟齬，並將使蒙脫尼格羅 (Montenegro) 與希臘捲入漩渦的時候，法國，英國，德國與奧國的軍火製造家却在祕密地計議着『究竟讓誰來完成毀滅這些不幸國家的工作』。土耳其與希臘的戰爭，可說是軍火商人的最豐富的收穫，而以各種新式武器供給土耳其的，却是出身於希臘的『軍火之王』——柴哈

洛夫。他的計劃是這樣的：當潛水艇在戰爭中可以實際運用的時候，他便回到希臘去，以第一艘的潛水艇（*Timeo Panos et dona ferentis*）獻給他的祖國。潛水艇剛馳進希臘的雅典港，這位偉大的軍火商人又去拜訪土耳其政府，誘導後者也訂購兩艘，以示抵抗，於是，他再向希臘與土耳其遊說，競爭訂購。關於別種軍火的推銷，他也往往採用這個方法，這是多麼巧妙的方法啊！

關於巴爾幹戰爭，一個英國的金融雜誌曾於一九一四年七月間說過幾句老實話，指斥列強『視巴爾幹半島僅爲推銷軍火的市場，唯一的目標在獲取利潤，愈多愈好。』因此該雜誌表示：『今後列強如果能以橋樑，道路，運河，學校，機械等等的設備，供給希臘，塞爾維亞，保加利亞與土耳其各國，而不競爭兜攬大炮與巨艦，則工業活動的重振，將造成巴爾幹半島上的安全局面。』可是，這樣的局面決不是軍火商人所需要的。

我們知道，克虜伯公司的最大股東，是德皇威廉二世，照理，克虜伯公司應

該十二分忠實於德國，應該十二分表示出它的愛國主義。但事實則不然；直到一九一二年的年底為止，克虜伯公司統共製造大炮五三、六〇〇尊，其中德國所用的僅有二六、三〇〇尊，其餘二七、三〇〇尊，則售給德國以外的五十二個國家。這五十二個國家的大多數，不久便成爲德國的敵人，在大戰中，他們確用克虜伯公司的大炮來轟擊德國的軍隊。

更遠一點的，我們還可以舉出克虜伯在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三日所致法皇拿破崙第三的一封信（在普法戰爭爆發前的兩年），在這一封信裏，這位軍火鉅子的『愛國主義』，是赤裸裸地暴露無餘了。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國皇陛下：

素仰陛下對於一個純樸的實業家，對於他的努力與聞所未聞的犧牲，頗感興趣，故敢再度冒昧奉呈樣本。樣本中臚列敝廠所製造的各種器械之圖式……僕近爲歐洲各大國製造鋼炮，其圖式詳見樣本的最後四頁，尤值得陛下予以片刻的注意……

凡此各種實驗，均屬前所未有，使炮戰革命化，故敢不揣冒昧，奉呈御覽。

最微賤的僕人克虜伯謹上。』

拿破崙第三接到了這封信與樣本，確然感到興趣而有些心動了。不料當時有一位李波夫將軍 (General Leboeuf) 以愛國主義去阻止拿破崙第三購買克虜伯的鋼炮。他主張法國軍隊用的炮，必須由法國人製造。拿破崙第三只得屈服，改向希尼陀公司定購，原來該公司的大老闆希尼陀先生 (M. Schneider)，是李波夫將軍的一個親戚啊。

為感謝好意起見，李波夫將軍覆了一封信給克虜伯：

「克虜伯先生：

敝國皇上已經收到您的樣本，覺得很有興趣，很為感激，特命鄙人奉函道謝。您的事業對於人類有着如此重要的貢獻，敝國皇上敬祝成功，前途無量。」

說軍火事業對於人類有着重要的貢獻，這自然是鬼話，除了生命的屠殺與為

少數的軍火惡棍產生利潤外，軍火事業的貢獻到底在於什麼地方呢？

講到日本與帝俄的海軍競爭，國際軍火商人已經先向日本建議，造成强有力的海軍，並鼓勵帝俄造成更爲强有力的海軍，去應付太平洋上的新威脅，等到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的新艦隊毀滅了帝俄的舊艦隊時，國際軍火商人皆大歡喜，因爲他們又好像一筆大買賣了。沙皇在一九〇五年吃了大敗仗之後，果然邀請維克公司，阿姆斯特朗公司，克虜伯公司，白羅姆伏斯公司，希尼隆公司，斯柯達公司等，以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鉅款（約合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或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讓他們自己分配，重整帝俄的海陸軍備。帝俄議會於一九一二年核准此數，向國外貸款，大多數是向巴黎方面借來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後，法國成爲蘇聯的仇敵，便是因爲布爾什維克否認這些軍火借款的緣故。

在日俄戰爭中，英國原爲日本的同盟國，却以軍火裝運到交戰國的雙方。英

國的軍火鉅子柴哈洛夫成立了一個聯盟，創辦聖彼得鐵廠 (St. Petersburg Iron-works) 與法俄公司 (France-Russia Company)，維克公司更與希尼陀公司在俄國的勒伐爾 (Reval) 地方建築造船廠與製炮廠。

法國的，德國的，英國的與奧國的軍火商人，在俄國創辦造船廠與製造大炮，來復槍及火藥的各種軍火廠，攜手合作，毫無顧忌。希尼陀公司把法國著名大炮『75』式的計劃與圖樣帶到俄國。法國人對於這一種口徑的大炮，本來非常誇口，可是，德國的『77』式却同樣利害，同樣可怕。這『75』式的製造秘密究竟是德國人在俄國抄去的呢，還是從別處買到的，迄今無從證實。但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德國克虜伯公司與奧國斯柯達公司的工人，給敵人在俄國的許多軍火廠內，製造武器，成千成萬的德奧聯軍的士兵，便死於這些武器之下。

這是歐戰中的秘密之一。籠統地說來，當時有許多士兵，包括參戰的美國士兵，覺得他們自己所有的炮彈，向着他們轟炸，美國軍隊的長官們後來也承認這

樣的事情。可是，在任何一國的軍隊中，却沒有一個士兵會懷疑到敵人的大炮與子彈，是國際軍火商人在戰前輸送給他們的敵人的。而事情確然是如此。在戰前，德國，法國與英國彼此競爭着武裝巴爾幹半島各國，等到一九一四年戰事爆發，巴爾幹半島各國擇定他們的敵國與同盟國的時候，克虜伯公司的大炮便向着德軍購準，維克公司與希尼陀公司的大炮便轟炸着英國與法國的軍隊了。

當德國的潛水艇 (U-boat) 試驗成功以後，英國的海軍部感到極大的威脅，乃於一九一三年受命海軍少將蕭脫 (Murray F. Seuter) 與德國的巴塞佛爾公司進行接洽，訂立合同，由後者迅速製造飛船，因為這飛船破壞潛水艇，具有特殊的功效。巴塞佛爾公司居然大賣氣力，為英國的海軍部造成了若干艘飛船，翌年，這些德國的飛船擊沉德國的潛水艇，殺死德國的水兵。巴塞佛爾飛船不僅賣給英國，還賣給德國的兩個敵國——日本與俄國。

類此的事件不知有多少多少，成千成萬條的性命，因此犧牲。可是，這些還



只能說是不重要的事件啊？

第三章 大戰中的陰謀事件

在講到今日的軍火國際之前，我們先來觀察一下大戰期間的軍火貿易，這包括促成大戰的若干陰謀與罪惡的活動。

我們知道，到了一九〇九年，軍備競爭踏入一個新階段。德國從一九〇九年起，直至大戰爆發的一年，每年建造戰艦三艘。英國於一九一〇年核准建造無畏艦四艘，巡洋艦一艘，一九一一年又核准建造無畏艦四艘，巡洋艦一艘，一九一二年，又核准建造高速度無畏艦四艘，並為馬來羣島政府建造一艘。德國每年建造驅逐艦十二艘，英國則為十六艘。英國每年建造的潛水艇，超過德國一倍。英國同盟者俄國，一九〇七年的海軍預算為八千七百七十萬盧布，一九一四年的海軍預算，躍至二萬五千萬盧布，並採取一個再加擴充的新計劃，總額達六萬

萬盧布。法國也與德國競爭造艦，一九一四年，法國核准五千三百六十五萬美元的造艦經費，德國則為五千三百三十七萬美元。一九一二年，德國議會通過增編兩個軍團的議案，並核准一萬萬美元，作為充實陸軍的經費，法國即於一九一三年三月間通過三年兵役法案，並額外徵募二十三萬人，德國則於四月間額外徵募十三萬六千人。這些都是戰爭的行動，是德俄英法四大強國海陸軍備競爭的必然的結果。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四年，歐洲各國軍火廠的生產速率，都達到了最高度。

在歐洲各國瘋狂的軍備競爭中，軍火商人的陰謀發生了很大的作用。我們先講刺激英德海軍競爭的麥林紐 (H. H. Mullner) 事件。

英國的軍火商人因為自由黨政府厲行節約政策，影響到他們的營業，便有計劃地採取一種危險的步驟。高文特公司 (Coventry Ordnance Co.) 的董事長麥林紐，於一九〇六年的五月間祕密向海軍部報告德國擴充海軍的消息。一九〇九年

三月三日，帝國會議在唐甯街十號開會，請麥林紐去而陳德國加速完成海軍建築程序的祕密證據。他說：德國到了一九一二年便有十七艘無畏艦，英國却只有十六艘，報載德國海軍部長杜璧紫（Thirpitz）向國會預算委員會所發表的宣言以及德國只準備建造九艘軍艦的消息，都是假的。麥林紐首相完全信以為真。麥林紐還告訴貝爾福，德國實在計劃着建造二十五艘，到了一九一二年的三月間，德國最低限度將有二十一艘戰艦。

麥林紐向愛士葵斯，貝爾福以及向國會所陳述的所謂祕密消息，馬上不脛而走，傳播全國，這是現代歷史上最偉大最有力的戰爭恐怖。英國政府驚惶之餘，就進行造艦競爭的計劃，以應付德國的威脅，英國的行動在德國看來，自然又是一個絕大的威脅，勢必採取同樣的行動。在麥林紐現身於內閣的十天之後，英政府便發表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度的新海軍預算，達三千五百一十四萬二千七百鎊，建造無畏艦四艘，並因虛構的德國之威脅，政府更要求國會授權建造額外無

畏艦四艘。靠着極端愛國主義報紙的宣傳力量，一般的民衆都感覺到德國侵略的危險。在一次補缺選舉中，大海軍政策向候選人獲得普遍的擁護，當時羣衆喊着這樣的口號：

「我們要八艘，我們不願等候！」

到了七月間，政府所要求建造的額外無畏艦四艘，即向軍火公司定貨。軍火公司的紅利增加起來了，建造軍艦的廠家賺了幾百萬鎊錢。可是到了一九一二年的三月間，發覺所傳關於德國的威脅，並無其事。英國雖然又增加了額外的四艘無畏艦，德國的海軍部長杜壁紫却僅完成九艘的無畏艦，戰艦與巡洋艦。直到一九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德國的艦隊始達十四艘的總數。

高文特公司，白朗公司 (John Brown)，拉特公司 (Cammell Laird)，阿姆斯脫朗公司，維克公司以及他們的同志，憑藉了麥林紐的祕密消息與極端愛國主義報紙的恐怖宣傳，獲得很爲可觀的利潤。在一九一四年之初，韋爾皮爵士

(Walby) 與工黨議員史諾登，曾先後警告國會：

『我們爲政客，軍人，軍火商人與新聞記者們的集團所操縱着。他們都渴望着無限度的耗費，從事於製造恐怖，以威脅民衆，以威脅開員。』

在六個月之後，戰爭果然成爲事實。

克虜伯公司在阿真廷，瑞典，俄國與德國境內，被捲入許許多多名譽事件的漩渦內，那些不名譽事件的唯一的共同目標，爲刺激軍火的銷路。在大戰爆發前的數年間，德法兩國的軍火商人共同合力，提高戰爭的情緒，其中最爲世人所熟知的陰謀，當推普梯洛夫事件與飛迦洛(Figaro)事件。

普梯洛夫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一九〇五年，法國的希尼陀公司接辦俄國的普梯洛夫公司，於一九一〇年爲該公司獲得法國借款二千五百萬佛郎。一九一三年，奧國的斯柯達公司購買該公司的股票。克虜伯與斯柯達公司早有關係，柴哈洛夫則與希尼陀公司早有關係。換一句話，普梯洛夫公司便成爲歐洲各大軍火公

司共同會集之處。

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爲法國極端愛國主義報紙之一的巴黎迴聲報，刊載下面的一段聖彼得堡通訊：

『克虜伯購買聖彼得堡普梯洛夫公司的謠傳，現在已經證實了。如果屬實，這一段消息應該在法國惹起最高度的興奮與騷動。因爲大家知道，俄國的大炮與其它軍械，已經採用法國的式樣，在製造方面，獲得法國派往俄國的技術人員的助力。』

這消息在法國所發生的反響，真可怕之至。法國覺得被俄國出賣了。許多年來，法國視俄國爲唯一的同盟國，予以軍事上的祕密。大家恐懼着法國著名「諾」式大炮的製造方法，勢必落到敵人的手裏。殊不知這個祕密，由於國際軍火惡棍的合作，早就落到敵人的手裏了，意大利，保加利亞與德國的陸軍，早有「諾」式大炮的設備。當法國的借款匯到普梯洛夫公司的時候，希尼陀公司就把「諾」

式大炮的祕密帶往俄國，克虜伯公司則把重炮的圖樣帶往俄國。法國與德國的軍火商人，共同在俄國供獻他們的資財與經驗，供獻他們的祕密與愛國主義，共同收穫豐富的利潤。

飛迺洛事件是德國軍火商人的最大陰謀案之一，這事件促成法德兩國對於機關槍的競爭。一九一三年五月間，德意志軍火公司老闆貢太特 (Von Gontard)，致密函於巴黎的代表：

某某先生：

我們頃已電囑先生，在巴黎等候我們今天寄出的信。

我們希望先生設法能在銷數最廣的法國報紙上——最好是飛迺洛報，刊載下列的消息：

『法國陸軍部業已決定加速置備新式機關槍，並已向廠家訂購，較原來的數目增加一倍。』務懇先生盡力接洽，能使此項消息見於報端爲荷！

敬頌

公綏

德意志軍火公司貢太特啓

貢太特這一個人，不僅是英國槍炮商人的知己，他的德意志軍火公司，實際上是一個經營各種殺人利器如大炮，來復槍，機關槍，子彈等的托拉斯，與德國的毛瑟公司（Mauser）以及比利時的國家軍火製造廠（National Army Factory）等，均有密切的關係。

飛迎洛報把德意志軍火公司所杜撰的新聞刊載出來，在字句上略加改易。到了第二天，燕報（Martin），巴黎迴聲報與飛迎洛報又刊載同樣的消息，謂法國陸軍的機關槍，確勝於德國。貢太特看見了這條新聞，自然樂不可支，就在汎德意志主義的驛報（Post）上登出關於法國機關槍之優越的最驚人的消息，以達到他的目的。德國的議會爲法國機關槍的消息所激動，通過四千萬馬克的議案，作爲增加陸軍機關槍數目的經費。於是克虜伯公司與德意志軍火公司的紅利漲起百分之五十到五十五。

實則這完全是欺騙。法國並未增添機關槍，而且也沒有增添的意思。可是，

德國的議會受了軍火商人的愚弄，已經通過增添機關槍的議案，法國也就不不得不追踵而上。法德兩國間的機關槍競爭便劇烈起來。

在阿真廷，瑞典，保加利亞，葡萄牙，西班牙與其他各國，軍火商人所釀成的許多陰謀案，我們不必一一舉出。據我們所知，在葡萄牙，西班牙與中國，外國軍火商人的代表們都有一個祕訣：『沒有賄賂便沒有生意』。靠賄賂來推銷軍火，自然不限於這三個國家內。在歐戰以前，日本曾發生轟動一時的賄賂事件，牽涉到重要的海軍人員。總之，軍火商人為推銷軍火，種種卑鄙齷齪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因為陰謀的事件之層出不窮，有若干軍火公司的股東們覺得在良心上頗為不安，軍火商人的罪惡之暴露，使若干軍火公司的股東會議，發生小小的反響。一九一四年四月十八日，阿姆斯脫朗公司開股東會議時，有一位股東當場發言道：『我現在提出一個問題，希望主席加以答覆。人們常常聽說軍火公司是煽動戰爭

恐怖或國際衝突的工具。如果主席能向各股東確切保證，本公司並不採取這樣的政策，則投資的各股東在心理上或將更覺舒慰。」

主席便這樣回答他：『說軍火公司有如此的行爲，完全是無稽之談，不足憑信。這樣的行爲實在違背他們的利益，他們是決不願意幹的。各位股東先生應視本公司爲「世界警察」的裝備者。一切秩序的最後手段必靠武力，而一個偉大的軍火公司則能供應鎮壓騷擾的工具。報紙上的各種宣傳都愚不可及，且多含惡意。這完全是笨伯的空想。』

可是，克虜伯，哈阜，維克，希尼陀，阿姆斯脫朗，白朗，拉特，諾貝爾以及軍火國際中的其他同志們所武裝的『世界警察』，在三個月之後，却火併起來了。『笨伯的空想』，居然成爲事實。兵艦，大炮機關槍，來復槍，彈藥，到處爆炸，直到殺戮了一千萬條性命，這爆炸方告罷休。

而事實上，至少有幾百萬條性命是可以不犧牲的。譬如說，所有美國士兵的

性命，可以不犧牲在歐戰的炮火裏，從一九一七年的春天到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十一日所死的各國士兵，都死得沒有用處。當一九一七年德皇威廉與蘇維埃政府的代表托洛斯基簽訂和平條約時，協約國也就應該向德皇與登堡提示休戰了。但軍火商人的魔手把戰爭拉長了約二十個月。最有力的證據爲白萊鋼鐵區 (Briey Basin) 事件與封鎖斯干迭挪維亞事件，前一事件的證據是法國鋼鐵業聯合會 (Comite des Forges) 的敵人所提供的，且屢經各方面證實，後一事件的證據則由一位英國的海軍長官所提供，並獲得丹麥，瑞典等國重要人物的證實。

先講白萊鋼鐵區事件。喬治西爾特 (George Seides) 在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一八年，曾任美國遠征軍新聞處的職員，先後在勞崙的倫維爾巴卡辣段 (Luneville-Baccarat Secler) 戰壕裏與第九十四飛機隊的司令部裏，聽到許多謠言，謂法國人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反對美國的軍隊以遠距離重炮或飛機去轟炸白萊鋼鐵區。這謠言雖令人不安，但並無證據。當時他們如果知道法國人的所以反對破壞白萊

鋼鐵區，乃是爲了保持法德兩國鋼鐵業鉅子的共同利益，將發生怎樣不同的影響啊。

從凡爾登之役到美軍最後一次襲擊（即在大戰終止之前）的期間，法國參謀部所發表的戰報，老是『東南線平靜無事』，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勞崙永遠是平靜的區域。雙方只有小的接觸，沒有大規模的攻擊，每天死亡的士兵只有幾百，沒有幾千。原來在德國陣線的後面，法德兩國軍火商人所經營的鋼鐵礦，正開掘着數百萬噸的鋼鐵，去製造炮彈，這一點，沒有幾個美國人能夠知道。在大戰爆發前的一年，德國從該區獲得二千九百萬噸的銑鐵，法國則獲得一千九百萬噸。該公共礦區的法國部份，就稱爲白萊鋼鐵區，這白萊鋼鐵區的重要主人，在法國方面，爲鋼鐵業聯合會的鉅子溫特爾（Wentels）家屬與希尼陀，在德國方面，則爲鋼鐵卡特兒的領袖蒂森，洛煦林與柏林的溫特爾家屬。在白萊鋼鐵區的德國部份，溫特爾家屬與他們的同僚，每年的生產額達三百噸，在法國部份，也

達一百餘萬噸。在法德兩國的邊境，地下層的甬道連接着法國與德國的礦區建築。

法國人與德國人都知道，德國作戰的能力，一大部份要憑萊茵白萊鋼鐵區，如果該區鋼鐵的生產受了干涉，則德國將大感困難。德國總理及塞曼何爾威 (Behrmann Hollweg) 曾於一九一五年五月間，向德國六個最大的工業與農業團體，遞送機祕備忘錄，內謂：『如果從八月份起，鋼鐵的生產未能加增一倍，則戰事勢將無法延續。所以，勞崙礦區的地位日形重要。目前我們所用的鋼鐵，其中百分之六十至八十，都來自該區。倘勞崙礦區的生產遭遇損害，我們就不戰而敗了。』

當時薩爾勃勒克 (Saarbrück) 商會的會長奧克萊博士 (Dr. Schenkler)，也在柏林報紙上公開表示：『德軍在戰爭的開端就佔據白萊鋼鐵區，實為異常的鴻運，因為德國的工業如果沒有法國的礦區就不能製造充份的軍火，以供給本國的

「聯盟國的軍隊。」

真的，在戰事初起的時候，德軍就向白萊鋼鐵區推進，始終佔據該區，直到最後為潘興大將 (General Pershing) 所逐出。但知道白萊鋼鐵區含有某種重大秘密的，潘興將軍並不是第一個人。早在一九一四年，法國第二軍駐紮於勞崙，該軍總司令薩婁爾將軍 (General Sarrail) 向參謀部獻計，沿着斯賓柯—隆古雲—隆威 (Spincourt-Longuyon-Longwy) 全線進攻，倘不能克服白萊鋼鐵區，至少也應該破壞該區，使它不繼續生產。可是，據斯屈萊脫 (Clarence Streit) (現任紐約時報的日內瓦訪員) 告訴我們：『當這個計劃呈到參謀部之後，參謀部就整個加以駁斥，認為在該區作軍事行動是不可能的，德國的軍隊却在兩天之內向該區推進了十四公里。薩婁爾將軍的進攻計劃，迄未予以實現，到了一九一五年一月三日，參謀部把薩婁爾將軍另調它職，易以裘拉將軍 (General Gerard)。白萊鋼鐵區則始終平靜無事。』

當美國的步兵與炮兵集中於白萊區域的時候，德國第五軍接到一〇五一九號密令（一九一八年十月一日），證明白萊區域的得失，為德國的勝敗所繫。該密令的內容如下：『據我們所接到的消息，敵人將襲擊第五軍，並擬向隆古雲推進。這一次襲擊的目標，在於割斷隆古雲——西頓的前線（Lunguyon-Seclan）。尤其要者，敵人蓄意破壞白萊鋼鐵區，使我們不能繼續生產鋼鐵，以供軍火製造上的需要。所以，在今後數星期內，第五軍又將担負最重大的戰爭任務。祖國的安全，就靠着第五軍……』

斯屈萊脫又於一九一九年四月間，詢問美國的康諾將軍（General For Connor）：『據聞協約國的軍隊如佔領白萊區域，則德國不能維持到六個月，白萊區域對於德國的軍火供給，是否真的如此重要？』康諾將軍答道：『我不曉得這六個月的限期，但白萊區域的被佔領，却可以斷定德國失敗的命運。』德國的軍事專家相信白萊鋼鐵區如果全部失陷，戰事可以維持一年，如果該區的工作僅受空

軍轟炸的阻礙，則可以維持兩年。英國與法國的專家另有不同的估計。但他們都認為德國如果失去了白萊鋼鐵區，則德國到了一九一七年的春季，必挫敗無疑。

白利安與托姆斯 (Albert Thomas) 兩人，都是法國的戰時愛國主義者，曾要求政府進攻白萊。托姆斯在參議院的某一次討論中，敘述他與參謀部談話的經過，謂：「一九一六年之末，當時係白利安的第二次內閣，陸軍部長為勞斗將軍 (General Lytaey)，我有幾次要求轟炸白萊鋼鐵區，閣員對於空軍的作戰不力，也頗為憤懣。陸軍部長宣稱，他已幾次下令轟炸該區，但他的命令迄未執行。據勞斗將軍解釋，參謀部所以採取不轟炸該區的態度，乃因飛機的架數與空軍的力量不充實之故。我們就這樣回答他：如果有足夠的飛機轟炸普通城市，就應該有足夠的飛機去轟炸白萊鋼鐵區。」

參議員恩傑蘭 (Fernand Engerand) 也於一九一九年二月一日，向參議院陳述下列的事實：「德國的六個大聯合會曾於一九一五年間宣稱，德國如果沒有勞

崙礦區，戰爭必告失敗，這一點德國的官方也加以承認。所以，我們必須用種種方法，阻礙勞崙礦區的生產。我們應該毀滅勞崙礦區，使德國不能獲取鋼鐵的供給。到了一九一五年的年底，仍毫無舉動，我想這也許是由於事實尚未明瞭，所以認為負有警告總司令部的責任。可是，我的警告毫無結果，我繼續寫去兩三封信，依然如石沉大海。後來，總司令部的一位重要人員把我的文件退還，他是法國鋼鐵聯合會的一個會員。」

我們更可舉出參議員佛蘭亭 (P. E. Flaudin) 的話來證實這個偉大的陰謀事件：『我現在準備把我親身所經歷所牽涉的事實，向參議院提出證據。當一九一六年之末與一九一七年的困難關頭，我們在前線的士兵都奇異着我們的空軍，既然在凡爾登之役十分活躍，為什麼不去轟炸勞崙的礦穴與化煉廠？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我到蘇萊 (Souilly) 的總司令部去謁見關洛木將軍 (General Guillaumat)，那時，他就率着第二軍。

『我向他指出這局勢的重要性，問他是否能夠使第二軍的空軍解決這問題。我給他一幅白萊鋼鐵區的詳細地圖，註明每一個主要的建築物。過了數天，我們知道第二軍的空軍一隊即向該區舉行第一次的轟炸。可是，此後就沒有第二次的轟炸。過了幾星期，我重往蘇萊，據參謀長告訴我，在轟炸霞阜（Joent）之後，關洛木將軍就接到停止襲擊的命令，其理由則爲：（一）霞阜似乎不在第二軍的範圍之內（議會中哄堂大笑），（二）總司令部保留發令轟炸的權力。

『德國在二十七個月中，得以安然採掘數千噸的銅鐵，以供給軍火製造上的需要，未受阻礙。德國自己也承認如果白萊鋼鐵區的生產受了干涉，就無異處於必敗的地位，而我們反熟視無睹，事情的淒慘莫過於此。我們本來有縮短戰爭的方法，這方法都被蔑視了兩年之久。』

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之後，就是說，當德國已經在二十七個月中生產了大量的銅鐵之後，法軍纔開始連續的轟炸。可是，據參議員伊納克（Laurent Eynac）

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四日向參議院所陳述的情形，轟炸的結果，對於礦區並未給以重大的損害。他說：『關於轟炸的目標，當時轟炸的隊伍會接到以一個轟炸計劃為根據的命令，該項計劃是一個為勒瓊中尉 (Lieutenant Lejuene) 所擬定的秘密文件，並獲得總參謀部的許可。他指揮轟炸的隊伍，禁止他們去襲擊鐵路線內的若干目標。』

所謂勒瓊中尉，原來是法國鋼鐵聯合會的僱員。

法國參議院在一九一九年調查白菜鋼鐵區的事件，是由參議員巴爾都 (Bartho) 鼓動的，他是第一個發言人，他說道：『我敢確切申述，或許是由於金屬實業家的國際團結，或許是為了鞏固私人的私益，我們的軍事當局會命令不准轟炸白菜鋼鐵區。我更敢確切申述，我們的空軍會接到命令，保存敵方的鎔爐，一位將軍不服從命令，便受到斥責。』

總之，誠如佛蘭亭所云，法國本有縮短戰爭的方法，這方法却被蔑視了兩年

之久，戰爭的延長使各國軍火商人做了一筆空前鉅大的生意。不過，除了轟炸萊鋼鐵區之外，還有一個方法可以使戰爭結束於一九一六年的年底，可以少犧牲幾百萬條的性命，幾萬萬元的物質損失。

西爾特在休戰後的一星期曾往威爾赫姆煦 (Wilhelmshoeh) 的德軍總司令部訪問興登堡將軍，他說道：『第一點，我不得不承認德國在一九一七年之後，實已無法取勝。我們也許可以在陸上取勝，我們也許可以佔領巴黎，但因為一九一六年世界穀物歉收，英國的封鎖在一九一七年達到了嚴厲的頂點。所以，我應該承認，英國在一九一七年的食糧封鎖，與一九一八年美國在阿昂尼 (Argonne) 所給予德國的打擊，決定了協約國的勝利。』

據英國海軍少將康塞脫 (Consett) 的意見，德國於一九一七年向各國商船宣戰，無異自殺，因為直到一九一七年為止，德國的食糧大部靠着國外的輸入。換一句說，英國如能實行嚴峻的封鎖，中立國家如能聯合一致，則德國為飢饉所

迫，在一九一五年或一九一六年就無抵抗的能力，不必等到一九一七年。德國在一九一七年之前會發生食糧的恐慌，可是，大批的食糧源源不絕地經過斯干迷挪維亞各國，輸入德國，終於獲得接濟。康塞脫少將是英國駐斯干迷挪各國的武官參贊，他首先促起各國注意封鎖的失敗。但他的建議，即如何阻止貨物抵達德國的辦法，在戰爭開展了兩年半之後，方為各國所採行。

康塞脫少將在他所著『非武裝力量之勝利』(The Triumph of Unarmed Forces)一書內，證明『我們的不光榮的貿易延長了戰爭』。他證明由斯干迷挪維亞各國所輸出的食糧，大部係接濟德奧兩國。他所提供的數字如下：

	輸往英國者(公噸)	輸往德奧兩國者
一九一三年	三四四、七八五	二五二、一二八
一九一四年	三五九、八二〇	二六二、三七六
一九一五年	二七五、四七三	五六一、二三四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九一六 六二〇、七五六
 一九一七年 一七二、一〇三 三一五、二〇五

英國的商人把他們的兒子送到前線去流血，他們却做着煤，煤油，食糧等等的好買賣，使德國能夠繼續進行屠殺。英國的商人爲了金錢與利潤，堅持着與中立國貿易，至斯干迭挪維亞各國的商人，不過是中間人而已。

對於康塞脫少將的暴露，英國的軍事專家貝洛克 (Hilaire Belloc) 加以評贊道，『康塞脫少將所揭發的事實，迄今未被任何方面所否認。那些事實是準確的。如果英國的政客與金融巨頭能利用英國的海軍去封鎖敵人，協約國在十五個月或二十個月間就可以戰勝德國。可是，爲了成全商業上與金融上的利益，英國的政客却反其道而行之……大戰所以會延續到五十一個月之久，他們應該負責。對於戰爭初期的封鎖真相，倘加以檢察，我們就敢大胆斷定凡在戰爭第二期間所犧牲的性命，都應該由那些政客與金融巨頭們來贖罪……這是歷史。』

法德兩國的鋼鐵煤業商人，使戰爭延續了兩年，已經留名於若干政府的文件中，自將遺臭萬年，而利用斯干遜挪維亞各國，間接以金屬、棉花與食糧供應敵國的商人，則尚未為世人所知。營利的動機造成大戰的最後兩年間的慘酷局面，白萊鋼鐵區與封鎖失敗這兩個事件，便是鐵一樣的證據。

第四章 現在的軍火國際

世界大戰給予一切國際運動以重大的影響。瞿萊士，李勃克煦，樊迪文與歐洲勞工領袖所領導的第二國際，受了致命的打擊，迄今還是搖擺不定。但一九一六年誕生於瑞士的第三國際，一年之後却在俄國獲得成功。天主教國際在一九一七年努力於和平運動，交戰國雙方的報紙譏爲『敗北主義者』，一九一九年要參加凡爾賽的和平會議，也被拒絕，可是不久就完全恢復它的地位。國際和平運動在墨索里尼，希特勒與日本軍閥的威脅之下，依然軟弱無力。只有促起戰前的軍備競爭，在大戰期間做着好買賣的軍火國際，不僅能夠保持它的原狀，並且在一九三〇年時代已更爲活躍，更爲發展了。

在第二章裏已經提及，在戰前較有聲勢而能夠影響於國際事件的軍火商人，

大概爲德國的克虜伯公司，法國的希尼陀公司，奧國的斯柯達公司，意國的透尼公司與安薩爾多公司，美國的皮塞爾赫公司與杜勞公司，日本的三井公司，以及英國的維克公司與阿媽斯脫朗公司。現在的軍火國際，依然以這些軍火鉅子爲骨幹，不過爲適合時代起見，有的在形式上略起變化罷了。譬如說，被協約國所解散的克虜伯公司，雖然在實際上與名義上不應該再製造凶器，而應該製造生產的工具，但它在瑞典購得巴福斯 (Bofors)軍火廠的股票，在瑞士獲得製造上的專利權，並與荷蘭的軍火公司訂立契約。自從希特勒於去年宣佈重整軍備後，德國克虜伯系統之下的各廠，早就機聲軋軋，恢復過去的盛況了。至於奧國的斯柯達公司，現在已成爲捷克國營的企業，而與法國波蘭發生着密切的聯繫。舊的敵人在各中立國家內紛紛創辦新的軍火廠，準備第二次的世界大戰。

可是，第二次的世界大戰與第一次不同，上次的戰爭，主要在於海面上與陸地上，而下次的戰爭，則據軍事專家的意見，將側重於空中，即爲飛機與毒瓦斯

的戰爭。也許將有新的兇器發明出來，也許已經發明，尙保守祕密，也許竟會使用細菌。迄今爲止，我們尙未聽到『死菌國際』這一個名詞，但毒瓦斯與飛機製造者，則已一年一年地聯絡起來，而形成幾個新興的軍火國際了。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即休戰的第一周年紀念日，法國的陸軍部，淡氣研究所與德國的化學托拉斯，成立初次的協定，由德國的化學托拉斯，援助戰時的仇敵，樹立化學工業。在十五年之內，在德國人的援助之下，法國大規模的化學工業，果然奠定了穩固的基礎，足以應付當前的化學戰爭，上項協定的正式簽訂，是舉行於一九二三年，一向保守祕密，該時適值法意聯軍侵佔魯爾，德國政府籲請全國人民從事於消極的反抗。可是，德國的『工業愛國主義者』，也可以說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却於此時以人材與祕密專利特許證等供給法國，爲仇敵樹立毒瓦斯製造工業。

世界上最大的化學公司，當然要推英國皇家化學公司，資本總額達七千萬

鎊，控制着全英國民用化學與軍用化學的需要，該公司的總裁爲李定爵士(Lord Reading)，有聲譽的股東爲西門爵士(Sir John Simon)與奧斯汀·張伯倫爵士。該公司的主席麥克高文爵士(Sir Harry McGowan)在一九三二年的年會中提出報告道：

『……本公司對於各副助公司所有的股份借款等，共達六千九百二十六萬四千九百七十八鎊，這代表本公司在八種出品上的投資總額，所謂八種出品即指鹼，普通化學品，爆炸物，肥料，混合品，顏料，皮件，石灰與金屬。……尚有其它九百五十四萬鎊的資本，則投在直接地或間接地與我們發生着貿易關係的若干大實業公司，如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杜勞公司，聯合化學公司，加拿大的國際銀業公司與德國的發爾本公司(I. G. Farbenindustrie)等。』

一九三二年七月間，民主主義統制聯合會(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發表『秘密國際』的小冊子，以上述事實促起西門爵士的注意，那時他任英國的外

相，並努力於和平與軍縮運動。到了一九三三年三月間，西門爵士因悉皇家化學公司對於正在交惡的中國與日本，有資助附屬公司借給軍火的企圖，乃出售個人的股票。民主主義統制聯合會並指出英國政府與化學工業間的密切關係。

在每一個國家內，政府與化學工業間對於管轄，研究與津貼等，差不多都有密切的結合。政府的化學戰爭委員會往往使化學工業與大學聯繫起來。英國的化學戰爭委員會便把全國物理試驗所，皇家科學院與科學工業研究部形成密切的聯繫。英國有許多聲譽卓著的化學製造家，擔任化學戰爭委員會的委員。法國，意大利，波蘭，日本與美國，也有同樣的化學戰爭委員會。英國製造軍火，爆炸物與毒瓦斯的化學品，幾乎完全為皇家化學公司所操縱。這個化學組合實為人民愛好和平的威脅。

諾貝爾炸藥托拉斯於一九一五年被解散之後，又構成其它組織。法國的中央炸藥公司 (*Societe Centrale de Dynamite*)，就是諾貝爾公司的變形，資本總額

在一九三〇年達八千萬法郎。中央化學公司控制着西班牙的皮爾波炸藥公司(The Union Espagnole d'exploifs of Bilbao)，該公司的重要份子有德國許多化學公司與炸藥公司的董事奧夫煦婁久(Dr. Aufschlaeger)，有英國南非炸藥公司的米歇爾(Harold Mitchell)，以及法國與西班牙的若干紳士與貴族。這樣，戰前的炸藥國際又復活了。

日本的軍火商人則在三井公司的系統之下聯合起來。三井公司經營着日本火油公司，礦業公司，三田島飛機公司(Medajima Aircraft Co.)與日本鋼鐵公司。而日本鋼鐵公司則受着英國維克公司的控制，至法國的關係則由於希尼陀公司所投資的日法銀行。據希尼陀公司最近的年報，三井公司經營着二十五個企業機關與工業機關，並謂：『我們的銀行對於三井公司的各種活動，已經獲得重要的參加地位。』

一九〇三年，英國的萊脫兄弟公司(Wright Brothess)造成第一架飛機，一

九一三年，英法德三國便製造軍用飛機，到了一九三三年，捷克的斯柯達公司與日本的三井公司都用着萊脫式的引擎，製造軍用飛機了。萊脫兄弟公司的發明，經過軍火商人的廢手而國際化。

荷蘭人福克 (Fokker) 發明了一種有名的飛機，因為協約國看不出它的優點，便賣給德國。福克式飛機在大戰的時候給予德國空軍以很多助力。如今美國也有福克飛機公司 (Fokker Aviation Cooperation) 的設立，為美國製造軍用飛機，其他各國所設立的福克飛機公司，同樣地製造着福克式的軍用飛機。美國有十數家的公司組成聯合飛機運輸公司 (The United Aircraft and Transportation Co.)，不僅以軍用飛機供給美國的海軍，並且也供給古巴，秘魯，巴西與中國。

佛婁飛機公司 (Fairley Aviation Co.) 是英國的最大飛機公司之一，是全世界最大的軍用飛機製造者之一。它供給澳洲，愛爾蘭，阿根廷，智利，荷蘭，葡萄牙，日本，希臘與比利士各國。它在比利士設有分廠，每年獲得百分之十的紅

利。哈維蘭飛機公司 (De Havilland Aircraft Co.) 如今替許多國家製造蝦型飛機，在加拿大，澳洲，印度與南非等處均設有分廠。此外英國還有幾家飛機公司，做着國際的賣買。

法國的白勒古飛機公司 (Breguet)，除供給法國之外，也供給比利士，西班牙，希臘，波蘭，南斯拉夫，土耳其，阿根廷，中國與日本。

我們如今看見英國與美國的飛機商人在南美與遠東互相競爭，不難預料在第二次的大戰中，將發覺這樣悲慘的事實：憑藉了唯利是圖的軍火商人的從中佈置，甲國的軍隊將利用乙國的飛機去偵察乙國的軍隊，並且去轟炸乙國的軍隊。換一句話說，『飛機國際』在第二次的大戰中，將取『火藥國際』，『來復槍國際』等的地位而代之。

除『飛機國際』之外，尚有其它大規模的『原料國際』，這些『原料國際』，都與軍火貿易有着密切的聯繫，其中最重要的為：

國際鋼業聯合會，成立於一九二六年

歐洲鉛業組合，成立於一九二八年

國際銅鎳鑛產銷協會，成立於一九二九年

水銀業組合

法德鉀業組合

化學，顏料與鹼油產銷托拉斯

上列『原料國際』中的最後一個，即化學顏料與鹼油產銷托拉斯，把法德兩國的毒瓦斯製造者結合起來，凡法德兩國所需要的毒瓦斯，幾乎完全是屬於該一系統的工廠所供給的。

在驚人的白萊鋼區事件中，法國的特魯克思 (M. Dreu) 與德國的洛煦林 (Herr Roehling) 曾經有過很優美的合作，如今又是很知己的朋友了。從政治的地位上說來，特魯克思是一個極端的右傾主義者，而洛煦林則為希特勒的支撐者。特魯克思的勞崙鋼鐵公司與洛煦林的薩爾鋼鐵公司已經於一九三二年的十月

四日結合起來，構成法德兩國的鋼鐵托拉斯，稱為勞薩公司（Lorraine），其資本則為法國的特魯克思集團與德國的洛煦林集團平均分担。因此洛煦林可以從法國的充實國防上面，增加鋼鐵的銷路，特魯克思可以從德國的重整軍備上面，收獲十足的利潤。法國在東部邊境已經建築鞏固的堡壘，並完成鋼骨水泥的長城。在下一次的大戰中，成千成萬的法德兩國的士兵，將為爭奪與防守這一座長城而喪失他們的性命。可是，國社黨的愛國主義者洛煦林，與法國的愛國主義者特魯克思這兩位大人物，却已經享受一部份的利潤了。

總之，不論在陸上空中，或在海面海底，目前的世界正為同樣的軍火國際所武裝着。

第五章 軍火國際的威勢

我們對於戰前與戰後的軍火國際，已有相當的認識，我們進一步要問：軍火國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究竟具有怎樣的權力？

在歐戰以前，所謂克虜伯主義不僅在德國是支配一切的政治力量，並且在英，法，俄以及若干小國內也居于領導的地位。克虜伯公司最大的股東是德皇威廉。統治德國政府的是克虜伯公司以及少數的將軍們。如今德國的克虜伯主義又復活了，勝利了。支撐希特勒的是克虜伯集團，蒂森集團，洛煦林集團，鋼鐵卡脫爾，胡根堡博士 (Dr. Alfred Hugenberg) 等所領導的工業與軍火業組合。

同戰前一樣，如今法國的鋼鐵業聯合會仍為法國最有勢力的集團。

一九二二年，墨索里尼與他的黑衫隊，獲得維克公司，安薩爾多公司，透尼

公司與其它軍火公司的資助，進佔羅馬，建立法西斯政府，保障軍火貿易的利潤。

在戰前與戰後，美國的總統屢次公然抨擊華盛頓的軍火俱樂部，可是，凡威爾遜，哈定，柯立芝，胡佛與羅斯福所提出禁止向交戰國輸出軍火的建議，均爲軍火俱樂部所打破。如今華盛頓的海陸將校們目視太平洋上的戰雲瀰漫而驚惶萬狀，但日本的貨船却每天經美國的口岸駛出，滿載着軍火材料。代表製造來復槍，火藥，飛機與兵艦的各州的衆議員與參議員，幾乎總是一致地投票反對限制軍備，反對向交戰國禁運軍火，反對向墨西哥，尼加拉圭與中美各國禁運來復槍。我們試檢閱美國議會最近所通過的八十個海陸軍議案，可以看出麻薩諸塞州，康納克鐵克州，洛特島州，紐約州，紐遮塞州，特拉威爾州，馬利蘭州，本雪爾文尼亞州，奧海奧州，印地安那州，米歇根州與伊利諾州的衆議員與參議員，沒有一次不贊成軍備的擴充。這些議員們代表美國製造

軍火的十二州。對於把美國的艦隊建造到條約的限度一案，代表該十二州的參議員投百分之百的贊成票，至保留公民軍事訓練營案以及反對減少陸軍人員案，其情形也是如此。不過，其它三十六州的參議員，則大多數投反對票。

據托姆斯的美國軍火製造者統計，康納克鐵克州有四大公司，其中三個公司的資本額均超過一百萬金元，一個超過十萬金元；麻薩諸塞州也有四大公司，資本額與前相同，紐約州有五個公司，一個超過一百萬金元，一個超過三十萬金元，兩個超過二十五萬金元，一個未詳；米歇根州有兩個公司，一個超過五萬金元，一個超過一萬金元。美國軍火工業的重心，適構成一個四角形，一為波斯頓，一為支加哥，一為聖路易，一為巴爾的麻亞。美國軍火工業在政治上所操的權威，可以從議會中對於擴充軍備，裁減軍備，禁運軍火等議案所投的票數看出。

軍火商人的集團不僅在華盛頓與日內瓦是一種偉大的潛勢力，即在英國的上

下兩院，法國的參眾兩院，以及德意兩國的議會中，這一個集團的領袖與代理人也居于重要的地位。許多國家的總理與若干閣員往往是著名軍火公司的董事或股東。同時那些領袖與代理人又是私人銀行的董事或股東。軍火商人，政治與金融便造成了一個偉大的國際勢力。

法國的鋼鐵業主人，在鋼鐵業聯合會的旗幟下聯合起來。鋼鐵業聯合會干預全部的內政與外交，它能夠指揮法國趨向和平，或趨向戰爭。有人說鋼鐵業聯合會統治法國，這在大部份的時候是真確的。實際上，法國政府與鋼鐵業聯合會的關係之密切，使我們很難加以明顯的區劃。法國有許多總統出身於該會，有無數的議員是該會的會員，該會逢競選的時候，每以金錢去打倒它的敵人。好像英國的維克公司挑選每屆內閣中的陸軍大臣一樣，法國重工業也常常有一個代表自身利益的閣員，駐德大使的人選也常常是他們決定的。鋼鐵業聯合會的主持人，即為法國的軍火大亨希尼陀以及其他軍火商人。

一九二三年法國軍隊的佔領魯爾，完全出於鋼鐵業聯合會的授意，歸併薩爾區域的騷動，也是該會的功績。福煦將軍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謂法國的安全與商業繫於佔領萊茵河的左岸，他實在做了鋼鐵業聯合會的代言人。普恩克賓的一生，跟勞崙區域的金屬工業家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在未經被選為法國的總統之前，密爾蘭（Millerand）曾任希尼陀的法律顧問。克利蒙梭也做過希尼陀的代理人。鋼鐵業聯合會的最大的敵人是被稱為歐洲人的白利安。他屢任法國的總理與外長，鋼鐵業聯合會雖欲擯之而甘心，却不能夠把他長久排斥於內閣的門外。一九三一年，法意英三國成立海軍協定，使該會大受打擊，該會乃進行一種運動，破壞白利安，終止他的政治生涯，並促短了他的壽命。原來當杜美爾總統被刺殞命後，白利安曾被提出為總統的候選人，一時的輿論也加以贊助。可是，巴黎時報以及在鋼鐵業聯合會控制之下的其它報紙突然總動員，攻擊白利安，參議院乃選舉與鋼鐵業聯合會有過淵源的勒勃崙為總統。

達拉第做陸軍部長的時候，屢次攻擊軍事預算的膨脹，有一次他向議會發表演說道：『在全部的法國預算中，請問國防經費要佔據多少？海陸空軍與殖民地經費總額竟達一百二十二萬零七百萬佛郎，而生產部份與公共事務的經費總額，則僅有一百二十萬九千八百萬佛郎。世界上除了法國之外，請問還有什麼國家所耗於國防的經費超過所用於生產部門與公共事務的經費呢？』

一九三三年十月間，他奉命組閣，政府的預算不敷七十七萬一千八百萬佛郎，他主張增稅與緊縮。社會黨的領袖里昂白倫建議軍火工業歸政府專利，達拉第的提案則欲向軍火工業徵收重稅，主張軍火的製造與貿易應得陸軍部與外交部的准許，政府的代表嚴密管轄每一個工廠，政府得分沾軍火工業的利潤，政府對於製成的軍火徵收百分之二十的出廠稅。鋼鐵業聯合會立刻發號施令，利用報紙，煽動民衆，攻擊徵收軍火工業的重稅，達拉第內閣卒告顛覆。這是鋼鐵業聯合會左右法國政治的最近例子。

我們對於英國政府在希臘，土耳其，南美以及遠東各方面援助軍火商人推銷兵艦的事情，前已略有敘述。我們現在要進一步揭露英國政府怎樣參預軍火工業。歷屆的英國內閣中，總有軍火商人的代表或軍火國際的大股東，國會中總有許多議員是他們的代理人。

對於美國法國以及其它國家內的軍火公司，我們很難知道重要股東的姓名，在英國則不然，英國軍火公司所有重要股東的姓名是公開的。據倫敦投資人評論報的統計，戰前三大軍火公司的股東如下：

	維克公司	白朗公司	阿姆斯特丹公司
公爵	二	一	
侯爵	二		
伯爵子爵男爵等	五〇	一〇	六〇
其它貴族	二〇	七	三五
議員	三	二	二〇

海陸軍官員

二

一

110

金融家

三

一

報館主人與新聞記者

六

三

八

講到最近的情形，英國仍有重要的關員是軍火公司的股東。海爾希(Hall-sham)爵士是維克公司的股東，到一九三三年始出讓他的股票。西門爵士是皇家化學公司的股東，也在一九三三年把他的股票出讓。三月九日的倫敦明星報對於此事會加以批評道：

「西門爵士所採取的步驟，將使每一個愛好和平者認為是洗刷與軍火工業發生關係的一種努力。最近曾經有人向他指出，皇家化學公司的若干附屬公司，為遠東國家製造軍火，他向皇家化學公司投資，實與軍火工業有着經濟上的關係。他聽到了這些消息，便立刻出售他所有的股票。西門爵士曾經很留心地看着民主主義統制聯合會刊行的小冊子——秘密國際，冷酷的事實擺在面前，他當然不能

不感動啊！」

如今英國的國會議員不僅佔有軍火公司資本的重要部份，並且據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民主主義統制聯合會發表的統計，在維克公司與阿姆斯特脫郎公司的董事中有許多名是現役的或已退伍的軍官。

更據一九三四年軍火調查委員會所暴露的事實，彭克斯爵士 (Sir Eldon Frankes) 有帝國火藥製造廠的優先股一千股，普通股七百六十五股，聖安德路大教堂的大司教有二千一百股，屢任財政大臣的張伯倫爵士有優先股八百三十三股，普通股五千四百十四股；至於維克公司，康諾特親王 (Prince de Connaught) 有三千股，戴薩爾特伯爵 (Earl de Dysart) 有四千股，季穆爾爵士 (Sir John Gilmour) 有三千零六十六股。

在日本，戰前二十年間的德國克虜伯主義，是滋長發展起來了。關員與貴族是軍火公司的大股東，日本的政治可以說完全是受軍人控制的。據說，中國的抵

制日貨，三井男爵實爲真正的煽動者。中國的抵貨運動發生後，日本便援爲藉口，轟炸淞滬，進攻長城以內的中國領土，三井公司的企業乃呈蓬蓬勃勃的氣象。

波蘭，羅馬尼亞與捷克等國，均確守一貫的政策，不論新立的或舊有的軍火公司，政府的資本總是佔據半數。捷克的斯柯達公司於是成爲一個苦悶的問題。前任總統馬薩利克與現任總統貝尼斯，均是和平主義者，可是他們的政府却擁有斯柯達公司的一半，斯柯達公司且爲捷克主要的軍火製造者。國際聯盟禁運軍火或限制軍火產量的任何決議，都足以嚴重地影响到捷克的財政與工業。和平主義者的馬薩利克與貝尼斯真實地感到進退兩難的苦悶。

第六章 軍火商人的戰爭

在講到軍火國際的金融勢力，以及如何擾亂和平與控制國際輿論的種種活動之前，我們來敘述軍火商人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四年間所造成的幾次戰爭。最重要的，自然要推軍火之王柴哈洛夫與土耳其革命領袖凱米爾的戰爭。

柴哈洛夫曾經武裝他的祖國希臘，武裝希臘的世仇土耳其，以機關槍供給南菲的荷蘭的種移民去殺戮英國的士兵，並以各種武器供給土耳其在歐戰中抵抗英國，到了歐洲結束後的和平期間，他又夢想着實現大希臘帝國。但戰後的英法兩國，瘡痍滿目，疲憊不堪，對於軍火大王的企圖，既不能予以政治上的援助，也不能予以經濟上的幫忙，柴哈洛夫乃以個人的力量做希臘的撐腰，發動小亞細亞的戰爭，希臘獲得維克公司的槍炮，柴哈洛夫的金錢與老政治家維尼齊洛斯

(Venezelos) 的領導，最初節節勝利，繼續向安哥拉推進。可是，在政治上與軍事上，柴哈拉夫以外的其它勢力也逐漸集中起來。拒絕參加戰事的法國，已表同情于土耳其，希尼陀公司的大炮已與維克公司的大炮互轟，而凱米爾確也是一位優越的將軍，土耳其的軍隊終於在一九二一年的八月間，大敗希臘軍隊于斯摩納 (Smyrna)。

供給希臘與土耳其的槍炮，是賒賬的，並獲得英法兩國政府的同意，該項軍火欠款的償付，幾乎完全要靠軍事上的勝利。隨着戰事的結束，英法兩國政府便被牽涉到柴哈拉夫與希尼陀的事件中。英國的首相喬治勞合，因被指為援助柴哈拉夫的軍事計劃，不得不提出辭職。可是，在軍火大王的本身說來，這一次實在是很虧本的買賣。據可靠的法國人的估計，柴哈拉夫所受的損失，達八千萬元之鉅。為彌補個人的損失起見，他先後在敘利亞與摩洛哥掀起變亂。軍火大王從這一次事件中，獲得很好的教訓：以金錢去發動戰爭，遠不如以軍火去武裝敵視。

的國家，並煽動戰爭。

帝俄的沙皇是法國鋼鐵業聯合會最好的主顧。沙皇的統治被推翻以後，蘇聯政府不承認對法的債務，這給予法國軍火商人以很大的打擊。英、法、美、日各國屢次驅策白軍，或煽動蘇聯的鄰邦，進攻莫斯科，其中波蘭的進攻烏克蘭，實為主要的一役，波蘭的軍火完全由希尼陀公司供給，並以鋼鐵業聯合會的勢力做後盾。可是，畢蘇斯基的軍隊，不久即為托洛斯基所粉碎。法國看見形勢不佳，馬上再援助白軍領袖格爾 (Wrangel) 在南部起事，並派威剛 (Weygand) 將軍赴華沙，總算挽救了波蘭首都的命運，但鋼鐵業聯合會為沙皇所定購的軍火而經募的鉅額債款，便從此無法向蘇聯收回。十多年來，鋼鐵業聯合會一方面繼續攻擊蘇聯，一方面則採包圍與封鎖的政策 (Cordon Sanitaire)。在希尼陀的支撐之下，鋼鐵業聯合會在波蘭建築了二十二個兵工廠，雇用工人六萬名，製造大量軍火，準備下一次的戰爭。希尼陀更假手于斯柯達公司，在波蘭的勒波托夫 (L'ob-)

bertov) 地設立斯柯迪公司 (Polska Zakłady Skody)，波蘭政府担任資本的半數。波蘭的軍事預算，大部份便是與希尼陀共同消費的。

波蘭的侵略戰爭，威爾遜總統的遠征——派遣軍隊到阿欽格爾 (Archangel) 與海參崴，惡劣的反蘇維埃宣傳，英法的援助四個白軍領袖即倫格爾，鄧尼金 (Denikin)，瞿頓尼區 (Judenitch) 與柯爾歇克 (Kolchak)，德國創導的聯合進攻的計劃，食糧封鎖，金融封鎖以及許多國家的不承認蘇聯政府，這一切實爲軍火商人以及他們的夥伴——煤，鐵，鋼與煤油商人等的陰謀的歷史。

法國的征服摩洛哥，不知犧牲了多少生命，損失了多少佛郎，戰爭足足繼續了二十年，法國的陸軍部直到一九三三年九月七日，方始宣佈最後征服摩洛哥的部落區域。法國爲什麼要流這許多血，耗費這許多金錢？原來約在二十年之前，一位德國人發現摩洛哥並非僅爲富于異國情調，充滿浪漫趣味的荒野絕漠，而且也蘊藏著十分豐饒的礦產。法國最後以四萬名的遠征軍，包圍殘餘的波波族人

(Barbers)，使之懾服。除了社會黨以外，法國沒有一個人提出抗議。當時社會黨的管理委員會曾發表宣言，指出征摩洛哥的軍事行動，「其動機實由于希尼陀系統的軍火商人以及巴黎某大銀行渴望礦產所致。……」該宣言並謂：「被犧牲的法國士兵，不知其數，摩洛哥所有的醫院塞滿了受傷的士兵。死亡的數目雖保守秘密，但我們從摩洛哥的報紙上，每天看到以子弟死亡惡耗通告法國家族的消息。這一次的戰爭，國會從未加以贊同，完全是黷武主義者與金融家所主持的。」

最近征服區域中所蘊藏的礦產，希尼陀公司與巴黎的某大銀行渴望已久。」

如今摩洛哥已有大量的鉛，錳與硫磺輸入法國，供給希尼陀公司。鋼，銅與鐵也可以開採；金，銀，錫與煤油的發掘，也有無限的希望。摩洛哥人曾以法國軍火商人所製造的來復槍，抵抗法國的軍隊。在法國完全征服摩洛哥以後，摩洛哥的寶藏將慢慢地變成法國的來復槍，飛機與毒瓦斯，在不久的將來，法國政府又要向軍火商人購買這些殺人的武器，去鎮壓殖民地的叛變。

中國許多年的內戰，國際軍火商人也予以不少的助力，而他們對於中國的鴉片貿易，尤負間接的責任。國際聯盟的鴉片委員會曾指控軍火國際，實為贊成在波斯，印度以及中國繼續販毒貿易的有力份子。為償付軍火的代價起見，中國的若干軍閥不僅爭城奪地，殺人如麻，並且從鴉片的種植與販運上，獲得最大的財源。中國的軍閥們甚至有時還警告他們的債主，如果禁止種植鴉片，勢將無法償付軍火的款項。

一九二八年，柴哈洛夫與希尼陀成立諒解，共同對付美國在華的軍火利益。在上海方面，從一九二八年起，維克公司，阿姆斯脫朗公司，希尼陀公司與斯柯達公司的集團，對美國軍火公司的代理人，開始劇烈的競爭。因中日衝突的爆發，雙方均有美滿的收穫。

日本已有大規模的軍火工業，中國的軍火則幾乎全部要仰賴外國，因此中國便成爲世界上最大的軍火顧客。軍火商人武裝本國之外，不僅武裝友邦，也武裝

敵國，日本的軍火商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日本在一九三〇年所供給中國的軍火，佔中國軍火總輸入的百分之三七·五。從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的三年間，英法美三國的軍火公司都有大量的軍火輸入中國。德國也製造軍火，秘密輸出。最奇怪的是，一方面美國的國務卿史汀生力促日本承認非戰公約，九國公約與國聯盟約的義務，一方面美國的軍火商人却以價值二萬萬金元的殺人武器輸往日本。禁運軍火雖會喧騰於一時，實則憑藉了中介人與上海自由港的便利，中日雙方對於軍火的供給，毫不感到困難。

密勒氏評論週報會謂各國如能不以軍火供給中國，則中國的許多內亂，可以自動終止，中國的軍閥倘無外援，就很少能有作爲，可是在中國的全境，到處有國際軍火商人的代理人，使中國連年動盪不安。一九二四年張作霖與吳佩孚的戰爭，便是國際軍火商所直接促成的。一家意大利的軍火公司運到許多軍火，儲藏在山海關與天津兩處。張作霖願出四百二十萬金元購買，卽六倍于該批軍火的價

值。買賣已經成交了，貨款也已經交出了，直軍大為驚惶，即與該軍火公司交涉，願出五百五十萬金元的高價，退還張作霖的貨款，張作霖憤懣之餘，便進行擴充瀋陽兵工廠，並向德國訂購數量更大的軍火。據密勒氏評論報的消息，該批軍火係克虜伯公司所製造，由荷蘭運到中國，輸送軍火的輪船掛着墨西哥國旗。該批軍火運到上海後，即轉往東北，吳佩孚不得不再向外國訂購軍火，與之競爭。奉直戰爭於是爆發。

中國盜匪的滋擾，也係軍火的輸入與私運所致。一九二三年，臨城盜匪的所以能夠搶劫『藍色快車』，乃因他們剛從歐洲方面收到一批來復槍與手槍。當時列強曾提出抗議，他們却並不禁止國人以軍火供給中國。那一年，有一個意大利神父米洛托（A. Melotto）在漢口附近，為盜匪所綁殺，墨索里尼即向中國外交部提出抗議，可是在該案發生之前與發生以後，意大利的軍火公司曾以價值五百萬金元以上的來復槍，手槍與子彈供給中國的軍閥與盜匪，墨索里尼從未加以阻

止。

自從一九三〇年中日衝突發生以後，國際軍火商人的交易蒸蒸日上。中國政府的法律總顧問林百克 (Paul Linebarger) 向美國衆院外交委員會報告，謂美國的銀行家與軍火商人，曾以價值一八一、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軍火供給日本，援助後者侵略中國。英國商務部主席倫胥曼 (Walter Runciman) 也謂英法兩國均有大批軍火運往中日雙方。德國向日本輸入製造毒瓦斯的化學品，法國向中日兩國出售克魯沙坦 (Krupp) 車，與霍煦基斯 (Hotchkiss) 機關槍，斯柯達 (Skoda) 公司則出售手榴彈與彈藥筒。總之，各國的軍火商人利市三倍，皆大歡喜。

最近，隨着粵桂兩省反抗中央的表面化，又暴露了國際軍火商人在華的活動。我們從中國報紙上，從英美人經營的報紙上，看到日本怎樣以軍火接濟西南的消息，日本同盟社所發表的電訊，則指為與事實完全相反，稱廣東有美國的航空教官，購買多數的美國軍用飛機，廣西方面也向德國購入大批軍火，英美德各

國軍火商人大規模地銷售武器，助長中國的內亂。不論軍火是向日本買的，還是英國，美國或德國買的，中國的內戰必須借重于外國的軍火，是鐵一樣的事實。

大廈谷的戰爭，與其說是因巴拉圭與玻利維亞兩國爲了奪取沼澤地而起的戰爭，不如說是英美兩國的煤油商人爲了奪取煤油利益而起的戰爭。美國的軍火商人以飛機大炮與炸彈供給雙方，英法兩國的軍火商人也不甘落後。在秘魯與哥倫比亞的勒梯西亞 (Leticia) 爭端中，國際軍火商人也有優良的合作，而未發生任何衝突。法國的羅恩 (Rouen) 港，塞滿了法國，英國與奧國的軍火，一批一批地交給挪威船運往哥倫比亞，法國船則裝了法國的「75」式大炮與奧國的「88」式大炮運往秘魯。

美國的軍火商人都反抗胡佛總統與羅斯福總統禁運軍火的建議，美國的報紙對於以軍火供給鄰國的事實都保守緘默。只有聖保羅先鋒報 (St. Paul Pioneer Press) 曾表示這樣強烈的意見：「軍火貿易使大廈谷的戰爭持續了一年多。軍火

貿易使中國發生連年的內戰。如果沒有國際的軍火貿易，無數的衝突與國際戰爭將不可能，至少不會那末殘酷與持久。如果軍縮會議能夠使製造軍火的主要國家，簽訂協定，限制這不人道的貿易，則和平可獲得重要的進展。』

同樣地，在中日衝突發生之後，英國也只有自由主義的報紙贊成禁運軍火，法國則沒有一家布爾喬亞的報紙能稍主持正義。一般報紙採取贊助戰爭的態度，自有金錢上的原因，下面的一章當加以詳細的闡明。

第七章 軍火商人收買輿論

二十世紀有一個特殊的現象，統治者在孩子們的腦海裏，以強迫的方式灌注『戰爭的意志』，墨索里尼與希特勒以及日本軍部的首腦，便是典型的擁護者。

這一種軍國民的訓練，僅爲未來戰爭的準備與計劃，要發動戰爭，必須獲得羣衆的擁護，因此之故，戰爭的製造者常常需要輿論的幫助。白利安曾經說過，民衆『從來不要戰爭』，可是，由於報紙的挑撥刺激，民衆也很容易成爲戰爭的熱烈擁護者。軍火商人如何操縱輿論，收買輿論，已爲過去五十年間重大黑幕之一。當報紙假借愛國主義的烟幕，攻擊和平主義者，破壞國際和平會議並嘲笑各種和平運動的時候，沒有人懷疑到那些報紙的後台老闆就是軍火的製造者。實際上，即在今日能夠懂得報紙背景的讀者，還寥寥無幾。不過，自從大戰以後，已

有許多驚人的事實暴露出來。我們可以舉出柴哈洛夫來做例子。在大戰爆發的許多年以前，柴哈洛夫假手於維克公司，已經收買了許多家報紙，隱然成爲英國報界的潛勢力。一九一〇年，他的勢力更侵入法國，以二十五萬金佛郎，收買專事出版插畫報紙的公司。在大戰期間，他復以一百五十萬佛郎，資助無線電通訊社（Radio Agency），與哈瓦斯相競爭。當他決定要利用希臘去進攻土耳其的時候，他購買許多家的雅典報紙，立刻激揚着戰爭的情緒，等到凱米爾擊敗了希臘，他就毫不猶豫地放棄了那些報紙。

如今法國的鋼鐵業聯合會不僅控制着大部份的法國報紙，並且通過了那些報紙的宣傳作用，還控制着法國政府的政策。鋼鐵業聯合會及其所屬的銀行，控制着巴黎時報，辯論報，巴黎回聲報，秩序報，工業日報，每日公報，與經濟觀察報。還有其它許多家報紙，對於軍火商人都都處于債務人的地位。

一九三一年，日本利用瀋陽附近鐵道的爆炸案，于九月十八日發動侵略的戰

爭，中國向國際聯盟提出抗議。十一月間，日本佔領齊齊哈爾，美國遞送照會，國際聯盟在巴黎召開會議。日本一概置之不顧，繼續武裝佔領東北各地。全世界的輿論均指摘日帝國主義者的行動，違犯九國公約，巴黎非戰公約以及國聯盟約。法國的報紙也一致抨擊日帝國主義的侵略，巴黎若干有地位的報紙，誇揚高尚的中國志士與中國人的勇敢，陳述日本人的暴虐與殘酷，特派到東北的戰地記者，也持着同樣的態度。但不久那些報紙的論調與記載就突然改變了。原來日本在侵略滿洲的開端，完全用着自己的軍火，到了一九三二年，覺得需要更多的大炮，飛機與炸彈，便向法國的軍火大亨希尼陀訂購。爲了措置這一筆新交易，希尼陀與鋼鐵業聯合會設立法日銀行，同時鋼鐵業聯合會命令勢力範圍以內的各報，一致改變論調，同情於日本的侵略行動。因爲這改變實在太突然了，各報的當局不得不以急電去通知他們的戰地記者。可是在第二天的巴黎報紙上，就有稱中國軍隊爲土匪的電訊。法國軍火商人操縱輿論的力量，於此可見。

德國的軍火鉅子克虜伯，自然也需要報紙做他的喉舌。我們在第三章裏所講的普梯洛夫事件與飛迦洛事件，便是最動人的表現。克虜伯控制着兩家柏林的日報，一爲最新消息報 (Neueste Nachrichten)，一爲每日周視報 (Tägliche Rundschau)，並控制着萊茵佛斯脫報 (Rheinische Westfaelische Zeitung)。在國外，他收買比利士明星報 (Etoile Belge) 與一家意大利報紙。此外，他在愛遜地方組織了一個最完善的宣傳機關，其中搜集了一千種的報紙，幾千種的剪報，特別注意各國的軍火狀況軍備計劃與要塞建築等消息，以供給廣佈於全世界的推銷員。曾任克虜伯公司董事長許多年的胡根堡，除操縱六十多種報紙以外，還創立聯合電訊社 (Telegraphen-Union)，與華爾夫 (Wolff) 電訊社相競爭。這兩個電訊社已經於一九三三年，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合併了。

希特勒上台以後，壓迫所有反對黨的報紙，使報紙國營化，使報紙成爲政府的工具，終止一切言論與記載上的自由。國社黨政府嚴禁各報刊登秘密軍備等消

息。希特勒排斥和平主義，因此國社黨統治下的各種報紙均鼓勵重整軍備，認為重整軍備是愛國主義的嘗試。一九三三年六月間，德國外交部訓令各報的駐外訪員，根據下列五點，援助政府破壞日內瓦的軍縮計劃，並以責任諉卸到別國的身上：

(一) 法國軍人對於軍縮與安全的意見如何。關於這一點訓令中，特別指出法國尼佛爾將軍的一段演說，謂機關槍比較烏托邦式的空洞言辭，實為更可靠的安全保障。

(二) 法國不準裁減軍備。關於這一點，訓令中特別指出法國騎兵的機械化，與沙蘭鐵路人員的軍事訓練。

(三) 勞動服役中的常備長官與後備長官。關於這一點，訓令中摘錄美國報紙的一節，以證明美國勞動服役的軍事性質。

(四) 軍縮會議的一般調查。

(五)在最近數星期內，必須着手措置的問題，這些包括安全，現役人員，軍事訓練，原料與軍火製造等。訓令中特別指出必須反對私人軍火工業的廢除。

德國外交部的訓令最後則謂：『我們現在必須以有計劃的行動，使軍縮會議的失敗，歸咎於法國缺乏軍縮的誠意。在另一方面，必須使德國表示着軍縮的願望，至於重整軍備的願望，則一點也不得顯露出來。』

我們已經知道英國三大軍火公司的股東中，有若干人是報館老闆與著名記者，即維克公司有六個股東，白朗公司有三個股東，阿姆斯特朗公司有八個股東，都是新聞界的重要份子。即此一端，已足表示軍火商人控制英國輿論的力量。

北巖爵士 (Lord Northcliffe) 的接辦倫敦太晤士報，實為報史上偉大的悲劇之一。太晤士報本來是歐洲報紙中比較可靠的一種，北巖爵士接辦以後，却把它變成軍國主義與個人野心之卑劣的工具，製造戰爭恐怖的手段，幾不下於每日郵

報 (Daily Mail)。德國政府曾經以為北巖爵士的每日郵報與太晤士報，是促成大戰的主要原因，這在北巖爵士聽來，自然覺得跡近誇張。但他所散播的虛偽新聞，欺人的戰爭恐怖，以及關於德國的許多謠言，則為不能掩飾的事實。

北巖爵士死於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四日，他在生前始終利用每日郵報，反對軍縮。他逝世以後，他的兄弟羅斯摩爵士 (Rothermere) 接辦每日郵報，繼續援助日本的黷武主義。日本侵略中國的行動，因為向法國鋼鐵業聯合會訂購了大批軍火，已經獲得法國輿論的諒解。同時日本也向英國訂購軍火，可是擁護日本的黷武主義的，只有每日郵報。它的新聞裏面，隨處夾雜着祖日的論調。它甚至謂日本的佔領滿洲，『實為日本安全所必要。每一個公正人士必須承認日本的權利。日本爲了保護滿洲的利益，曾於一九〇四年對俄宣戰。如果沒有那一次的苦鬥，滿洲也許已經早爲蘇維埃聯邦共同國的一部份了……』到了一九三三年三月間，每日郵報更發表一篇有聲有色的社評，題爲『終止禁運軍火』，極力爲軍火商人的

利益而呼籲。它說：『日本軍隊向熱河迅速推進，已使英國不准軍火輸往遠東的禁令，滑稽可笑。政府應該立即撤銷禁令。禁運軍火徒然招致對日緊張的後果。我們先要的任务是效忠於英國，不必爲了一個關係較淺的問題，冒着引起外交糾紛的危險。我們對日的友誼與失業者的福利，不應該爲了外交上的姿態而被犧牲。』至于太晤士報呢，現在要比北巖爵士的時代開明許多了。

在美國，軍火商人覺得並無收買報紙的需要，却很聰明地組織愛國團體與軍火俱樂部。他們只消搖旗吶喊，社會往往受他們的欺騙，即國務院也於不知不覺中做了軍火商人的工具。在一九三三年與一九三四年，美國有一大部份的報紙爲軍火工業所利用，尤其最新興的飛機製造者。美國與英國雖已維持着海軍的平等，若干家有地位的報紙仍敵視英國，而大多數的刊物則均取反日的態度。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日的自由週刊上，曾登載一篇特別富於挑撥性的文章，題爲『日本對於美國的新威脅』，該文謂：『凡關心遠東問題的人士，必然領悟

美日之間的戰爭是不能避免的。戰爭究於何時爆發呢？在數星期或數個月內爆發？還是在數年內爆發？這一點固然沒有人知道，可是，日本確實準備着戰爭，挑撥着戰爭，美國則並未準備，也不欲戰爭……有人說：不要戰爭！無論如何，目前不要戰爭。讓中國與整個亞洲自己去應付。我們不妨放棄菲律賓與關島。我們不準備戰爭。我們有着失業問題的弱點……也有人說：如果現在不戰，便永遠不能戰。我們失去了目前的機會：日本將所向無敵。她將侵略亞洲，佔領太平洋上一切島嶼，將以亞洲人爲前鋒，向美國進攻。美國尙未準備充足，戰爭也許將持久而很殘酷，但最後美國將獲得勝利。這兩種觀點是不同的。究竟那一種觀點準確，那一種觀點錯誤，美國現在必須加以答覆。『海長史璜生也利用自由週刊，做大海軍的宣傳運動。』

總之，德國軍火商人與新聞界的關係，自一九一三年以後，已不再保守秘密，克虜伯公司的董事長胡根堡所收買的許多家報紙，至今還受着他的指揮；法

國鋼鐵業聯合會的領袖希尼與溫特爾，握有許多家報紙的支配權，已成公開的事實；柴哈洛夫收買英法與希臘各國的報紙，也已經是歐洲人的普通知識了。一九二一年國際聯盟軍火委員會的報告書，臚列軍火商人的六大罪狀，其中第四條謂「軍火公司控制國內外的報紙，以左右輿論」。同年，國際聯盟通過了一項決議案，禁止軍火公司的股東與董事們經營報業或操縱輿論。這決議案自然與國際聯盟所通過的其它許多決議案一樣，不會發生什麼效力。一九二四年，軍縮臨時混合委員會擬定軍火商人不准影響輿論或從事宣傳的原則。一九二六年，調查委員會把這些原則具體化，在協定草案中特別規定軍火商人不得左右輿論，並阻止軍火公司刊登廣告。一九一八年，特別委員會復規定軍火執照制度，可是對於軍火公司的所有權不予公開，對於收買輿論與國會也沒有特別的規定。一九三一年，波蘭政府向國際聯盟建議，會員國對於戰爭的煽動者，應該予以監禁的處分，波蘭的外交部長並且建議召開國際新聞會議與國際新聞法庭，審訊從事於危

害和平活動的新聞記者。一九三三年，第二國際主持下的國際新聞會議，舉行於西班牙的瑪特里。蘇聯代表盧森堡提出建議，凡受軍火公司津貼的報館訪員或新聞通訊社訪員，一概不准在國外活動。可是，小協商國與法國代表把這個建議打消，法國代表坦然宣稱如果這個建議不取消，則法國不能接受任何建議。同許多國際會議一樣，新聞會議也是毫無實質的收穫。

如今世界上的軍火工業，依然能夠控制輿論。

第八章 軍火巨頭小史

(一) 柴哈洛夫 (Basil Zaharoff)

柴哈洛夫有『軍火之王』的尊號，其他若干軍火巨頭自然夠得上被稱爲『軍火王子』。不論是『軍火之王』或『軍火王子』，他們同樣是國際主義者，都抱着這樣的人生哲學：『那裏有金錢，那裏便是我的祖國。』

柴哈洛夫生於一八四九年十月六日，他的誕生地是君士坦丁，但究竟在君士坦丁的什麼地方，則他祕而不宣。他原來的名字叫柴契里斯貝西羅斯 (Zacharias Basilicos)，依希臘的習慣，柴契里斯是祖父的名字，貝西羅斯是父親的名字。他的家屬純粹是希臘血統，低微而貧困。他有三個姊妹，但他從未提起她們。他

在塔塔夫拉 (Tatavia) 美國人所創辦的學校裏讀書。因為家境困難，他不得不找尋職業，最初做兌換的小生意，後來常常充當英美人以及其他闊游客的通譯。十八歲，畢業於美國學校，二十歲，隨他的舅父到加拉太 (Galata) 地方經營衣業，營業發達後，他也成爲老闆。一八七五年，因為發覺舅父有欺詐的行爲，他從錢櫃中取出自己應得的賬款，一個人到倫敦。他的舅父便向倫敦的法院裏控告他。開庭的時候，他忽然從袋裏摸出一封舅父寫給他的信，信裏提及他也是老闆之一。他既然是老闆，就不犯竊盜罪。恢復了自由之後，因為倫敦已無法找尋職業，赴雅典謀生，把姓名改爲巴西爾·柴哈洛夫。

希臘的一個政客史古魯狄斯 (Stephen Skuludis)，對於柴哈洛夫很爲賞識，隨時予以援助與提拔。一八七七年，英國瑞典合資創辦的諾登佛爾脫 (Nordenfeldt) 軍火公司 雅典分公司的經理諾登佛爾脫 (Torsten Vilhelm Nordenfeldt)，由倫敦致電史古魯狄斯，要求舉荐適當的承繼者。史古魯狄斯介紹柴哈洛夫，從

十月十四日起，柴哈洛夫開始軍火商人的生涯。他似乎與軍火貿易特別有緣，自從他加入諾登佛爾脫公司後，就發生俄國與土耳其之戰，巴爾幹各國也燃熾着戰爭狂，軍火的價目步步高漲，生意興隆。柴哈洛夫先後訪問蒙特尼格羅 (Montenegro)，塞爾維亞，保加利亞與土耳其，結果都很圓滿。

柴哈洛夫的生意手腕，實在高人一等。他的主人諾登佛爾脫在英國設立了一個小規模的工廠，專門發明戰爭的新器械，潛水艇便是其中之一。可是，當時列強並不相信潛水艇的威力。柴哈洛夫認為這是發展他的長才的絕好機會；他先向他的祖國，希臘政府獻贈第一艘潛水艇，在希臘接受潛水艇的同時，他渡過地中海，在君士坦丁上陸，向祖國的敵人土耳其指出希臘設備了潛水艇的危險性，土耳其即向諾登佛爾脫定購兩艘。

可是，最驚人的表演，則為關於馬克沁機關槍事件。有一天，馬克沁機關槍的發明者美國人希拉姆·馬克沁 (Hiram Maxim)，到維也納試驗他最新發明的機

關槍，與皇約契夫 (Francis Joseph)，陸軍大臣以及其他長官們，都懷着好奇的心理去參觀那一次的試驗。馬克沁撥動機關槍，向槍靶射擊，其威力打破各種械的紀錄。與皇與專家們驚惶之餘，紛紛向那位發表者提出問題。但馬克沁是美國人，不懂德文，當時就有一位假充新聞記者的人，自告奮勇，做馬克沁的翻譯。他附和着喊道：『神奇之至！神奇之至！』並且，他大胆地宣稱道：『這諾登佛爾脫機關槍在全世界沒有匹敵。』當時就有一位長官提出抗議道：『我們知道這機關槍的發明者名叫馬克沁，他是美國人！』那位假充的新聞記者却回答道：『不是的！這是諾登佛爾脫機關槍，世界上最精良的機關槍！』

那位假充的新聞記者，原來就是柴哈洛夫。

奧國的軍事當局接見柴哈洛夫，討論訂購諾登佛爾脫機關槍的事情，他也承認馬克沁機關槍的優越，可是，他說馬克沁機關槍是一種不切實用的發明，因為它是由手工製造的，而必須由馬克沁親自監察，所以不能供給大量的需要；而且

因爲構造太複雜，平常的士兵不能運用。結果奧國政府向柴哈洛夫訂購大批的所謂諾登佛爾脫機關槍，馬克沁反而受着冷漠的待遇。柴哈洛夫接了奧國政府的定單之後，立刻回到倫敦去見諾登佛爾脫，報告事情的經過，要求他的上峯購買馬克沁機關槍的專利權。

既不懂外國言語也不懂營業方法的馬克沁，是給柴哈洛夫所折服了，他答允與諾登佛爾脫合作。他看見了英國，瑞典與西班牙的諾登佛爾脫工廠，不勝欽佩，同時，他也深信柴哈洛夫確爲世界上最偉大的軍火推銷員。不久，馬克沁諾登佛爾脫軍火公司宣告成立，一八八八年，這新公司便開始對德國的克虜伯公司，法國的希尼陀公司以及英國的阿姆斯脫朗公司競爭。美國人發明的機關槍，供給全世界的軍隊去使用。

一八九〇年，諾登佛爾脫告退，柴哈洛夫極力拉攏馬克沁，以抵抗瑞典資本的勢力。他把所有的收入，完全投在公司裏，逐漸操握強有力的經濟利益。他旅

行歐洲各國，知道誰須逢迎，誰須賄賂。可是，他的鴻運的發端，實爲火車中的一段浪漫史。他從西班牙乘火車到倫敦，在火車上遇着一位漂亮而不幸的西班牙貴族少婦。她是一位公主，還只有十七歲，已經做了一年的貴族少婦，她對於婚姻是很不滿意的。她遇着了柴哈洛夫，一見生情。

維克公司曾經允許柴哈洛夫，如果他能夠獲得西班牙價值一百萬鎊的軍火定單，他可以加入維克公司。憑藉了那位貴族少婦的助力，他終於獲得西班牙的定單。柴哈洛夫既以軍火供給西班牙，準備對美作戰，又以馬克沁機關槍售給美國，同時也供給日本與俄國。西班牙與俄國先後爲美國與日本所擊敗，軍火工業則蒸蒸日上。日俄戰爭結束以後，他到俄國去活動，沙皇政府決定重整軍備的龐大預算，他獲得最好的一部份。他在伏爾加河上的察利津 (Tsaritsyn) 地方，投資開辦兵工廠，於一九一三年簽訂有效期間爲十五年的合同。當歐戰爆發的時候，他已控制下面的許多公司：(一)維克公司；(二)皮特麻亞公司 (Beard-

more)；(三)在法國的韋脫海公司 (Whitehead)；(四)製鍊公司；(五)在俄國的利伐爾 (Reval) 兵工廠與察利津兵工廠，這兩廠同德國的克虜伯公司與羅威公司 (Ludwig Loewe) 有關。

當大戰爆發的前夕，維克 (Albert Vickers) 向該公司的股東們報告道：『興旺的時代就要開始了。』果然不錯，一九一五年，英國政府以一千二百萬鎊的鉅款，津貼柴哈洛夫集團，以擴充製造廠。在大戰期間，英國軍火公司總共出產二萬五千尊大炮，二十四萬架機關槍，四百萬枝來復槍。單維克公司一家，就造成十萬架馬克沁機關槍，二千三百二十八尊大炮，五千五百架飛機，三艘巡洋艦，五十三艘潛水艇，以及數百萬噸的彈藥。營業總額達一十四萬萬鎊，約合美金七十萬萬元，這個數目還不包括法國與俄國分公司的營業收入。柴哈洛夫成爲全世界最富的一個人。爲安慰他的良心起見，他撥出巨款，建築傷兵醫院，並舉辦其它慈善事業。

從政治方面講，協約國的勝利，柴哈洛夫確也有相當的功績。因為他從軍火交易上發了大財，他對於若干懷着愛國計劃的政客，新聞記者或間諜們，能夠予以經濟上的援助。最重要的成功自爲關於希臘的陰謀案。希臘國王君士坦丁與他的德國籍王后是親德的，最多只能保守中立，無論如何，希臘國王與王后的態度不利於協約國。一九一五年，柴哈洛夫獲得了白利安的援助，推進威尼齊洛斯（希臘的老政治家，今年死於英國）的政治運動，以希臘與協約國相聯合爲目的。他以一百五十萬佛郎津貼無線電通訊社（Agence Radio），該社的雅典代理人亨利杜洛（Henri Turot）即於一九一六年統一希臘報紙的戰線。威尼齊洛斯的擁護者逐漸佔據優勢，挫敗親德派的勢力。一年以後，國王君士坦丁退位，離開雅典，希臘加入協約國的陣營。這位軍火商人對於協約國的貢獻，的確不能淹滅。英法兩國政府先後贈以大十字勳章。

柴哈洛夫一生受到兩次最大的打擊，第一次打擊爲他親手所策動的希土之

戰，第二次打擊爲哈定總統主持下的華盛頓海軍會議。希臘被凱米爾將軍所挫敗的結果，使柴哈洛夫遭受嚴重的損失，據說達他的財產總額之半。華盛頓海軍會議，規定五五三的海軍比率，給予維克公司以很猛烈的打擊。維克公司的股票狂跌，柴哈洛夫又損失了數百萬鎊資金。他將在英國以外所經營的若干事業，與希尼陀的事業合併。一九二五年，維克公司與阿姆斯脫朗公司同陷入經濟上的困境，維克阿姆斯脫朗聯合公司乃宣告成立。

柴哈洛夫自從援助希臘進攻土耳其失敗後，爲彌補損失起見，除軍火事業外，並營別種事業。一九二三年，他開始收買世界上最大的賭窟——蒙特卡羅俱樂部。這位軍火大王費了一百萬鎊鉅款，遂出該俱樂部的大股東白倫克（Camille Blanc），而以曾任法國總理與外長之巴爾都的兄弟去做經理。自此以後，蒙特卡羅俱樂部便像維克公司的工廠一樣，爲他生產利潤，他個人則從未踏進該俱樂部一次。一九二五年，該俱樂部盈餘四千三百七十萬佛郎，半數以上納入柴哈洛夫

的荷包裏。一九二八年，他始把該俱樂部的股票出售，獲得鉅利。

他在火車上所遇着的貴族少婦是天主教徒，不願正式向她的西班牙丈夫提出離婚，所以他們迄未能正式結婚，直到那位西班牙丈夫去世後，他們始於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舉行婚禮，那時，柴哈洛夫已經七十五歲了。可是，結婚以後十八個月，他的夫人就不幸去世，悲傷寂寞，益增孤僻之感。這一位歐洲的神祕之人，晚年退居於地中海上的里維亞拉 (Riviera)。他從來不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只有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間歐洲各報盛傳他病危的時候，他對新聞記者發表一次談話：『我不欲爲取悅於報紙而死。各報所載關於我的病情，實屬可惱。我覺得體健如常，飲食如常。自然，我總有一天要死的，但並不爲取悅於報紙而死。』他的剛強的個性於此可見。

威爾斯在人類之工作，財富與幸福一書中，對於這位世界上最偉大的軍火商人之一生，會有很恰當的批判。他說：『誰都不能替他辯護，柴哈洛夫一生的』

大部份，確消耗於怎樣準備，怎樣促進人類的屠殺中。不過，如因此加以譴責，那就未免無聊而欠公正。軟心腸的和平主義者對於柴哈洛夫固不難深惡而痛絕，殊不知他的意識形態也是環境所造成的。任何人易地以處，將造成同樣的結果。最要緊的病徵在於政治的與經濟的制度，給予他們以發展的機會。

(一) 馬克沁 (Hiram Maxim)

發明機關槍，使戰爭革命化的（即大量生產武器整批屠殺生命），是美國人馬克沁。一八四〇年二月五日，他生于門恩州 (Maine) 的桑格維爾 (Sangerville) 地方。十四歲，從一個馬車製造修理匠佛林脫 (Daniel Flint) 習業，發明捕鼠機。他的叔父發明了一種自動煤氣機，他設法改良，這是對於人類幸福的一大貢獻。不久，他到紐約，工作于諾佛爾斗翻沙造船廠 (Novelty Iron Works and Shipbuilding Company)，改良火車機頭燈，尚有其它發明，均獲得專利權。自

此以後，這位發明家的前途，青雲直上。馬克沁煤氣機械公司在紐約成立起來了，管轄英國專利權的馬克沁韋斯敦公司也在倫敦成立起來了。一八八一年，他出席巴黎的電氣展覽會，獲得法國政府的榮譽獎章。他開始研究製造機關槍，飛行機以及其它武器。自從他在維也納爲柴哈洛夫所折服，而組織馬克沁諾登佛爾脫公司以後，他繼續旅行於歐洲與遠東，訪問各國軍事當局，表演他的機關槍。一八八八年，他獲得硝酸炸藥的專利權。一九〇〇年，他入了英國籍，一九〇一年，維多利亞女皇授以爵士位。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死於斯屈里塞姆(Schreatham)，正值大戰緊張的時候，他所發明的機關槍，充份發揮着殺人的威力。身後只遺下三萬三千鎊，公司却賺了數百萬鎊。

(三) 希尼陀 (Eugene Schneider)

法國的希尼陀公司，設於克魯沙地方，它的歷史已經有百餘年了。該公司的

現總裁爲西勤·希尼陀，他的父親亨利·希尼陀死于一八九八年。法國的著名大炮『75式』，便是亨利·希尼陀所完成的，他並於一八九五年創造新式大炮，在歐戰期間，盡了很大的功用，二十二個國家向他購買大炮。希尼陀公司在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〇年間，造成大炮一萬尊，在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一四年間，造成三四、五六〇尊，其中一半以上的大炮供給外國。亨利·希尼陀死後，由他的兒子西勤·希尼陀繼承事業。他對於工人，對於工人的寡婦孤兒，都用殘酷的手段去應付。克魯沙現已成爲公開的社會主義與祕密的共產主義之重要地盤。希尼陀防範工人很嚴，凡工人領袖，工會組織者，社會主義者與激進主義者，均不能在希尼陀公司獲得工作。他在三十歲的時候，即在一八九八年靠了金錢的力量，被選爲衆議員。

在大戰期間，希尼陀公司獲利至巨，估計每月達三萬萬佛郎。工人的待遇甚爲微薄，即在今日，還有許多工人每日僅得十個佛郎至二十五個佛郎的工資。希

尼陀公司榨取的方法，也無微不至，工人須向公司所設立的商店購買一切日用品，包括煤氣與電氣。希尼陀公司自謂舉辦許多有益於工人的慈善事業，附設的商店也列入其內，可是，工人都咒詛着價目的昂貴。

西勤·希尼陀控制着二百多種的商業機關，他是世界上反布爾什維克的主要領袖之一。

(四) 賄華勃 (Charles M. Schwab)

美國的賄華勃，其地位之重要，等于德國的克虜伯。可是，最初他是很低微的。他從每週賺七元的商店夥友做到皮塞爾勃鋼鐵公司的總裁。當他在壁次堡的湯姆潑遜鋼鐵公司 (Thompson Steel Co.) 充當工人的時候，他就懷着一個偉大的理想，這理想是：製造鋼鐵，控制鋼鐵，為美國鋼鐵業的統治者，好像克虜伯是德國鋼鐵業的統治者一樣。由工人而工頭，由工頭而監督，到了三十六歲，他一

躍而爲美國鋼鐵公司的總裁。一九〇八年，他控制皮塞爾赫鋼鐵公司，使之成爲美國的克虜伯公司。

一九一四年，美國政府准許商民對歐洲交戰國貸予款項並供給軍火，英國的金融代理人摩爾根公司便向賈華勃訂購數千萬元的軍火。德國方面屢次派人向賈華勃接洽，願以美金一萬萬元購買皮塞爾赫鋼鐵公司，以封鎖協約國軍火接濟的主要來源，卒爲這位鋼鐵主人所拒絕。

美國對德宣戰，據威爾遜總統宣稱是爲了維護民主主義的安全，據軍火商人的意見，則爲維護海面軍火運輸的安全，但無論如何，美國是於一九一七年對德宣戰了。歐洲的黃金，滔滔滾入皮塞爾赫公司，像浪潮一般。

(五) 克虜伯

一八四二年，德國有一位名叫阿爾富勒·克虜伯 (Alfred Krupp) 愛國的志

士，造成一種來復槍，不料德國政府拒絕購買。克虜伯便把他的出品售給美國。五年以後，德國政府始援助克虜伯在愛遜地方建築兵工廠，開始大規模的軍火製造工業。在普法戰爭中，克虜伯的鋼質大炮，擊退了希尼陀的生鐵質與銅質大炮。克虜伯主義於是發揚起來。當世界大戰爆發之初，克虜伯公司以及各種附屬工業，共雇用五千工程師，六萬個工人，賴以爲生者達二十五萬人之多。

鐵血宰相俾斯麥征服了奧大利之後，就計劃進攻法國，毛奇將軍 (Von Moltke) 爲克虜伯公司擬定三年軍火製造計劃，要求各銀行負責助的責任。各銀行覺得有些困難，普魯士王威廉便加入軍火事業，以一千五百萬馬克貸予克虜伯，於一八六七年正式成爲股東。三年之後，普魯士戰勝了法國，聯邦合併，威廉宣佈爲德國的皇帝。他的股票傳給他的兒子，再傳給他的孫子，到大戰開始的時候，威廉二世已是克虜伯公司的重要股東了。

德皇與克虜伯公司的關係，並不嚴守秘密。一九一二年，克虜伯公司慶祝百

週年成立紀念，德皇發表演說，稱克虜伯公司爲他在謀德國之向外發展的夥伴。德國政府所建築的每一艘兵艦，購置的每一架大炮，使德皇與克虜伯公司均分利益。克虜伯公司對於海陸軍長官，或賄以金錢，或予以重要的位置。安哈德（Anhardt）發明了一種大炮，比較克虜伯公司的大炮質良而價廉，克虜伯便運用他的勢力，使陸軍部拒絕購置。可是，克虜伯主義的繁榮時期，隨着戰爭的失敗而終止。協約國根據了凡爾賽和約的規定，毀棄克虜伯公司愛遜總廠的一大部份，機械設備槍炮藥彈等計重六萬噸，價值一萬萬零四百萬金馬克。

國社黨在原來的政治綱領中，本主張工業國有，所以希特勒主義的抬頭，使克虜伯集團大感恐慌。可是，像意大利的實業家一樣，克虜伯、蒂森以及其他產業界的領袖們對於希特勒所領導的法西斯運動，慷慨地予以經濟的援助。結果，希特勒在工業與經濟的國社黨陣營中，清除所謂社會主義者的份子，委任三鉅頭統治德國的產業，這三鉅頭就是：克虜伯（Krupp von Bohlen）、蒂森（Fritz Thy-

sen) 與弗力特烈煦 (Carl Friederich)。國社黨執政後，自秘密的重整軍備，到公開的恢復徵兵制，克虜伯廠的汽笛，又奏着勝利的凱歌。今年希特勒在愛遜發表選舉演說，竟謂軍火的製造者，就是和平的維持者，克虜伯主義隨着德帝國主義的復活而重燃着光明的火焰了。

(六) 哈阜 (Hayward Augustus Havey)

跟馬克沁機關槍同樣具有戰爭之革命性的，爲哈阜所發明的鋼板。他是紐約哈阜將軍 (General Thomas William Harvey) 的兒子，生于一八二四年，沒有進大學，就進一家小工廠去學習機械工程與打樣，他最初的發明爲波形鐵踏與割草機。一八六五年，他獲得資本家的幫忙，成立大陸螺旋釘公司，一八八六年，組織哈阜鋼鐵公司，以新的方法來煅煉低質的鋼鐵，使之成爲純鋼，這就稱爲哈阜製鋼法 (Harveying)，後來聞名於全世界。

哈阜明自己所發明的製鋼法，最後可使一切兵艦不受槍炮的威脅，乃赴華盛頓向政府貢獻計劃。經過了許多次的試驗之後，所有美國的兵艦都改用哈阜鋼板。如果哈阜僅把鋼板售給美國政府，不售給其他國家，則美國的兵艦自將雄視海上。可是，金錢的誘惑力是不容易拒絕的。到了一八九六年，全世界的海軍差不多完全哈阜化了：有十個歐洲國家，三個南美國家與兩個歐洲國家的兵艦，都改裝鋼板，而以英國為最先。一九〇一年，哈阜托拉斯宣告成立，軍火商人中又添了一種鋼板國際。

(七) 阿姆斯脫朗 (William Armstrong)

在全世界的軍火商人中，只有阿姆斯脫朗一人以自己的發明品貢獻給政府，不沾取利益，也不立刻出售給其他國家。

他最初學習法律，在英格蘭的新壘 (Newcastle) 地方執行律務，公餘之暇，

歡喜研究機械的構造。一八四七年，他創辦泰恩山 (Tyneside) 公司，製造水力起重機。他對於克里米亞戰爭中的法國十八磅炮，很感興趣，覺得十八磅炮太不準確，乃發明一種新炮，據陸軍部試驗的結果，比較十八磅炮要準確到五十七倍。政府教阿姆斯脫朗提出條件，但他拒絕皇家的酬報，無條件地把新發明贈送給政府。政府因此授以爵士位。後來他在愛斯威克 (Ezwick) 地方設立公司，製造槍炮，旋改稱為阿姆斯脫朗公司。一八九七年，阿姆斯脫朗公司與曼哲斯脫地方的韋脫桓斯公司 (Whitworth) 合併，成爲世界上最大的軍火公司之一。

在歐戰中，阿姆斯脫朗公司製造英國所用的三分之一的槍炮，四十七艘兵艦，二十七艘商船，修理六十二艘兵艦，雇用七萬八千人。阿姆斯脫朗公司爲世界各國建築兵艦，凡日本，中國，阿根廷，巴西，智利，荷蘭，意大利，葡萄牙，俄國，西班牙，奧大利，美國，羅馬尼亞，挪威，以及土耳其，都向它定購兵艦，所以愛斯威克這個地方，有『海軍之母』的尊稱。一九二七年，阿姆斯脫

朗韋脫桓斯公司與維克公司聯合起來，當時勞倫斯爵士(Herbert Laurence)以主席的地位說道：「維克公司與阿姆斯脫朗公司大部份要靠軍火的定單以維持。可是，自從大戰結束以來，這樣的定單既不足使兩家公司的機械全部活動，又不能使股東們獲得滿意的利潤。」照他的意思，爲了股東們的利益起見，軍火公司必須維持最大的工作效率。

(八) 三井

三井男爵是日本的無冕統治者。他是遠東最大的軍火製造者，世界上最大的絲業商人，據說他是世界上最大的財主。在日本，他被稱爲軍火之王，鋼鐵之帝，煤油之主，飛機之霸，銀行之神。日本所有的大礦山，大工廠，大郵船，大報館以及大商業機關，差不多完全在他的手掌之中。他的經濟王國不僅限于日本，還伸展它的勢力到高麗，中國，安南，印度，海參崴，西伯利亞，滿洲，菲

律賓與夏威夷。

第一次的中日戰爭，其唯一的勝利者實爲三井銀團。離開中日戰爭十年，日俄戰爭又爆發。日俄的構和條件，完全出於三井之手，外務省不過是他的工具而已。當時日本政府堅持北庫頁島的煤油開採權必須讓給日本商人，否則不能撤退軍隊。待俄國被迫承認之後，日本政府就把煤油蘊藏區交予三井集團。據一般人相信，日本軍部的佔領滿洲，多少也是受了三井的煽動。

如今三井男爵是東方門羅主義即「日本之亞細亞政策」的主要的贊助者。如果日本成爲世界和平的威脅，如果日本與其他國家的戰爭，竟無法避免，則日本的軍火之王三井男爵，必然是最應負責的一人。

第九章 戰爭的利潤

據一九三四年的官方統計，七大國家的軍事預算，總額達三十萬萬金元，據美國蕭脫威爾 (James T. Shotwell) 教授的統計，全世界各國的軍事預算，總額達四十五萬萬至五十萬萬金元，而最近一兩年來各國的軍事預算，更屬驚人。這樣驚人的數目，雖然並非完全入於軍火商人的荷包裏，但軍火商人攫取了一大部份，這是毫無疑義的。又據官方的統計，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九年，各國所耗於戰爭準備的經費，共達三百七十五萬萬金元，自休戰到一九三四年，各國以六百萬萬金元的鉅款來保衛和平，實則使戰爭更迫近了一步。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等國的預算，其中軍事費用佔據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五。軍火商人都覺得與政府做買賣，不妨高抬價目，而政府不論在平時或戰時，也往往不

除去規定適當的價目。軍火貿易的利潤，因此迥非其它貿易可比。本章將敘述軍火商人在戰前戰時以及戰後所攫取的利潤，並附帶揭露他們怎樣攫取利潤的情形。

美國是歐戰中的暴發戶，大多數的工業沾着歐戰的恩惠。據第六十五屆議會的參議院報告書，有一百二十二家製肉公司，一百五十三家綿織公司，二百九十九家服裝公司，四十九家鋼鐵公司與三百四十家煤礦公司，均獲得空前的利潤。其中沒有一家的利潤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下；在歐戰中，煤礦公司的利潤在百分之一百至百分之七，八五六以上，芝加哥包裝工人的工資，比較平時超過兩三倍，美國鋼鐵公司在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的兩年間，積儲的資金達八萬萬八千八百九十三萬一千元。據倪林 (Scoll Nearing) 於一九一七年在紐約時報上披露的估計，歐戰的最初三年使美國獲得三十萬萬金元的利潤，在如此短促的期間，獲得如此鉅大的利潤，實為破天荒的記錄。下面是幾個重要的例子：

共和鋼鐵公司於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的三年間，每年平均的利潤為二百

五十萬金元，到了一九一六年，這利潤便達一千四百七十八萬九千金元。美國煉糖公司在戰前三年間的利潤總額為六百萬金元，而一九一六年所獲得的利潤，也有六百萬金元。中央橡皮公司在戰前三年間的利潤為三百五十萬金元，在一九一六年則為一千五百五十萬金元。通用化學公司在戰前三年間的利潤為二百五十萬金元，在一九一六年則為一千二百二十八萬金元。安那康達製鋼公司在戰前三年間的利潤為一千二百萬金元，在一九一六年則為五千七百九十四萬金元。美國鋼鐵公司在戰前三年間的利潤為六千三百五十萬金元，在一九一六年則為二萬萬七千一百五十三萬金元。在同樣的期間，皮塞爾赫爾鋼鐵公司的平均利潤，由三百萬金元一躍而為四千三百五十九萬金元，國際製鍊公司則由四百萬金元，一躍而為七千三百五十萬金元。

這些企業家所以能夠獲得如此鉅額的利潤，固由於需要的旺盛，生產量的增加，但無限制地提高價格，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譬如說，照成本及官利紅利計

算，鋼鐵公司所出產的鋼，得以每噸三十金元左右售給政府，它却每噸收入一百六十金元。銅價每磅八分至一角，尚有利可圖，而製銅公司售給美國政府的銅，每磅却開三角二分半的價目。其它例子，不勝縷述。在戰爭期間，不知有多人因犯間諜罪而判處刑罰，可是因戰爭而獲取不正當利益的人，則一點也不受法律的制裁。

在歐戰期間，英國的軍火部先後向美國訂購軍火二十萬六千三百三十五萬金元，這一筆交易完全是摩爾根公司 (J. P. Morgan & Co.) 經手的，其利可觀。軍火商人從美國海軍的擴展上，也獲得鉅大的利潤。一九一六年，參議院組織海軍問題委員會，調查建築兵艦的鋼板價目。據史屈拉斯將軍 (Admiral Strauss) 所提供的證據，政府製造鋼板的成本，每噸不過二六二元，即皮塞爾赫鋼鐵公司的代表也說生產的成本，最多不過三一五元。可是，美國政府向皮塞爾赫鋼鐵公司所訂購的鋼板，自一八八七年六月一日起，到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為止，

每噸最低的價目爲四一金元，最高的價目爲六三四金元。關於製造鋼板的成本，美國政府曾經有過九次正式估計，每噸的平均價目爲二四七·一七金元。可是，在一八八七年至一九一六年的期間，政府所出的價目每噸平均四四〇·〇四金元，總值九千五百六十五萬金元。政府如果自己製造鋼板或照上述平均價目購買，則可省三千五百萬金元。

參議院調查委員會又注意到火藥問題。杜旁公司的代表發言辯護，他說：「在大戰期間，只有杜旁公司的無烟火藥，其價目不漲而反跌。我們相信這實在是一種記錄。無烟火藥的價目，從每磅五角三分跌到每磅四角四分。實際上，軍火公司獲取的利潤並不多。即以杜旁公司而論，在戰爭期間向政府所納的捐稅，已經吸去全部的利潤。我們軍火商人決不阻礙永久和平的樹立，決不願望戰爭的再演。」可是事實究竟如何呢？自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六年，美國政府價值二千五百萬金元的火藥，每磅的價目最低爲五角三分，最高爲八角，而如果由政府

製造，則每磅至多不過三角六分。所以杜旁公司的代表說無利可圖，無疑地是欺人之談。

維蒙大學 (University of Vermont) 的史汀遜教授研究國際軍火貿易，據其研究的結果，與戰爭直接有關的若干企業，如以一九一一年所獲的利潤作為百分之一百，則在戰爭期間，最低的利潤為百分之二八二，最高的利潤為百分之四、五九九。因此美國百萬以上的富翁，到加入協約國對德宣戰的時候，突然增多了一倍。據政府的統計，一九一四年美國人承認收入在百萬元以上有七、五四九人，到了一九一六年，即有一七、〇八五人。一百萬元以上的富翁增加了一倍，兩百萬元以上的富翁則增加了兩倍，即自一九一四年的一七四人，增加到一九一六年的五八二人。這些是政府所發表的數字，實際上因戰爭而獲利的大富翁，至少還要增加一倍。

英國軍火公司對於戰時的利潤，均秘而不宣，但我們從勞合喬治於一九一九

年八月十八日，在下院所發表的演說，可以看出英國軍火商人的貪獲厚利，正不下於美國軍火商人。勞合喬治謂：『當軍火部成立之初，十八磅大炮每一榴彈的價值，約合廿二先令六辨士，後來經過嚴密的計算與調查，並由政府設立的兵工廠加以遏制，每一榴彈的價值減到十二先令。路易式槍最初的價目為一六五鎊，後來減為三十五鎊。英國自樹立精密的稽核制度與創辦公家兵工廠到大戰結束的時候，總共節省四萬四千萬鎊的軍火費用。』換一句話，如果英國政府完全靠軍火公司供給軍火，而不加以任何約束，則英國軍火公司可以多賺四萬四千萬鎊的利潤。

下列兩表，第一表為阿姆斯脫朗公司於戰前所獲的利潤，第二表則為維克公司於戰後所獲的利潤：

第一表（阿姆斯脫朗公司）

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

六〇六、四〇八鎊

一九〇六年（六個月）

四五六、六三〇鎊

一九〇七年

六五八、九七七鎊

一九〇八年

三七四、九六七鎊

一九〇九年

四六九、九六七鎊

一九一〇年

五九七、六三七鎊

一九一一年

六二七、二二七鎊

一九一二年

七九八、五四七鎊

一九一三年

八五六、六七三鎊

第二表（維克公司）

一九二一年

七〇八、一〇三鎊

一九二二年

六八三、二〇五鎊

一九二三年

四九九、五六六鎊

一九二四年

四〇三、二二四鎊

一九二五年

四二〇、九七三鎊

一九二六年	五六二、二八四鎊
一九二七年	九九二、九八四鎊
一九二八年	九三九、九〇三鎊
一九二九年	九四一、九七一鎊
一九三〇年	七七五、九二六鎊
一九三一年	五七四、四九三鎊

一九三〇年是世界經濟恐慌普遍化與深刻化的一年，英國最大的軍火公司却還能賺這許多錢，這是值得驚異的。飛機與毒瓦斯在戰爭中所佔的地位，一年一年地重要，因此飛機與毒瓦斯製造者所獲的利潤，也一年一年地增加。皇家化學公司於一九三二年的淨收入，突增三百四十萬零八千二百九十鎊，佛婁飛機公司的利潤，一九三二年達十九萬八千鎊，造成空前的紀錄。

這裏，我們還可以敘述一段趣聞。一九三三年二月廿八日，英國工黨議員瓊斯 (Morgan Jones) 向下院報告，有一家軍火公司的一部份，替日本製造軍火，

另一部份則為中國製造軍火。有一天，日本與中國的經手人同時到那個軍火公司，相遇於會客室。他們並不怒目相視，却彼此比較價目。結果兩位代理人同去晤見該公司的總裁，要求減低價目。如今據說已經減低百分之四十了。

鋼板的突然漲價，使各國軍火公司均獲鉅利，而以法國為尤甚。法國建築伏爾泰號兵艦，其價值為一千萬金元，德國需九百萬金元，英國僅需五百七十萬金元，可見在戰前英德法三國海軍競爭的期間，法國軍火公司的造艦利潤，遠非英德軍火公司可比。下面是希尼陀公司從一九一一年直至一九三三年每年所獲的利

潤：

年份	資本額（單位百萬佛郎）	利潤額（單位百萬佛郎）
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二年	二七	六·七〇
一九一三年	二七	七·二一
一九一四年	三六	不詳

一九一五年	三六	九·一
一九一六年	三六	一〇·七九
一九一七年	三六	一一·三四
一九一八年	三六	一三·九八
一九一九年	三六	一三·九二
一九二〇年	三六	一三·九四
一九二一年	三六	一三·三四
一九二二年	三六	一一·五二
一九二三年	五〇	一一·七一
一九二四年	一〇〇	一四·一一
一九二五年	一〇〇	二一·七七
一九二六年	一〇〇	三三·五〇
一九二七年	一〇〇	二五·五〇
一九二八年	一〇〇	二四·一〇

一九二九年	100	二六·三〇
一九三〇年	100	二六·六〇
一九三一年	100	不詳
一九三二年	100	二五·四七
一九三三年	100	二五·三九

法國專門製造機關槍的霍煦基斯 (Hotchkiss) 公司，派出紅利四千八百萬佛郎，將資本總額由六百萬佛郎增至一千六百萬佛郎。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的期間，每年的紅利達百分之九十。一九三一年，該公司的紅利總額竟達二千零二十七萬佛郎。一九三二年，日本向該公司訂購機關槍，價值二萬萬佛郎，巴西的定單，總額達五萬萬佛郎。一九三三年，該公司每一百佛郎股本的紅利，為六十佛郎。誠如希尼陀所云：『雖然我們的鐵路建築等工程受着不景氣的影響，有關國防的若干工業部門却依然使人滿意。』

史汀孫教授說得不錯：「戰爭完成了一種製造浪費與毀滅的經濟機構……我們不能以合理的計劃來轉動工業的齒輪，而以青年的鮮血來滑潤它，以我們的資源來餵養它，並為少數人製造財富。」

第十章 軍火商人，獨裁者與銀行家

軍人商人跟獨裁者與銀行家是常常聯繫在一起的。當他們成立了一種借款，爲外國建造兵艦或擴充軍備時，他們常常使自己的政府捲入冒險行動的漩渦中。他們援助掌握政權的獨裁者，使獨裁者償付軍火的代價，他們援助奸雄奪取政權，以保障並擴展他們的營業。軍火商人在現代國際間的金融活動與政治活動中，往往居於很重要的地位。在許多獨裁的國家裏，鋼鐵與煤油爲基幹的營業，而擴充軍備即爲重要的因素。有一點我們却應該鑑別，即在蘇聯，產業爲國家所有，而在德國與意大利，則國家爲產業所有。

德國鋼鐵業控制希特勒政府，比較法國鋼鐵業聯合會控制法國政府，更直接而澈底。在法國，自由主義色彩濃厚而比較左傾的政黨，還有掌握政權的機會，

而希特勒的上台則奠鋼鐵業於磐石之上了。希特勒上台之後，爲酬謝鋼鐵業援助國社黨運動的功績起見，即委任蒂森做西部德意志工業聯合會的領袖，蒂森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間，組織大規模的托拉斯，鞏固了德國鋼鐵業的勢力。

在希特勒未握政權以前，即在白魯甯政府時代，德國的產業界分着兩大陣營，一方面是較具自由主義色彩，贊成法德鋼鐵煤業聯合的集團，以天主教徒胡爾夫 (Otto wolf) 與猶太人斯屈拉斯 (Othmar Strauss) 爲領袖。另一方面的支持者，則爲蒂森，佛烈克 (Friedrich Flick) 與伏格勒 (Albert Voegler) 三人。蒂森與伏格勒兩人早就在羅馬受過墨索里尼的鼓勵，他們的計劃便是以金錢去接濟希特勒，開展國社黨運動，而使鋼鐵軍火業成爲統治德國的唯一勢力。因此，他們從主持下的各重要工業上，徵收特殊的捐款，爲國社黨購置褐衫與手槍。胡爾夫與斯屈拉斯兩人仍舊保持着民主共和的傳統政策。蒂森，佛烈克與伏格勒這一個集團，便運用鋼鐵業的政治勢力來反抗天主教徒與猶太人。蒂森於一九三二

年，以三百萬馬克給予希特勒做選舉費，其中最大的用途，即為補償巴本所獲兩百萬票的損失。蔡遜，希特勒，巴本與胡根堡（他也是蒂森鋼鐵托拉斯的董事之一）的大團結，以全德國的反動勢力為後援，獲得興登堡總統之子興登堡少校（Major Oscar Von Hindenburg）的諒解，打倒史萊轍將軍，希特勒乃宣告勝利。

胡根堡的加入蒂森團集，也是頗足重視的。胡根堡在加入蒂森集團之前，即為克虜伯公司的主持者，他除擁有第二把交椅的電聯通訊社（Teleunion）與六十多種報紙以外，還控制着幾百種報紙。他把所有的報紙，無線電與通訊社等，一概贈給希特勒，以供宣傳之用，希特勒則允許為他的鋼鐵煤業與軍火業特別效勞。

據亨利（Ernest Henri）在希特勒征服歐洲的計劃一書中所述，當鋼鐵托拉斯與希特勒掌握政權的時候，蒂森懷着六大目標，即：（一）控制格爾遜遜哥欽納

(Gelsenkirchener) 煤礦聯合會；(二) 保持煤鐵業組合與工業制度；(三) 消滅天主教徒與猶太人的競爭；(四) 摧毀勞工聯合會，減低工資；(五) 增加通貨膨脹的機會；(六) 樹立德帝國主義政策，以促進魯爾區域鋼鐵煤業與軍火工業的利益。其中有幾項目標已經完成，蒂森已經控制了格爾遜哥欽納煤礦聯合會，已經挽救了德國的工業制度，已經消滅了天主教徒與猶太人的勢力，已經摧毀了勞工聯合會，他的重整軍備的計劃，已經獲得墨索里尼與其它列強的贊助，希特勒已經公開宣佈恢復徵兵制，重置海軍與空軍。

蒂森，胡根堡，佛烈克，伏格勒與其他鋼鐵煤業的同志們，不僅是目前德國陸海空軍的後台老闆，同時也是躡武主義的有力的創造者。克虜伯公司的主腦之一並任德國業主聯合會主席的克虜伯，會使該會通過一項決議案，為希特勒與國社黨徵收營業捐款，即在各業主所付出的薪水與工資中，每一千馬克須繳納五馬克。屬於維克公司一個系統的賓茨區 (Pintsch) 公司，也是希特勒運動的一大捐

助人。還有比這更值得重視的，捷克的斯柯達公司竟有若干董事都是希特勒運動的經濟上的撐腰者，希尼陀公司也因有着間接援助希特勒運動的嫌疑，而大遭攻擊。希特勒這樣表示：共產主義常常可以壓倒德國，只有槍炮可以阻止共產黨的咆哮，阻止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因此法國鋼鐵業聯合會的會員們，常常引為藉口，贊成德國擴充軍備。

不過，斯柯達公司與鋼鐵業聯合會所給予希特勒運動的助力，遠不能與蒂森以及萊茵魯爾區域大實業家所接濟的經費相比。他們因為國內經濟蕭條，不得不設法到國外去籌款。在過去十年間，紐約的第倫理特公司 (Dillon, Read & Co.) 先後為德國的大實業家發行債券二萬萬金元，其中一萬萬二千四百萬金元即流入蒂森的格爾遜哥欽納煤礦公司與聯合鋼鐵公司，四千八百萬金元流入西門斯哈斯克公司 (Siemens Halske A.G.)，也是希特勒的贊助者，一千二百萬金元，則流入魯爾煤氣組合。至於美國銀行家的金錢，到底有多少入於希特勒之手，自然非

局外人所知。

墨索里尼於一九一九年組織法西斯蒂，其經費即係愛國的意大利人（大多數僑居于美國）所捐助。一九二〇年，法西斯蒂要購置槍械制服，從事宣傳活動等，需大量的金錢，即獲得北意大利實業家的援助。法西斯蒂的經濟上的後盾為：

- (一) 杜林實業聯合會 (Lega Industriale, Turin.)
- (二) 冶金業協會 (Associazione fra Industriali Metallurgici Meccanici ed Affini)
- (三) 安薩爾多公司，規模最大的造船廠，墨索里尼掌權後，予以每噸九百利拉的津貼。
- (四) 阜姆煤油組合 (Fiume Oil Corporation)，法西斯政府以八百三十萬利拉的鉅款，購入一千八百股。
- (五) 維尼雷戈利亞製鐵廠 (Venezia Giulia Steel Furnaces)，墨索里尼予以三千五百萬利拉的津貼。
- (六) 上意大利水電公司 (Upper Italy Hydro-Electric Works)
- (七) 飛亞脫汽車公司 (Fiat Automobile Works)

(八) 導遊業 (Ente Nazionale Per Le Industrie Turistiche) 爲了解報他們的援助起見，
 墨索里尼使火車的駛行時刻，特別準確。

(九) 旅館業 (Grandi Alberghi Association)，爲目前法西斯主義的主要後盾之一。

上列實業聯合會與冶金業聯合會，包括透尼軍火公司與普索里軍火公司，
 (Pozzuoli)，即維克公司與阿姆斯脫朗公司，他們是法西斯蒂向羅馬行軍的大
 『施主』，他們是墨索里尼統治的最大收穫者。『小學生左手執書右手執槍』的法
西斯蒂理想，確使軍火商人受惠無窮。意國實業家對於墨索里尼的投資，已得很
 好的利益。據國際聯盟的統計，意國人民的生活程度，已經降到不能再低的水
 準，却沒有罷工的事情。新的器械工業與舊的軍火工業，自一九二二年以後，皆
 呈欣欣向榮的現象。美國銀行家已爲意大利發行一百二十萬萬利拉的債券。

法西斯蒂政府對於軍火工業，不僅予以種種鼓勵，並且還幫助軍火的『走
 私』，最著名的便是一九二八年的所謂聖戈達事件 (St. Gotthard Affair)。在一

九二八年一月間，有二十二輛貨車滿裝軍火，從意大利運往羅馬尼亞，被扣於南斯拉夫境內；另有五輛貨車的機關槍，標明從意大利運往波蘭，實則運往匈牙利，被扣於奧匈邊境。意大利在戰前本爲德國與奧匈帝國的同盟，經過倫敦秘密條約的簽訂，始與英法兩國相結合。從小協商與法國的關係上說來，意大利也是羅馬尼亞的友邦，而匈牙利則爲羅馬尼亞的敵國。據聖戈達達事件所昭示，意大利對於匈牙利與羅馬尼亞，接濟軍火，一視同仁。其實，自一九二二年以後，墨索里尼的政府即參加以軍火供給匈牙利，奧國，希特勒信徒，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的工作。意國的軍火大多數是供給法西斯集團的，但如有利可圖，則不問什麼國家，什麼黨派，同樣可以獲得意大利軍火的接濟。小協商各國會要求國際聯盟澈底調查法西斯蒂意大利的軍火走私情形，但這一個要求終於因墨索里尼與英國政府的壓力，而擱置起來。

在聖戈達達事件的五年之後，即在一九三三年一月間，又發生漢敦堡事件(Hip-

tenberg Affair)。意大利，匈牙利與若干奧國政府的官員圖謀違犯脫里農條約與聖日耳曼條約，秘密將軍火輸入匈牙利，計來復槍五萬枝，機關槍二百架。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意大利的軍火以私人的名義用火車運往漢敦堡，當由漢敦堡改裝蓬車，準備秘密運往匈牙利的時候，社會主義者的工人向陶爾斐斯總理提出抗議，奧國社會黨議員杜茨區 (Deutsch) 指控意大利政府，匈牙利政府以及漢敦堡兵工廠的主人史帶倫堡親王，違犯國際條約。英法政府也特爲此事向奧國遞送照會。當時奧國政府因正與英法磋商借款，不得顧不全英法的面子，令將該項軍火退還原處。私運軍火的包庇者於是又想出一種方法來。他們邀請社會主義者鐵路工人聯合會的領袖柯尼格 (Berthold Koenig)，舉行秘密會議，允許願以十五萬萬先令給該會，由該會設法使裝運軍火回意的鐵路工人，固意弄錯了一個轉轍機，使火車駛入匈牙利的沙潑龍 (Sopron)，把軍火卸裝之後，再把空箱裝上，然後糾正錯誤，使火車向意大利進發，交卸空箱。柯尼格即以此事報告社會黨領袖

杜茨區，他要求政府不僅應懲辦從事賄賂的奧國官員，並須源源本地公佈經過。陶爾斐斯當以牽涉意匈軍火密運的罪狀，將國有鐵路監督撤職，可是比奧國鐵路監督更爲重要的，實爲意匈兩國的政府，因爲沒有意大利與匈牙利政府的援助，以奧國爲轉運中心的軍火走私，是不可能的。此外，意大利在一九三二年五月至一九三三年二月的期間，先後秘密飛往匈牙利，並裝載十二噸炸彈，更供給十九萬五千公斤的毒瓦斯。

小協商各國鑑於意大利使匈牙利成爲中歐武裝同盟的企圖，自然十分懷懼，向墨索里尼提出抗議。可是，法西斯蒂統治下的報紙，早就是國防的武器之一。墨索里尼不難動員報紙，宣傳法國與捷克時有大批軍火運往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波蘭與希臘，並證明希尼陀公司與斯柯達公司所運往那些國家的軍火，其數量比較意大利運往匈牙利的，要超過許多倍。但墨索里尼似乎遺忘了這一點：去武裝勝利的國家是完全合法的，去武裝失敗的國家，則爲違犯條約的行動。

美國的銀行家也常常維持獨裁者的政權，南美各國間的許多次戰爭，皆以美國的金錢為背景，美國與歐洲各國的槍炮交戰於前線，美國的銀行家則以金錢接濟那些懷着野心的獨裁者，使他們購置軍火。

一九三二年的春季，參議院瓊遜提出限制對外借款的三項法案，對於贊助獨裁主義與戰爭的金融家，予以猛烈的攻擊。他指出美國的金融家為十六個國家發行的債券十六萬萬金元，已經跌到七萬四千二百萬金元，另有八萬一千五百四十六萬金元的債券，則已完全無法收回。他說：『美國人民的金錢狂，銀行家的貪慾無厭，政府的假作痴聾，釀成這樣不幸的結果。國際銀行家不顧拉丁美洲各國懷恨美國的事實，不顧美國人民的受累無窮。他們的一切行動，顯然僅為貪圖厚利。他們股願以借款的方法去維持獨裁者的政權，去壓抑南美共和國家之人民之任何權利，他們甚至接濟金錢去摧毀自由……』

瓊遜雖然未述及軍火借款，但在兩年以後為第倫金融集團的白戈拉 (Pecora)

調查案，發覺無法收回的巴西與玻璃維亞債券一萬三千一百萬金元，其利益竟達六百萬金元，玻璃維亞的一九二八年債券五百萬金元，完全為償付維克公司的軍火欠款。無法收回的秘魯第三期債券一萬萬金元，也是為維持軍隊與購買軍火。

瓊遜謂美國的銀行家維持獨裁者的政權，美國的金錢成為壓抑自由的工具，這情形在古巴尤為準確。古巴的法西斯蒂暴君麥嘉杜 (Machado)，是美國若干銀行與工業組織的代理人。他靠了美國方面所接濟的鉅款，使自己的政權能夠維持許多時候。他以美國的金錢購置槍炮，以槍炮實行恐怖主義的統治。曾於一九三三年做過短期的革命總統的葛羅山·馬丁 (Gran San Martin)，很憤激地斥罵美國的金融資本家道：『他們是我國人民的死敵，他們仍然策劃着破壞的陰謀，散播虛偽的宣傳，一步緊一步地向我們進攻……我們的衰落蕭條，都是他們的魔手所造成……我們不能夠再容忍古巴的傀儡政府，受着他們的壟斷與支配，使古巴

成爲少數特權者的榨取場合。』國務卿赫爾也向在蒙特維第 (Montevideo) 舉行的汎美大會坦然承認道：『國際銀行家常常以種種力量來阻礙羅斯福政府。』

費斯對於國際金融與戰爭的關係，會作很重要的研究。據他研究所得，第一次世界大戰便是國際金融機構所造成的結果。英國在戰前的對外投資約爲四十萬萬鎊，大多數爲私人的營業性質的投資。法國的對外投資四百五十萬萬金佛郎，則含着政治上的利益。法國與俄國自於一八八七年訂立同盟以後，任何一國向巴黎借款，必須獲得法俄兩國政府的允准。因此，法國對於日本，中國，巴爾幹與德國的政策，爲俄國的野心所左右。俄國收買法國的輿論，法國的軍火商人則參加對俄借款。德國也利用少數的對外借款以伸展經濟上的與政治上的企圖，一方面與英國的利益相衝突，一方面則與法國的利益相衝突，尤以在意國爲然。

這三大債權國的政策，招致錯綜複雜的多方面的衝突，如爭取巴格達 (Bagdad) 的鐵路建築權，爭取波斯煤油的開採權，瓜分摩洛哥，榨取中國與巴爾幹各

國，即為明顯的例證。大戰以後，美國一躍而為國際的大債主，對外投資已達一百五十萬萬至二百四十萬萬金元的鉅數。其中有的是借給歐洲的獨裁者，有的為製造或維持南美國家的獨裁政權，有的則促成若干國家的內亂，美國的黃金上已經沾了許多血斑。

法國政府從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二年，對外借款的總額為一百三十二萬七千七百萬佛郎，差不多每一個佛郎都是為了樹立軍事同盟，為了武裝新同盟的國家。法國戰前的債務國為俄國（一百六十萬萬金佛郎），保加利亞，希臘，塞爾維亞，土耳其與羅馬尼亞，都是軍火的好顧客。戰後的債務國為波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捷克，土耳其，保加利亞，匈牙利，智利，中國與日本，也都是軍火的好買主，此外，還有國際聯盟貸款維持的德奧兩國。

總之，軍火商人不僅本身的事業需要鉅大的資金，即為開拓國外市場，也需要金融力量的幫助，因為當一個國家向另一個國家借款時，軍火商人能夠以金融

上的力量去幫助借款的成立，而以借款的全部份或一部份去購買軍火。所以每一個大軍火商人都有自己的軍火銀行，如希尼陀公司的巴黎聯合銀行，美國軍火公司的摩根財團，德國軍火公司的德意志銀行，斯柯達公司的奧國放款銀行與匈牙利放款銀行等。我們可以說，今日的銀行家已與軍火商人一樣，也結成了強有力的金融國際。軍火國際與金融國際相互利用，狼狽爲奸，製造獨裁者，維持獨裁政權，以保護並發展他們的利益。

第十一章 軍火商人與愛國團體

國際軍火商人往往是所謂愛國團體的後台老板。原因是很簡單的：所謂愛國團體，以愛國的名義爲烟幕，宣傳敵人的威脅，散播戰爭的恐怖，鼓勵更強大的海軍，更強大的陸軍，更強大的空軍，受到實際恩惠的，自爲製造軍火或販賣軍火的死亡商人。美國議會於一九一九年調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League），其主要的經濟贊助者爲杜旁，摩爾根與佛烈克等，杜旁公司是美國最大的火藥製造者，摩爾根財團曾爲協約國採辦數十萬萬元的軍火，佛烈克的卡納奇鋼鐵公司（Carnegie），供給製造戰艦的鋼板。卡納奇鋼鐵公司津貼國家安全委員會，每年達五萬金元之鉅。美國國防協會（American Defence Society）的主席爲霍克電汽化學公司的霍克（Elton H. Hooker），該公司則爲軍事化學的製造

者。

所謂愛國團體的最有趣的現象，當推英，德，法，美，日本等國的海軍聯合會(Navy League)之產生。德國的海軍聯合會佛洛頓維倫(Flottenverein)，可稱各國海軍聯合會的典型，其贊助人爲德皇，杜璧茨將軍，克虜伯以及其他軍火商人。德國的科學與商務貿易使德國富強，德國的海軍聯合會則以保護海外貿易爲藉口，迫使政府對英競爭造艦。一九〇七年，佛洛頓維倫通過了一個決議案，反對限制軍備。一九〇九年，社會黨領袖勒特布(Lodebour)因海軍聯合會在國會中從事宣傳，特提出抗議，但這抗議對於海軍方面的愛國志士是毫無效果的。他們有他們的方法，他們終於獲得了戰爭。

一九一四年，英國朝野開始注意到愛國團、問題。有若干閣員與海陸軍高級長官不僅是軍火公司的大股東，並爲國家服務聯合會(National Service League)與海軍聯合會等愛國團體的重要會員。更值得注意的，海軍聯合會的四個董事，

竟爲英國，意大利，奧匈帝國與帝俄四國的軍火公司之大老闆。海軍聯合會的常年報告，曾謂：『英國不僅必須考慮德國艦隊的迅速發展，並且必須考慮英國同盟的海軍之發展。』弗利曼脫爾將軍 (Admiral Freeman) 是防空協會的領袖，同時却也是一家飛機製造公司的總裁。國家服務聯合會的主席與董事，其中至少有八人是軍火公司的總裁與董事。這些都是一九一四年的情形。一九三三年，英國的海軍聯合會活躍如前，該會的代表向保守黨大會發表演說，贊成更大的海陸空軍，博得滿場彩聲。該會的主席勞合勳爵 (Lord Lloyd) 說道：『我們特別容易受到潛水艇的襲擊，我們的巡洋艦却也特別缺乏。當一九三六年倫敦條約滿期的時候，我們應該有六十艘巡洋艦，但據我估量，恐怕只有三十九艘。各國都有一個可以防禦的後步，我們却沒有後步。我們的後步只有海面，如果海面給封鎖了，我們只有活活餓死。領導裁軍固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人家不減縮軍備，而我們減縮軍備，則其愚無比。我們對於保守黨的忠守這些國際信念和

平主義者的教條，實在覺得厭倦之極了。』

美國的海軍聯合會成立於一九〇二年十一月間，該會於一九〇三年出版海權雜誌，創刊號中宣稱『美國海軍聯合會的唯一宗旨，在使全國人民瞭解擴充海軍的急迫需要』。該會第一任的重要職員如下：主席爲屈拉賽 (Benjamin F. Tracy)，副主席爲麥寇杜 (William McAdoo)，顧問爲薩特里 (Herbert L. Satterlee)，秘書爲薩特里 (George B. Satterlee)，名譽副主席爲麥柯克 (John J. McCook)，摩爾根 (J. Pierpont Morgan)，湯姆遜 (Robert M. Thompson)，赫克特 (Frank W. Hackett)，威克斯 (John W. Weeks)，史柯脫 (Irving Scott)，白爾蒙 (Perry Belmont)。一九〇四年，該雜誌並舉出十九個創辦人，米特伐爾鋼鐵公司 (Midvale Steel Co.)，也列入其內了。

伊利諾州衆議員太文納 (Clyde H. Tavenner) 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一次發表動人的演辭，攻擊海軍聯合會，他說：『海軍聯合會是什麼？它是誰

創辦的？它的董事是一批什麼人物？據一九〇四年海權雜誌所列舉十九個創辦人的台銜，其中大多數的人物與軍火公司有着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現任主席湯姆遜便是國際製鍊公司董事會的主席，國際製鍊公司與軍火工業的關係是大家所熟知的。如果詳細地加以觀察，海軍聯合會好像是摩爾根財團的分公司；軍火製造者與鋼鍊銅鋅公司的推銷部。至少在海軍聯合會的董事，職員，創辦人，終身會員或捐助者中，有着各種軍火事業的代表。而且，各國的海軍聯合會也能夠相互合作，跟國際軍火商人一樣。什麼緣故呢？因為海軍聯合會的本身，就是代表軍火利益的啊。」

海軍聯合會于一九一六年發表第三十二號小冊子，討論軍備是否為戰爭的原因，據謂戰爭的原因並非軍備，而為商業，關稅與殖民地的競爭。海軍聯合會的戰爭『意識』，竟如此前進，如此準確，實在出人意料，而以第八十號小冊子的論調尤為奇突。該小冊子謂『海軍聯合會相信最新式的戰爭，大都起於商業上的

競爭；相信美國現正攫取着世界貿易；相信在大戰結束之後，最急劇的商業調整與最危險的商業競爭，將隨之而生；相信美國將成爲這些動盪不安的中心；因此，相信我們應該未雨綢繆，設法防禦這些危機，保護我們的利益。」換一句話，美國應該極力擴充海軍，以維持並發展海外貿易。

海軍聯合會因受各方面的攻擊，即在表面上作重要的改組，軍火商人不再列爲該會的創辦者。據該會執行秘書華煦朋 (Washburn) 於一九三四年宣稱：「海軍聯合會的職員與董事，均屬尋常公民。現役軍官與退役軍官，一概不得加入爲會員。造船商人，軍火商人以及對於擴充軍備有着特殊利益的其他商人，既不得爲會員，也不得爲捐助人。今日的海軍聯合會，其任務完全在以關於海軍與航海事件之當前的，準確的消息，以及成熟的批評，供給美國人民。」但海軍聯合會主張保持大海軍，而使外交政策趨於獨立的本質，則並無什麼變化，這一點是可以確定的。本年六月中，該會出版的海權雜誌，忽登載一文，主張英美合作封鎖

海面，以優異的實力，制止國際間的戰爭，制止好戰的野心國家。該會對於英國素表洽談，忽高唱英美海軍合作，誠然值得注意。不過，無論英美海軍聯合參戰，或聯合防戰，優異的實力同為必要的條件，而優異的實力就是海軍聯合會孜孜以求的唯一目標，因為優異的實力就是擴充軍備的代名詞。

此外，所謂愛國團體尚有最新的組織，如美國的空防聯合會，(Air Defence League) 德國的航空俱樂部，鼓吹新式的優異的空軍，如各國宣傳毒瓦斯戰爭的化學國防之友 (Friends Of National Chemical Defence)，蘇聯的航空化學國防會 (Osoaviakhim)。

瑞士軍事專家華克博士 (Dr. G. Woker)，曾謂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殘酷的軍火國際又學得了許多新策略，因化學武器的發明，軍火國際又大大地增加了本身的實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飛機與化學武器將發揮空前的威力。許多聞名的政治家與哲學家均危懼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即為文明的滅亡。軍事家

也承認未來戰爭的形式，將為無辜平民的大屠殺，而非雙方軍隊的交鋒。

最近的證據，即為在意大利向東非『灌輸文明』的侵略戰中，利用飛機與毒瓦斯，給予阿比西尼亞以致命的打擊。阿比西尼亞皇帝海爾西拉賽在本年六月三十日的國聯非常大會上，陳述意大利軍隊的野蠻戰術，他說：『意軍的飛機每隊最少九架，多至十八架，噴射毒瓦斯，滿播地面，兵士平民與牲畜，觸之者悉死，草原與飲水，亦遭下毒。此種殘酷的戰術，在日內瓦國聯大會中加以斥責，莫宜於余親口加以陳述，而以目覩慘狀的袍澤為佐證。』人類愈『文明』，戰爭愈殘酷，如今『文明』人類的戰爭，已由達姆達姆彈進化到飛機與毒瓦斯了。

第十二章 重整軍備與擴充軍備

德國已經公開地重整軍備了，全世界各國都在國防安全的口號下，擴充軍備了。

當美國威爾遜總統於一九一八年赴巴黎進行裁減軍備的工作時，法國的老虎總理克利蒙梭會親口贊同；當舉行凡爾賽和議時，協約國允許隨着德國的解除武裝，也逐步裁減軍備。可是，目前全世界各國的海陸空常備軍不僅超過一九一四年的數額，各國的軍事預算，也打破了歷史上的記錄。所以，與其說各國贊成德國裁減軍備，不如說贊成德國重整軍備。德國的重整軍備，不僅有着很好的藉口，並且還獲得英法意軍火商人的同情的援助。透尼公司，安薩爾多公司以及普索里公司的老朋友墨索里尼，早就贊成德國應該置有三十萬的陸軍，法國的軍費

商人也贊成德國應有更大的陸軍，英國的維克公司在德國宣傳坦克車的功効，已成公開的秘密。過去十數年間所舉行的一切軍縮會議，均未能遏制軍火商人的活躍，隨着德國的重整軍備，歐洲以及全世界各國的軍備競爭，造成空前未有的大觀。

先從重整軍備的德國說起。在大戰失敗以後，德國的軍備受着凡爾賽和約的嚴厲限制。凡爾賽和約規定國防軍爲德國唯一的正式軍隊，人數祇准十萬，規定採行募兵制，須十二年替補一次，並規定不准設置重炮，坦克車，潛水艇，主力艦，軍用飛機以及其它攻擊性的武器。但德國對於這個束縛，自始就在秘密中加以破壞。自希特勒掌握政權後，秘密擴充軍備更加急進，以見好於蒂森克虜伯胡根堡等的鋼鐵軍火集團。她的軍事力量已經超過了和約的規定許多倍。國防軍的人數雖然仍爲十萬，但在過去十數年中的國防退伍軍人有九萬人，大戰中的退職軍人有二百四十萬人，他們的年齡都在三十五歲之上，戰鬥經驗却都非常豐富。

此外，直接受希特勒指揮的挺進隊右派鋼盔團與國家秘密警察，總數在二百五十萬人以上，也都是極重要的後備隊，所謂勞動營，也完全是一種軍事性質的組織。所以，法國陸軍預算報告員阿香波(M. Aschimbard)在議會中報告德國的軍備實力，達五百五十萬人，實在並非誇張。阿香波的估計如下：

陸軍

四〇〇、〇〇〇人

軍事性質的警察

一〇〇、〇〇〇人

補助隊

一〇〇、〇〇〇人

能立刻動員的後備隊

二、一〇〇、〇〇〇人

挺進隊等半軍事組織

二、八〇〇、〇〇〇人

對於空軍人員的訓練，德國也不遺餘力。凡爾賽和約本來規定德國的飛機駕駛員都須解雇，德國政府却組織許多航空運輸公司，雇用那些技術人員，並組織航空俱樂部，會員達十餘萬人，都予以飛行的訓練。國社黨統治德國後，希特勒設立航空部，集中管理。組織全國空中運動，訓練青年駕駛員，現在德國已有熟練的駕駛員四千人。

德國在秘密中重整軍備，早已引起全世界的極度惶恐。到了一九三五年三月，希特勒索性廢止凡爾賽和約中的軍事條款，公然宣佈重整軍備，先於三月十二日宣佈德國定期成立空軍，將全國分爲五個空軍區，繼於三月十六日宣佈德國採行徵兵制度，將全國的平時軍額，定爲十二師團三十六師，德國的武裝軍隊突然增到六十萬人，在歐洲大陸上，除了蘇聯之外，她是最大的陸軍國了。隨着軍備的秘密擴充到公開擴充，軍事費用自然也大量增加。一九三四年國防軍的經費爲四萬八千五百萬馬克，一九三五年增加到六萬四千五百萬馬克，海軍經費從一萬八千六百萬馬克，增加到二萬三千六百萬馬克，空軍經費則由七千七百萬馬克，增加到二萬一千萬馬克。又據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倫敦晨郵報發表德國重整軍所備需經費的數字，益爲驚人，謂德國海陸空軍在一九三五年所支出的維持費，達二萬四千萬金鎊，重整軍備的基本經費達四萬萬至五萬萬金鎊，本年海陸空軍的維持費達五萬萬金鎊，重整軍備的基本經費約與上年相同，合計達九萬萬至十

萬萬金鎊的鉅額。這樣龐大的軍事預算，表示德國一步緊一步地跟着戰神攜手。

因為德國早在秘密中進行重整軍備，法國自然最感恐懼，不得不計劃着對付的辦法，所謂對付的辦法，直截說來，就是擴充軍備。法國一九三五年的軍事預算，比較一九三四年有着急劇的增加。陸軍部的國防特別費達八萬萬佛郎，其中大炮等軍火佔六萬一千五百五十萬佛郎，海軍經費為二十九萬零三百萬佛郎，比較上年增加二千四百萬佛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的造艦費，達十萬零六千五百萬佛郎。法國空軍的實力本來很強大，自德國正式宣佈重整軍備後，更提出空軍追加預算十六萬萬佛郎。此外，政府又決定延長軍役年限，一九三五年四月徵集的新兵，其軍役時期由一年增至十八個月，十月以後徵集的新兵，則增至二年，同時軍役年齡由二十一歲減至二十歲。這樣，法國陸軍的實力是更為強大

了。
英國曾於去年三月四日，發表國防白皮書。去年英國軍事預算，比較一九三

四年增加一千餘萬鎊。陸軍預算爲四千三百五十萬鎊，比較上年增加三百九十五萬鎊，陸軍人數增加二千七百人，共爲十五萬二千二百人。空軍預算爲二千三百八十五萬鎊，比較上年增加三百六十八萬五千鎊，擬就空軍四年計劃，規定到一九三八年年底，皇家空軍的第一道戰線，共有飛機一、三三〇架，使空軍總力量增加到一百零半支隊。海軍預算爲六千萬鎊，比較上年增加三百五十萬鎊，海軍人員增加二千人，並注意海外殖民地的防務，如擴充香港航空根據地，提早完成新加坡軍港，以及澳洲增防十年計劃等。而本年英國海陸空軍的預算總額，竟達一萬六千萬鎊，比較去年還增加三千萬鎊，至於軍費的追加預算，尙未列入。本年的海軍預算爲六千九百九十三萬鎊，空軍預算爲四千三百四十九萬鎊，陸軍預算爲四千九百二十萬鎊，以海軍與空軍預算的增加爲尤大。英國政府復於本年三月三日發表國防白皮書，詳述海陸空軍的增置與改善，其要點爲下：（一）關於海軍方面者，如建造主力艦兩艘，增置巡洋艦至七十艘，繼續補換驅逐艦與潛水

艇，繼續改革現有戰艦，擴充海軍飛機等，海軍將士增多六千人；（二）關於陸軍方面者，如整頓現有陸軍編製並供以最新式的器械，增加步兵四營，完全改善野戰炮的設備等；（三）關於空軍方面者，如增置第一道防線的空軍飛機至一千七百五十架，增加空軍人員，整頓英倫東南的防空設備等；（四）關於軍火方面者，如擴充或倍增政府所有的軍火製造廠，資助或指導製造軍火或可以製造軍火的尋常工廠。英國政府爲提高國防至最強大的地位起見，已經決定發行國債兩萬萬鎊。這到底是爲了保持和平呢？還是爲了準備戰爭？

墨索里尼在統治意大利以後，就積極實行軍事教育，他向來相信『只有戰爭能給我們以光榮』。去年二月間，法西斯最高會議決定凡六歲以上五十五歲以下的男子，均應受軍事訓練。據羅馬官方的估計，意大利能於數月以內，召集八百萬的大軍。去年三月間，意大利實行增加常備軍至五十萬人以上，這樣巨大的陸軍，自然足以睥睨歐洲。墨索里尼不僅有着優越的空軍，對於造艦競爭，他也不

甘落後。他的備戰熱度，特別高昂，他終於獲得了戰爭。去年爲準備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爭，半年中臨時軍費的支出，就在十萬萬里拉以上。據本年六月間羅馬政府公報載稱，衆議院通過撥款二十萬萬里拉，充海陸空與殖民等部的經費，其中殖民部經費爲七萬萬里拉，陸軍部經費爲八萬萬里拉，空軍部經費爲三萬萬里拉，海軍部經費爲二萬萬里拉。阿比西尼亞是給墨索里尼征服了，但意大利民衆所獲得的，却是這些鉅額軍事費用的負擔。

美國向來把日本視爲理想中的敵人，自從日本於一九三四年年底正式宣佈廢除華盛頓條約後，美國更受刺激，不得不以擴充軍備，尤其是大造軍艦的方法來報答日本。美國一九三五年的軍事預算總額爲七萬九千二百五十萬金元，比較前年增加一萬八千萬金元。海軍經費佔四萬七千七百萬金元，其中三千二百萬金元，用以建造新驅逐艦二十四艘；一萬〇八百萬金元，用以完成正在開始建造中的軍艦；一千二百五十萬金元，用以建造海軍新飛機；一千四百萬金元，用以

替換舊飛機；三百萬金元，用以改良珍珠港及夏威夷的海軍根據地，餘則用以使現有的海軍員額八四、七七二人，增至九三、五〇〇人。陸軍經費爲三萬一千五百萬金元，增加陸軍員額四六、二四〇人，政府復提出陸軍現代化的計劃，需要額外的鉅額經費。空軍預算計四千八百四十萬金元，規定購置新機五四七架，使飛機增至一、四七七架，規定在夏威夷，奧亞夫島建立航空根據地，在阿拉斯加也有建立航空根據地的計劃，海軍部並准許美洲航空公司借用威克島與關島爲亞美兩洲航空線的根據地。

美國去年的軍事預算，已經是和平時代的最高紀錄了，可是，這最高紀錄已在一九三六年軍事預算的面前粉碎。本年美國的陸軍預算竟達五萬七千二百四十五萬金元，規定常備軍募足十五萬人，保安團增募五千人，使總額達二十萬人，加強夏威夷與巴拿馬兩地的兵力，並以四千五百萬金元添購飛機五百六十五架。海軍預算也達五萬三千一百萬金元的空前鉅額，用以完成目前正在建造中的軍艦。

八十四艘，建造新驅逐艦十二艘，新潛水艇六艘，新戰艦兩艘，增厚艦隊的空軍，存備戰時所必需的礦產物，使美國的海軍無敵於世界。

日本一方面爲吞滅中國，實行大陸政策起見，需要強大的陸軍與空軍，一方面爲抵禦歐美帝國主義者妨碍她的東亞霸權起見，又需要強大的海軍。特別自發動侵略中國東北四省以來，日本的軍備擴充運動，益形躍進，這可以從軍事費用的膨脹上看出，下面是最近數年來日本軍費增加的數字（單位爲百萬元）：

	陸軍費	海軍費	總額
一九三一年	一九四	二二二	四〇六
一九三二年	三九〇	三〇六	六九六
一九三三年	四四八	四〇四	八五二
一九三四年	四四九	四八七	九三六
一九三五年	四九三	五二九	一、〇二二

這樣龐大的軍事預算，完全要靠苛重的捐稅與公債來維持，除去了公債借款

的部份，軍事預算在財政淨收入所佔的比率，達到百分之七十強。日本政府所發行的公債，在一九三五年的秋季，已經達到九十一萬萬元，這離開日本經濟機構所能消納的最高飽和點，即一百萬萬元，相差甚微，日本的財政已經陷入十分困難的險境。可是，日本的黷武主義者還是繼續高喊着國防主義的口號，瘋狂地向着備戰的路上邁進。本年六月間，軍部建議樹立綜合的國防政策，要求七萬萬元的國防預算，企圖在今後四年或六年之內，完成強化的國防軍備，第一步的工作爲增強在『滿』兵力，充實第二次航空與防空的設施，強化對蘇聯的作戰能力。海軍方面也不甘退讓，要求擴大預算，其數額爲八萬萬元，建造主力艦兩艘，充實海軍設備，推行南進政策，封鎖亞洲大陸。如何彌補這樣龐大的軍費支出呢？公債已經達到人民消納力的最高飽和點了，唯一的辦法只有增稅，所以馬場藏相不得不實行所謂『最大限度的增稅』政策，着手編製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度的預算。

爲防禦敵人進攻東西邊境，蘇聯也在加速度地擴充軍備，一九三五年的國防預算爲六十五萬萬盧布，比較一九三四年增加十五萬萬盧布。據國防副委員長杜加雪夫斯基（Tukachevsky）於去年一月三十日在第七屆全聯邦大會中報告：

『航空化學國防會的工作，已有非常可觀的成績，至今已訓練成數百萬的後備軍。自從前次大會後，飛機的架數已增加百分之三百；轟炸機的速度增加一倍半至兩倍；坦克車增加百分之二、四七五；步兵隊與騎兵隊的機關槍增加一倍餘；飛機機關槍增加七倍餘；坦克車炮與攻坦克車炮的數目增加四倍半；重炮增加二倍餘。在海軍方面，假定上次大會時爲百分之百，則現在潛水艇爲百分之五三五，海岸防禦艇爲百分之一、一〇〇，紅軍數額則已決定自六十萬人增加到九十四萬人。』經過最近一年多的準備與充實，蘇聯的軍備自然更爲強大了，不過，這裏有一點我們應該特別加以注意，就是：蘇聯沒有軍火商人來分潤這樣龐大的軍事費用。

各國重整軍備與各國擴充軍備的情形，已如上述，茲再從各國重要軍器數量增加的比較上，來觀察各國軍備的情形：

第一表（大炮）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三四年

英國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美國

九五一

四〇〇〇

日本

一一〇〇

二二〇〇

法國

三四〇〇

三五〇〇

意國

一二〇四

二五〇〇

第二表（飛機）

英國

二七二

三〇〇〇

美國

六五

五〇〇〇

日本

二五

二二〇〇

法國

二〇〇

六〇〇〇

第三表（機關槍）

德國	二〇〇	一〇〇〇
意國	三〇	二五〇
英國	二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
美國	一五〇〇	三〇〇〇〇
日本	九六八	九二〇〇
法國	一七七八	二三〇〇〇
德國	一四六四	一〇〇〇〇
意國	四二四	六五五〇

至於坦克車，據一九三四年的統計，英國有一、三〇〇輛，美國有一、二五〇輛，日本有一、〇〇〇輛，法國有五、〇〇〇輛，德國有三〇〇輛，意國有七〇〇輛。

隨着倫敦海軍會議的失敗，各海軍國家已公開競爭造艦，有的還在條約的限

度內競爭，有的則已突破條約的限度，各海軍國家對於競爭造艦，已經恢復了行動上的自由，即所謂無條約狀態，這可以從上面各海軍國家所發表的海軍預算與造艦程序上看出。

總之，戰神已經統治了整個世界，已經撥動了各國的軍備競爭狂。

第十三章 軍火工業的暴騰

各國已經瘋狂地競爭着軍備了，我們現在來看一看德國怎樣重整軍備，德國的軍火商人怎樣爲國家效忠，別國的軍火商人怎樣爲德國幫忙，各國政府怎樣關切軍火工業，以及軍備競爭怎樣刺激軍火工業，怎樣使『死神的販子們』裝滿了荷包，拉開了血腥的笑口。

德國政府知道在未來的戰爭中，飛機與毒瓦斯佔據着重要的地位，所以她對於這兩方面特別注意，特別努力。和約規定德國不得設置軍用飛機，商用飛機則不在禁止之列，德國在重整軍備的秘密期間，便極力發展所謂商用飛機的製造。其實商用飛機與軍用飛機，不論在形式上或實質上，均無多大差別，轟炸機與載貨機相似，偵察機與載客機相似，如今德國所有的商用飛機，只要經過很小的改

變，就可以變為軍用飛機。德國所製造的容克斯 (Junkers)，獨尼爾 (Dornier)，羅拔照 (Rohrbach) 以及海恩格爾 (Heinkel) 式飛機，是全世界所歡迎的。德國不僅在國內設立飛機製造廠，為避免協約國的注意起見，她還在國外設立分廠，瑞士的 Flygindustri，就是容克斯公司的分公司，所製造的飛機，以 K 字為標幟，K 字的意思就是戰爭 (Krieg)。據德國眾議員孔斯脫勒 (Kuenstler) 於一九二八年在議會中宣露，德國在蘇聯薩瑪拉省 (Samara) 的托洛茨克 (Trotsk) 地方，設有軍用飛機廠一所，容克斯公司於一九二二年在蘇聯以別家軍火公司的名義，製造軍用飛機二百九十九架，其中除了六十架以外，均運回德國。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上台後的一星期以內，航空部長戈林將軍就以五千萬馬克的救濟失業基金，向貝葉烈斯克馬達製造廠 (Bayerische Motorwerke) 訂購軍用飛機。據一九三四年一月間最保守的統計，由政府管理並受政府津貼的德意志商業航空公司 (Deutsch Luftansa)，能於兩三天內以六百五十架軍用飛機，供給政府應用。

德國政府更於一九三四年訂購大批飛機，計 He 51 式日間轟炸機三百架，Do-X-1 或 Do-X-2 式夜間轟炸機三百架，六百匹馬力的發動機一千六百個，這樣新式的飛機，不論在速率，載重以及裝置各方面，都足使人驚駭。希特勒覺得空軍的力量相當雄厚了，乃於一九三五年三月間，宣佈於四月一日成立空軍，德國製造軍用飛機，也從秘密的時代，踏上公開的階段。現在設備最完善的容克斯，海恩格爾，獨尼爾等飛機製造公司，雇用的工人已達二萬人以上，在一九三三年還只有八千人。

和約雖然也禁止德國設立軍用化學的工業，但德國一向在秘密中研究軍用化學，試驗並製造各種毒瓦斯。德國的化學工業，早已準備着毒瓦斯戰爭，所有的化學工廠，都能製造軍用化學品。不論遇着普遍的戰爭，或局部的戰爭，政府可以立刻使化學工廠改變性質，完全製造毒瓦斯。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漢堡城外的斯托爾純堡 (Stolzenberg) 化學工廠爆炸，毒霧彌漫，觸着了樹木，樹木

枯萎，觸着了人畜，人畜窒息。德國秘密製造毒瓦斯的消息，立刻傳播全世界，各國大為聳動。在這一個事件發生之後，衆議員孔斯脫勒在議會中證實該廠不僅爲德國製造毒瓦斯，並根據一九二三年十月間所簽訂的密約，以毒瓦斯供給蘇聯。孔斯脫勒更謂國防軍是該廠以及其它化學工廠的大股東。特勒斯頓 (Dresden) 地方的海屯化學公司 (Heyden Co.)，在平時製造糖精與無機酸，在戰時則可製造無烟無臭的輕毒瓦斯。漢堡地方的畢爾華屯化學公司 (Billwarden Chemical Factory)，在平時製造鉻酸化合物與砒酸鹽，在戰時則可製造窒息毒瓦斯，國社黨人所經營的許林卡爾鮑工廠 (Schering Kahlbaum)，也製造毒瓦斯。據專家估計，德國的化學工業已經發明了一千種以上的毒瓦斯，斯托爾維堡化學工廠分着日夜三班，輪流工作。一切都準備妥善，只待戰爭爆發。

和約拆毀了德國大規模的軍火製造廠，但實際上德國不僅仍有製造軍火的工廠，且有許多工廠在戰時立刻可以改爲軍火製造廠。杜塞爾陶夫 (Duesseldorf)

地方萊茵鐵廠，早就製造重炮 (S.F.H13式)，白勒斯勞 (Breslau) 地方的林克霍夫曼 (Linke-Hofmann) 機車廠與奧芬拔煦 (Offenbach) 地方的台姆勒彭士 (Daimler-Benz) 汽車廠，早在製造坦克車，愛遜納煦 (Eisenach) 地方的西姆遜來復槍廠與阜斯敦威爾特 (Fuerstenthalde) 地方的濱茨煦 (Pintsch) 量氣表廠，早在製造大炮，斯朋道 (Spandau) 地方的陶脫門多聯合鋼廠 (Dortmunder Union)、德意志鋼廠 (Deutsche Werke) 與曼奇堡 (Magdeburg) 地方的樸爾脫鐵廠 (Pohl's Iron Foundry)，早在製造軍需品，克虜伯也在製造大炮，愛遜則製造着特殊的鋼板。同時，德國的軍火工業爲避免協約國監視，在外國設立分廠，或與外國的軍火公司發生關係。最主要的有下列數處：瑞士的 Soleure Societe Anonyme d'Armes De Guerre 廠，製造重炮，獲得克虜伯的特許權，奧里剛 (Orlikon) 機械廠，製造機關槍，荷蘭的 Hollandische Industrie en Handel Maatschappij Siderius 廠，與魯爾炮火工業有着密切的關係，製造大炮，Nederlandse Vlieg

tuigenfabrik廠，爲福克飛機公司的化身，製造飛機，烏脫勒支 (Utrecht) 地方的機械用具廠 (M. E. A. F.)，是柏林濱茨煦廠的分廠，製造水雷，在海牙，維克，希尼陀，斯柯達，克虜伯，鮑福斯 (Bofors) 以及其他軍火公司的代表們，競爭着德國的軍火定單，瑞典的鮑福斯公司 (Bofors Ordnance Drydock Co.)，一部份的股票爲克虜伯公司所有，製造精良的大炮；陶尼爾飛機公司 (Dornier) 在意大利設立分廠；土耳其有着蓉克斯公司的分廠，奧國的漢頓堡來復槍製造廠以及在斯丹爾 (Steyr) 地方的若干兵工廠，戰時均可爲德國效勞。

在上面已經提及，德國的重整軍備——不論是秘密的或是公開的，實爲英法意各國的軍火商人所贊助。德國不僅在國內製造軍火，在國外製造軍火，並且還向別國的軍火商人訂購大量的軍火。試舉英國爲例：

據英國貿易部報告，從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到五月三十一日，英國軍火出口總額爲二、四八二、二四六鎊，比較一九三三年的同期間，增加五十六萬餘鎊，

在貿易部的報告裏，沒有指明這些軍火是賣給誰的。據英國政府答覆下院議員的質問，賣給日本的只有防空高射炮四尊，子彈三百箱，賣給中國的只有輕坦克車一輛，炸藥三千公斤，賣給秘魯的只有一些機關槍彈和火藥，賣給阿拉伯葉平薩王的，也只有步槍彈二百萬發。那末，大多數的軍火到底賣給誰的呢？英國政府沒有說出，明眼人都知道那些軍火是賣給德國的。

英法意等國的軍火商人，一方面因德國的重整軍備而獲得直接的或間接的軍火定單，另一方面則因各國的擴充軍備而大大地增加了軍火的銷路。最近數年來，經濟恐慌的浪潮，雖然瀰漫全世界，軍火貿易却獨呈繁榮的氣象，不僅柏林軍火股票的價值激增，別國軍火公司的股東們，也每年分得可觀的紅利，一九三三年世界貿易減低了百分之二十，碎鐵鋼，鎳等軍火原料的貿易，反增加了百分之百以上。據德國景氣研究所去年度的報告，一九三三年世界軍火材料的總輸出，爲二萬一千四百萬馬克，一九三四年增加到二萬三千九百萬馬克，一九三

五年一月至九月間，竟達三萬零四百萬馬克。從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世界軍火輸出的價值，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因近來軍火價值的降低，軍火輸出的數量實已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英、美、法、意、捷、克與比利士，是軍火輸出的主要國家，幾佔世界軍火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九十九，日本的軍火工業雖已相當發達，輸出軍火還很有限。茲將上述六個國家在最近三年中所輸出軍火的價值，列表如下（以百萬馬克爲單位）：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英國	七八·六	七二·二	一〇七·九
美國	三九·七	五〇·二	六二·三
法國	四七·一	四三·四	四九·六
捷克	一四·〇	三七·四	四四·四
比利士	九·〇	一一·一	二一·六
意國	一三·四	一〇·八	一〇·一

上面的數字並不包括各國國內所需的軍火價值。意國在一九三四年與一九三五年的軍火輸出所以減少，乃因準備侵略阿比西尼亞，國內的需要大為增加之故。而從上面的數字看來，英國顯然執軍火貿易的牛耳，事實上確也如此。在一九三五年二月間，英國下院組織軍火調查委員會，在最後一次會議中，坡里脫 (M. Harry Politt) 以證人的資格，發表重要的報告，他說：『大不列顛帝國是世界軍火貿易的中心，輸出的軍事用品佔總產額的三分之一。英國所輸出的軍事用品，曾經接濟很多的反革命運動，以及幾次的戰爭。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間，英國對於日本的軍火輸出增至兩倍以上，對於中國的炮彈輸出，一九二九年為三十九萬三千粒，一九三三年竟增至三百萬粒。』同時，以反法西斯蒂運動代表之資格發言的漢脫 (M. Hunter)，也舉出若干方面軍火輸出的數量：『從一九三二年一月到一九三三年六月，運往玻瑞維亞的子彈有二百十三萬零五百五十粒，大炮九十九尊，坦克車六輛，運往巴拉圭的從一九三二年一月到一九三三

年一月），有子彈一千六百五十七萬粒。」此外，坡里脫還指出輸往德國的鎗，也逐漸增多，英國既許希特勒恢復軍備，又藉口希特勒的恢復軍備而作軍備的競爭。最近——七月十日，極端派保守黨下議員邱吉爾所發表的演說，就是最好的例證，他說：『去年德國軍事費用，在八萬萬鎊以上，今年尙不止此數。我個人以爲，我們猶須多所努力，使英國的軍事費用，不致相形見拙。』

實則英國的努力已經是很爲可觀的了。英國如今對於軍火工業，已經予以最善的調整，最大的助力，政府於本年三月間所發表的國防白皮書中，詳述保障工業能力與人力，以及對於製造戰具者應予以極有效的運用之必要。白皮書謂：『政府在戰時應有特權，完全統制工業，以期必獲勝利。爲應付目前的需要起見，政府一方面不可不擴大或倍增政府現有的軍火製造廠，一方面則應組織實業，調整生產機構，使商業生產可以迅速變爲戰具生產。政府工廠專門負責製造彈藥，製造火藥線炸彈水雷等，承造戰具的尋常軍火公司，則供給兵艦，飛機，槍炮，

坦克車，載重汽車等，至平時並不製造軍火的尋常工廠，也宜加入此項製造軍火的程序，使襄助戰時出品的迅速擴充。所以，政府對於若干公司，將商榷裝置必要的機械，專門製造指定的物品，平時則由政府予以充分的定單，使在製造上獲得必要的訓練。」英國政府與軍火工業，簡直形成不可分離的「二位一體」。因此，英國議會除通過了將近一萬六千萬鎊的空前龐大的軍事預算，通過了第一次海軍追加預算一千零三十萬鎊外，英國政府又於七月九日提出國防預算追加案，即海軍二次追加經費一百零五萬鎊，用以建造五千噸巡洋艦兩艘，小艦隊領導艦一艘，驅逐艦八艘，航空母艦一艘，潛水艇五艘，即一九三六年共須建造十四吋炮徑戰鬥艦兩艘，萬噸巡洋艦兩艘，五千噸巡洋艦五艘，驅逐艦十八艘，航空母艦兩艘，潛水艇八艘；陸軍追加經費六百零六萬鎊，用以購置機械工具與軍需，革新軍隊編制，修補陸軍缺點；空軍追加經費一千一百萬鎊，用以增加空軍員額，自五萬名增加到五萬五千人，添置飛機十二隊，使第一道防線的飛機（海

軍飛機除外）增加到一千七百五十架，並購買空軍軍需。英國政府如此「充實國防」，實破從來的紀錄，維克阿姆斯脫朗公司以及其它軍火公司的黃金時代，又臨到面了。

一九三一年，維克阿姆斯脫朗公司創辦軍火陳列館，道格拉斯維克（Douglas Vickers）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許多人主張軍火工業應該收歸國有，並且相信軍火公司利用勢力，贊助戰爭。這些都是捕風捉影的無稽之談。軍火公司最愛和平，他們爲了自身的利益，不欲戰爭，不過，我們應該準備戰爭。軍火公司覺得如果把未經充份武裝的軍隊出發應戰，實屬罪大惡極。國際聯盟不能解決紛爭，私人軍火公司却值得加以擁護。」這幾句話說得十分漂亮，掩飾了軍火商人的一切黑暗與罪惡，但有一點是絕對不能掩飾的，就是，準備戰爭的最大受惠者，即爲軍火商人。現任海軍大臣霍爾（Samuel Hoare）對於擴充海軍計劃，曾經發表演說道：「政府因建造新艦而向國內最貧困各區域所訂立的商業合同，其

總值已達二千萬鎊。最近數年來因受經濟恐慌之襲擊而損失最重的若干工業區，均已恢復繁榮。』霍爾明白地告訴我們，英國的軍火工業已經恢復繁榮了。

講到法國的軍火工業，希尼陀公司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一年的期間，出產並售給各國的大炮，共計六五、〇〇〇尊，這比較戰前十二年間的生產額，為百分之二〇，如今全世界各國所採用的大炮，差不多百分之五十是希尼陀式的。在一九三〇年的時代，希尼陀公司已經全部或局部地武裝了墨西哥，南斯拉夫，希臘，日本，羅馬尼亞，土耳其，保加利亞，蘇聯，阿根廷，西班牙，意大利，中國，智利，秘魯，玻利維亞，巴拉圭，波蘭，捷克，匈牙利等國。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因日本加緊侵略中國的軍事行動，中日兩國爭向希尼陀公司訂購軍火，使該公司增加五萬五千個工人。在一九三二年的前六個月中，法國輸出的軍火總值為一萬二千萬佛郎，在一九三一年的同時期間，只有八萬五千佛郎。一九三一年，霍爾基斯公司所獲的利潤為二千零二十七萬佛郎，其資本額僅為

一千六百萬佛郎。從一九三三年一月到六月，法國輸往中美，南美以及遠東各國的軍火總值為六百五十五萬金元，比較一九三二年的同時期間，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可見法國的軍火工業，也走上了繁榮的道路。

最後，我們來看一看正在積極擴展中的日本軍火工業。我們知道，日本在軍火方面向來是一個重要的輸入國。當一九〇五年對俄作戰的時候，她所有的兵艦都是在歐洲製造的，即在一九三一年，她還輸入大量的小型軍火，以作侵略滿洲之用。可是，到了今日，她的軍火工業雖然不能跟美國，英國或法國的軍火工業並駕齊驅，却可以供給海陸空軍的最大部份的需要了。

日本的軍火工業有一大部份是國營的，其餘則為三井公司所經營。主要的兵工廠設立於東京，大阪，名古屋，王子，小倉等處，從事於各種軍火的製造與設計。對於化學工業，日本當然不會忽視。據去年美國今日的中國所載，宇部淡氣公司，滿洲化學工廠，東京高壓力工廠（三井的附屬機關），均已擴充範圍，以

適應激增的需要。日本會得歐洲硫酸阿摩尼亞散佈協會的准許，確保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硫酸阿摩尼亞的供給，供給量爲一百二十五萬七千噸，並與德國的化學托拉斯 (I. G. Farben Industrie) 簽訂合同，供給爆炸物與化學品。一九三一年，美國的杜旁公司以氮氣固定法售給三井公司，並約定在七年之內，隨時以改進的方法通知三井公司。因此，日本對於未來戰爭中的所謂『紫色恐怖』，不是完全沒有準備的了。

可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間，日本的讀武主義雖然已經造成了一個強有力的陸軍與第一等的海軍，雖然已經建立了相當鞏固的軍火工業的基礎，據若干專家的觀察，最近的事件，尤其是一九三二年的上海之役，却仍顯示出日本陸軍在技術方面的巨大落後性，並顯示出日本的工業尙不能製造爲現代戰爭所需要的各種物質上的設備。所以從一九三二年起，日本人便研究在目前與將來，怎樣可以消滅軍火工業與現代軍備之需要間的懸隔。最明顯的表示，即爲日本軍人對於增加預

算的要求，沒有止境，蓋他們不僅視軍事預算為擴充軍備的最重要的源泉之一，並且是使國內工業為未來大規模的戰爭而作準備的一種工具。

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海陸兩省的軍事預算共達三十五萬萬元，此外，所謂『非常經費』，即為供應軍械，技術設備，滿洲軍隊以及海軍建築種種需要的經費，又達十六萬萬元。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的期間，軍事預算總額中，撥出了七萬七千七百萬元，向民營工業訂購大量的軍事定貨。上述數字僅僅包括顯而易見的軍事費用，即係正式列入軍事預算中的費用；此外，我們還應該列入其它各省預算中的數字，南滿鐵路特別預算中的數字，以及八幡製鋼公司的數字等等。軍部在財政方面的公然干預，因自然經濟勢力的激動，而益形加強；接受軍事定貨的若干工業，皆獲得非常鉅大的利潤。有一家機械製造廠獲得百分之三十七的利潤，另有一家則獲得百分之六十的利潤，屬於東京人造絲集團的化學工業廠家，所有平均的利潤為百分之四十六。這高度的利潤誘導資本投入

重工業部門。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期間，投入重工業三種主要部門，即冶金業，機械製造業與化學工業的資本，共達十一萬萬元，在同一期間，三種主要部門添辦了三十種重要的新企業，二十家工廠在技術設備上經過重要的改造，大大地擴充了它們的生產力。

到一九三四年年底，工業膨脹即已產生了如下的效果：冶金業的生產量，包括滿洲與高麗在內，比較一九三一年的水準，每年增加了五十萬噸的銑鐵，即每年銑鐵的生產總額為二百六十萬噸；鋼的生產量增加了一百萬噸，即每年的生產總額達三百九十萬噸；精鋼，鋁以及輕重混合金屬，雖仍仰賴國外的輸入，但在發展中的國內工業，已經包括這些重要金屬的生產。在機械製造業的範圍中，最重要的成就當推飛機工業的長成。日本的飛機工業每年的生產量，本來只有數十架，如今已經發展到數千架。並且在汽車工業方面，也已經採取了確定的步驟，在一九三四年造成了三千輛左右的汽車，在一九三一年之前，汽車工業的

生產量，幾乎還等於零。在一九三四年，日本竟然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巡洋艦之——最上號，有口徑六·一吋的大炮十五尊。在化學工業的範圍中，鉀硫酸鹽的生產量大形增加，比較以前的生產量，每年已超過二十萬噸。硫酸增加了百分之十五，汽油的生產量也增加了一倍，人造絲工業顯示出百分之四十七的增加，每年的生產價值已達一萬三千八百萬鎊。國營的軍火工業也大為膨脹，尤其是海陸軍兵工廠，爆炸物製造廠與飛機製造廠。本年度日本軍火工業設備費與軍需品收買費，總計為一萬五六千萬元，約佔軍部預算的百分之三十。

在日本軍部主持下的新的建設程序，顯示出已經加強了日本的動力基礎，已經增進了鋼與輕重混合金屬的生產，已經造成了國內的飛機工業與汽車工業，已經增加了機械用具的生產，已經使幾種化學工業的落後部門（指硫酸與汽油而言）現代化。

因軍火工業的膨脹，一方面軍火輸入固大為減少，另一方面原料輸入則大為

增加。一九三四年，日本向美國輸入爛鐵一百萬噸，幾佔美國爛鐵總輸出的百分之六十，其它重要原料如銅、鎳、鋁等的輸入，都有激劇的增加。爲彌補這個缺憾，日本軍部已經決定實行新國防準備計劃，對於開發滿洲的資源以及建設重工業地帶，將爲積極的努力。在最近的將來，日本的軍火工業必有更驚人的發展，迎頭趕上歐美各國的軍火工業，並與各國的軍火商人，爭奪着國際市場。

第十四章 怎樣消滅軍火商人？

對於製造殺人工具而獲利的軍火問題，對於爲增進私人利潤而鼓動戰爭恐怖
的軍火問題，對於以挑撥戰爭來發展營業的軍火問題，凡是稍有天良的人士，都
覺得有加以糾正加以改革的必要。若干人士曾在日內瓦集中力量，尋求補救的方
法，但日內瓦的景况却一年不如一年。

各國保持充份的軍備，確爲和平問題的難關。國際聯盟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
三四年的十五年間，曾展開了一個軍縮會議的場面。可是，凡在國際政治中心的
華盛頓，日內瓦，倫敦或巴黎等處，熱心於裁減軍備以求世界和平的人士，均已
發覺阻礙重疊，荆棘叢生。軍縮運動招致報紙的反對，愛國團體的反對，政府官
吏的反對，這反對是秘密的，不是公開的，是有組織的，不是偶然觸發的，是受

着對於軍火工業有直接或間接利害關係者之指使的，總之是強有力的。西班牙代表瑪達里迦(Madariaga)曾經慨乎言之地說道：『我相信軍縮會議將變成軍擴會議。』他的話一點也沒有誇張。一九二七年，日內瓦舉行海軍會議，美國的代表肯桓塞(Comander Kenworthy)謂戰爭的惡魔常常邁步於會議室，惡魔的恐怖導成海軍競爭。在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軍會議中，英國的薛西爾爵士(Lord Cecil)也很憂切地指出：『和平的傾向日形黯淡，任何人都可以看出目前的會議，是怎樣在戰爭的空氣中進行着，輿論界的重要領袖又唱着如欲和平必須準備戰爭的老調了。』一九三三年，國際聯盟召集會議，討論德國所提的要求，即協約國須依據凡爾賽和約的規定，裁減軍備，否則當允許德國重整軍備，協約國鑑於事件的重大性，曾邀請非會員國的美國也派員參加。這一次實在不是和平的談判，而是戰爭的談判了。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軍縮會議又開了一次主席團會議，經過幾小時就宣告延會，自此以後，軍縮會議便入於睡眠的狀態；接着，德國公然宣

佈重整軍備，各帝國主義國家紛紛作擴充軍備的大比賽。隨着『軍縮老人』漢德森的逝世，軍縮會議也『壽終正寢』。當初威爾遜總統相信國際聯盟，將使世界各國逐步裁減軍備，解除武裝，使戰爭無從發生。如今事實的發展與威爾遜總統的理想，背道而馳，大概非意料所及吧？

據國際聯盟的正式文件，軍縮會議與和平運動的所以失敗，其主要原因不外兩點：第一，美國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三年，對於日內瓦的軍縮計劃，迄未能與各國合作；第二，日內瓦並非為政治家舉行和平會議，以決定大計的場合，反成為代表軍火工業等的職業政客們鈞心鬥角的舞台。一九一九年，各國在聖日爾曼成立控制軍火與厲行軍縮的重要公約，卒為華盛頓所拒絕。該公約於一九二二年已有二十三個國家簽字，美國的國務院却於同年提出這樣的答復：『美國政府對於限制軍火貿易的努力，固甚表同情，但不能贊同該公約的內容，也不能保證予以批准。』華盛頓更於一九二三年九月間，提出不能批准該公約的理由，謂：

「本國政府對於簽字國不得向非簽字國出售軍火的規定，尤屬不能贊同。因為根據了這一項規定，本國政府就不得以軍火輸往拉丁美洲各國。」美國的金融資本家在中美南美各國，放出大批借款，佔有許多重要企業，為維持他們的利益，他們必須援助有關係的集團，以軍火去接濟政府軍或革命黨。因此該公約決不能為美國的金融資本家所接受，政府的拒絕批准，毫不足怪。直到一九三四年，羅斯福總統才發表著名的宣言，謂美國政府今後將約束對於拉丁美洲各國的干預；並謂美國政府對於軍火貿易的限制，今後可以合作。

如何遏止軍火貿易的罪惡，日內瓦方面會有許多建議，許多計劃。一九二五年的日內瓦協定草案，規定軍火貿易的監察與公開，以及在若干地方實行統制的特殊制度，該協定草案至今只有十二個國家簽字，等於一張廢紙。一九三〇年，該協定草案又產生一種文件，容許各國僅須報告輸出軍火的價值，不必報告數量與重量。隨後，日內瓦的國際諮詢組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ve Group) 擬成

『網領鋼之領』，即為軍縮會議各種委員會所贊同的六點：

- (一) 真實減縮現有軍備。
- (二) 不得重整軍備。
- (三) 在確定的期限內，廢除侵略性的武器，並立即停止空中轟炸，一般的空中武器與毒瓦斯的使
用。
- (四) 限制軍事費用，以阻止軍備競爭。
- (五) 對於現有軍備，軍火製造與軍火貿易，實施有效的監察。
- (六) 設立永久的組織，以進行上述各項規定，並進行軍縮會議所已開始的工作。

國際聯盟臨時混合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也提出下列六項建議，統制私人軍
火製造工業：

- (一) 凡未經領得執照者，不准製造軍火。
- (二) 凡未經領得執照者，不准輸出或輸入軍火。
- (三) 所有執照，均須向國際聯盟登記。
- (四) 軍火公司所有股票均須登記。
- (五) 賬目均須公開稽核與揭示。
- (六) 從事於軍火事業者，不得控制或收買報紙等。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軍縮會議舉行最後一次主席團會議時，美國代表提出統制監察國際軍火貿易與製造的方案，其要點如下：

- (一) 軍火的進出口須領執照。
- (二) 私人經營的兵工廠，准有在領得執照之後，以及在執照規定之下，始能製造軍火。
- (三) 軍火的製造與運輸，必須完全公佈。
- (四) 設立一個永久的國際委員會，來施行這個方案。

上面許多建議，許多計劃，因為國際軍火商人暗中進行破壞，以及各帝國主義國家並不真欲裁減軍備，都未能產生具體的結果。此外，跟日內瓦與和平團體並無關係的個人與團體，也提出了許多解決軍備與軍火問題的方案，舉其犖犖大者：如軍火工業收歸國營，如禁止國際軍火貿易，如沒收戰爭利潤的巴勒克計劃 (Baruch Plan)，如戰時勞働力的總動員，如戰時工業總動員，如廢止侵略性武器的羅斯福計劃 (F. D. Roosevelt)，如比例的裁軍，如百分之卅三的裁軍，即胡佛計劃 (Hoover Plan)，如完全裁軍的李維諾夫計劃 (Litvinoff Plan)，如樹

立國際警察，組織委員會統制軍備的佈爾喬亞計劃 (Leon Bourgeois Plan)，如裁減軍備至最低限度，僅足維持治安的麥唐納計劃 (McDonald Plan)，如凡佔有，控制，運輸或製造主要商品的大工業的領袖們，相約不以該項商品售給任何實際的或可能的挑戰國，即所謂韓婁計劃 (Hurley Plan)，如必須先行消滅國防設備的私人利潤，然後才能消滅戰神之販子與利潤之愛國主義者的罪惡的活動，即所謂美國勞工聯合會計劃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ur Plan)，如抵制戰爭的英國工黨計劃，即各國完全裁軍，設置國際警察以及廢止軍用飛機，如荷蘭海員工會拒絕裝運軍火的決議等等。然而，不幸得很，這些方案只能成爲紙上的空談，凡使少數人損失數百萬元利潤的『理想』計劃，均歸失敗，而使數百萬人喪失生命的『現實』計劃，反受歡迎，這真是人類的一大悲劇啊！

血腥的軍火國際這一個問題，早爲自由主義的團體所提出，終於惹起全世界普遍的注意。除了美國的民族週刊 (The Nation)，新共和週刊 (The New Repub-

lie)，明日之世界(The World Tomorrow)與活時代(The Living Age)，英國的新政治家與新國家週刊(The New Statesman & Nation)與星期梢評論週刊(The Week End Review)，以及法國的克拉巴浴(Crapouillot)等自由主義的雜誌以外，許多有聲譽有權威的報紙，也都登載新聞發表論文，替成對於萬惡的國際軍火流氓，予以打擊。這樣的舉動確然是很勇敢的，因為軍火商人往往是報紙的重要廣告顧客。巴爾的麻太陽日報(Baltimore Sun)一向贊成這一種運動，此外，聖路易地球民主主義者(St. Louis Globe-Democrat)，韋脫(William Allen White)以及史克力潑霍華特(Scripps-Howard)系統的報紙，對於暴露軍火國際的聯繫，也獲得充份的自由。紐約時報與紐約講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也轉載關於暴露軍火國際之秘密的文章，而使全美國大受衝動。軍火國際這一個問題，能夠成爲全美國的大問題，成爲全世界的大問題，實在不得不感謝美國一部份開明的輿論。

軍火商人似乎也逐漸感覺到他們的買賣，是以衆人的性命創造他們的利潤。

法國希利陀公司的代言人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爲軍火事業辯護，這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那位代言人的辯護要點是：希尼陀公司的一切交易，均爲政府所知，且獲得政府的准許。美國的杜旁公司則謂：『本公司對於以軍火供給外國政府一點，其政策爲常與外國的適當代表相接觸，並隨時考慮它們的合法的需要，而爲本公司的經濟力量所能接受者。可是，凡爲本公司所接受的軍火定單，均經事前通知華盛頓政府。』英國的維克公司也有同樣的表示。在一九三四年的股東大會中，黑包脫爵士 (Sir Herbert) 答覆股東提出的許多質問時，曾謂維克集團既不參預國內政治，也不參預國際政治，既不直接地也不間接地控制收買國內國外的報紙；並謂『維克公司的一切行動，事前均獲得英國政府的准許。』英、美、法三國的軍火商人，一致地表示他們販賣軍火的行動，既未違背政府的法令，也不損害國家的利益，反之，他們的行動是合法而人道的。他們指斥關於軍火商人種種

陰謀的報告，完全是無稽的謠傳，是報紙上『製造出來的故事』，欲藉此掩飾天下人的耳目，爲自身洗刷罪惡。然而，事實終於是事實，軍火商人即能歪曲事實，却無法消滅事實。

一九三四年三月間，美國參議院對於軍火商人賄買政府人員，操縱輿論機關，挑撥戰爭內亂的種種事實，作第一次公開的大暴露。三月五日，參議員波拉(Borah)嚴斥軍火國際，尤其是美國的軍火商人在遠東煽動戰爭恐怖，以增進軍火銷路。他咒詛軍火商人，稱爲『國際的罪犯』，要求政府完全控制軍火工廠，消滅軍火製造的利潤，並終止戰爭的恐怖。波拉在參議院辯論文生海軍提案(Vinson Bill)時發表動人的演講，他說：『我不相信軍火商人真能促起日美兩國的戰爭，但如果日美戰爭不幸真被造成，則全世界可以目覩我們的士兵，將被美國軍火公司製造出來的軍火所擊殺。即使戰爭臨頭，軍火商人還不會停止以軍火供給敵國，來擊殺我們的士兵的，除非政府實行禁止軍火的輸出。』第二天，亨利

福特也發表同樣的宣言。三月十日，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建議調查『所謂軍火托拉斯』。該小組委員會在提出這個建議之前，已經接到了兩項決議案，一項是代表北達柯太州 (North Dakota) 的參議員奈埃 (Nye) 提出的，一項則為代表米歇根州的參議員樊登堡 (Vandenberg) 所提出；後者主張恢復『戰爭政策委員會』，研究在戰時以及平時獲取利潤的情形，前者則主張調查從事於各種軍火之製造，銷售，分配與進出口的個人與公司。

奈埃所提的決議案，確為美國自有國會以來最大胆的創舉。美國熱心於和平運動的若干人士，曾經費了數個月的功夫，分頭訪問衆議院與參議員，拿出國際軍火流氓之罪惡的證據，要求在國際中發起調查的運動，可是沒有一位議員敢出而擔任這偉大的工作。最後，奈埃却挺身而起，參議院軍火調查委員會，終於組織成功，而以奈埃為主席。軍火調查委員會暴露了下面五點：(一)美國軍火商人疊次以賄賂及佣金給予南美中美各小國政府人員，以推銷軍火；(二)美國軍火

商人與美洲許多國家的內亂，有着密切關係，各國政府與反政府黨，都由美國商人供給軍火，古巴革命即受軍火商人鼓動所致；（三）美國軍火商人違反和約，以飛機及其它軍火供給德國；（四）美國軍火商人，以軍用輕氣製造方法的專利權售予日本的三井公司；（五）美國軍火商人，設法破壞美國政府禁運軍火至南美交戰國的命令。這些只是參議院軍火調查委員會洩漏的事實的一部份，此外不發表的以及為調查委員會所不能覺察的恐怖事實，尙不知有多少。參議院軍火調查委員會的結果，仍未能給予美國軍火商人以任何打擊，美國政府要限制軍火商人承造政府所訂軍火的利潤，但在軍火商人密切合作的條件下，誰也不相信限制利潤的計劃，能夠澈底推行。

關於軍火製造的統制，最近又有新的發展，這便是法國政府決將軍火工業收歸國營。軍火工業收歸國營，為法國人民陣線的政綱之一，所以，當人民陣線宣告勝利，成立新政府後，萊翁勃倫（Leon Blum）就於六月廿三日向衆院發表外

交政策宣言書，聲稱法國決定要求國際聯盟，在日內瓦設立永久委員會，儘量發表關於軍火之製造，販賣與統制的消息，同時要求國會首先通過軍火收歸國營的法案。內閣於廿五日通過該案，廿六日由國務會議通過，並由總理批准，規定將照已往七年中平均市價，收購各軍火公司的股票，收購股票的主要對象，則為希尼陀公司，霍煦基斯公司，蘭腦公司等。七月八日，衆院國防委員會又通過該案，據國防總長達拉第 (Daladier) 說明，該項法案先將製造陸軍軍火的公司收歸國營，所需經費約在十萬萬佛郎之下，待實施有效，即當推行於其它各部門的軍火工業。法國政府所以採取這一個步驟，是要向全世界表示：法國政府確具永久監察軍備的意志。接着，衆院就通過了這一個法案。

然而，軍火國營果能消滅軍國主義，防止軍事的準備與戰爭嗎？日本的軍火工業大部份是國營的，可是我們不能說已經消滅了日本的軍國主義與大海軍主義。蘇聯實行着完全的軍火國營，可是我們也不能說當蘇聯被侵犯的時候，紅軍

將不起而應戰。兩次五年計劃完成了國防的最高限度，足以擊退任何外來的進攻。史太林最近曾表示：『如果誰讓他的豬嘴拱進我們的菜園，我們就要給他以打擊。』更進一步說，如果各小國也都能自己製造軍火，我們可以想像這會引起怎樣的競爭。軍火國營必然要使無論大國或小國，都要建築自己的軍火製造廠。假使在軍火國營之下，各國的軍備競爭還是和私人經營軍火的時候一樣，那末，所有的國家便都成爲軍火的製造者，軍備競爭只有變本加厲。

此外，還有許多補救的方案被提出來，如禁運軍火，如用立法限制戰時的利潤，如執照制度，如進出口的公佈，這些方案同樣是無效的。先講禁運軍火，在和平的時候，禁運軍火實際上是辦不到的。軍火的私運盛行着，禁運只有使私運更爲普遍化。在大戰的期間，歐洲卽有幾個私運軍火的中心，德國通過了私運中心而獲得軍火上與食糧上的接濟，戰後，德國更從私運中心獲得了超過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的軍備。在美洲也有這樣的私運中心，從美國偷運軍火到南美去。用立

法來限制戰時的利潤，是羅斯福總統所提出的計劃，但這種立法允許私人經營的軍火工業，在和平期間仍可獲得利潤，而且也沒有限制在其他國家發生戰爭美國保守中立時的軍火利潤。從過去的歷史看來，在參加大戰的前一年，美國的軍火商人獲利極多。最近數年來，英法美三國的軍火商人所得利潤，逐年增加，目前英法美三國並未向他國作戰，仍在和平的期間，可是軍火工業却已呈現着特殊的繁榮。所以，這一個方案至多只能限制戰時的利潤——其實不一定可靠，對於平時的利潤就毫無辦法。杜旁公司的總經理杜旁提出了一個相似的方案，主張在『國家危急的時候，在全國人民總動員的時候』，『對於每種營業及每一個人都得廢除額外利潤』。這個方案顯然主張只有在戰時應把全國的營業及人力加以統制，至於在平時，則一般的額外利潤，尤其是軍火工業的額外利潤，是不應受干涉的。

其次，就『執照制度』而論，英國已經實行了好些年數了。可是，每當有人

質問或抗議英國軍火出口的時候，軍火商人往往答覆這是獲得政府的許可而出口的，是領有執照的。英國的執照制度只是一種空洞的形式，它不能防止鉅額的軍火向遠東，向歐洲大陸或向南美各地不斷地輸出。軍火商人還有一種避免執照制度的方法，就是，他們通過了在外國所補助的軍火廠來接受外國的軍火定單。有一次，國際聯盟的英國代表被人詰問執照制度的效果如何，他老實回答道：『英國政府並沒有怎樣權力強迫軍火商人受其控制，而且政府也辦不到這一點』。執照制度的無效，於此可見。再次，就軍火進出口的公佈而論，這辦法也是同樣無效的。國際聯盟曾經試驗過，可是載於國際年鑑的軍火貿易統計，都是不可靠的。西班牙代表瑪達利迺已經指出，在進口與出口的數字上，都有很大的不符。軍火商人儘可把運輸的軍火標爲農業機器，鋼琴，兔皮，或者別的隨便什麼東西，就可以毫無麻煩地達到目的地，意大利曾用這樣的方法，以大批軍火供給匈牙利。關於軍火貿易的公佈，國際聯盟既然不能夠獲得可靠的結果，那末，爲着同樣目

標而設立的其它中心機關，必然也將遇着同樣不能解決的困難。

最後，我們提出杜勞的另一種方案，即一種管理的制度，他主張『爲了不可少的需要，允許軍火的合法貿易』。我們要問：什麼是『不可少的需要』呢？帝國主義國家用轟炸機與毒瓦斯去對付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衆，難道是爲了『不可少的需要』嗎？向不能製造軍火的國家輸入軍火，如向玻璃維亞與巴拉圭，向南斯拉夫與波蘭，向加拿大與新西蘭，難道也是爲了『不可少的需要』嗎？那末，到底什麼才是『不可少的需要』呢？日本認爲她有『不可少的需要』，從中國奪去了東北數省，加緊侵略中國，意大利認爲她有『不可少的需要』，併吞阿比西尼亞，德國則以擴充軍備爲『不可少的需要』，邱吉爾與霍爾堅持大海軍政策是爲了滿足『不可少的需要』，鮑爾溫主張英國空軍應超過一切國家，也是爲了『不可少的需要』，美國的海軍建造計劃，當然也是由於『不可少的需要』。

總而言之，我們如欲和平，必須準備和平，不是準備戰爭，而軍火國際則爲

準備戰爭的最有力的組織，自有軍火國際的組織以來，歷史的大部份就成爲準備戰爭的歷史。所以我們如欲和平，如欲消滅戰爭，我們必須摧毀爲五十個吸血商人所組織的『死亡集團』。然而，在目前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的大環境中，當帝國主義國家之間需要戰爭來解決矛盾的時候，當帝國主義國家需要戰爭來消滅新興的社會主義集團的時候，當帝國主義國家需要戰爭來鎮壓殖民地與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時候，當各種性質的戰爭均需要軍火商人儘量製造儘量供給殺人武器的時候，當軍火商人在客觀上既獲得帝國主義戰爭的刺激與鼓勵，在主觀上更有挑撥戰爭製造戰爭以推廣銷路增加利潤之必要的時候，要澈底摧毀這一個死亡集團，在事實上固然不能辦到，就是要積極有效地統制軍火的製造與販賣，也難望成功。唯有普遍裁軍，才能停止軍火商人的一切活動，肅清軍火商人的一切罪惡。可是普遍裁軍怎樣才能實現呢？實現普遍裁軍的前提是：國際間不再有矛盾對立的存在，不再有侵略行動的存在，質言之，不再有帝國主義的存在。茲借

用英國坡里脫向軍火調查委員會末次會議所說的話，作為本書的結束：

「只有推翻資本主義，才能限制軍火的販賣，才能根本消滅軍火商人。」